

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

FAGUOERSHISHIJI WENXUECONGSHU

圣 - 琼 · 佩斯诗选



圣 - 琼 · 佩斯 著 管筱明 译



FAGUO
ERSHISHIJI
WENXUE
CONGSHU

圣 - 琼 · 佩斯

圣 - 琼 · 佩斯著 管筱明译

F · 20
丛 书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琼·佩斯诗选/(法)佩斯著;管筱明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4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第6辑/柳鸣九主编)

ISBN 7-5396-1805-1

I. 圣… II. ①佩… ②管… III. 诗歌-作品集-法国-现代 IV. I565.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0098 号

法国 20 世纪文学丛书

圣-琼·佩斯诗选

[法]圣-琼·佩斯著 管筱明译

责任编辑:徐海燕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刷:安徽新华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36

印张:8.625

插页:2

字数:170,000

印数:3000

版次: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805-1/I·1684

定价:11.2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法国〕圣-琼·佩斯（1887—1975）

（1960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代 序

一个漫长的旅程 ——写在 F. 20 丛书七十种全部竣工之际

柳鸣九

这一本《圣-琼·佩斯诗选》，在“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以下简称 F. 20 丛书）中，从编目次序来说，是第六批书的第三种，但从整个丛书的编辑出版而言，却是最后一种，写完这篇代序言的文章，发完这部稿，我主编的这套“F. 20 丛书”十批书共七十种的预订计划，就全部完成了。

之所以产生实际操作工序与书目编定次序之间的不一致的原因是这样的：F. 20 丛书 1985 年开始筹划、编选、翻译，由漓江出版社出版，为了加快速度，从 1990 年秋开始，计划要推出的七十种书分一半给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漓江承担前三十五种，由第一批书至第五批书，安徽文艺出版社承担后三十五种，按逆向顺序出版，即先出第十批书，然后向第六批书推进，以期最后两家合围，完成整套丛书这个大项目。按此办理，安徽文艺出版社的

第六批书，也就成为实际上的最后一期工程了。

至于《圣-琼·佩斯诗选》，它在第六批书中本来也不是名列最后，仅仅因为原来的译者李恒基突然发现癌症，无力完成所承担的译事。李恒基是我在北大西语系的同班同学，是译诗的高手，他因病不能竟其业，令人非常惋惜。眼见丛书最后完成的期限已至，我只得借用了管筱明同志早已完成、并已发表在“诺贝尔文学丛书”的旧译。本来，当前出版的各种大型丛书部分收入或借用已有的旧译，是屡见不鲜的现象，但F. 20丛书的选题绝大多数为新开拓的，即使极少选题在国内已有译介，F. 20丛书也总是大力避免起用旧译而重新翻译，这一次收入旧译几乎可以说是头一遭，不得已而为之。

一个文学大国在一个世纪之内的文学，精选集中为七十种书加以翻译介绍，构成的一个大型的文化积累项目，显然殊非易事。历时十二年，个中的艰苦与辛劳我是深有体会的，回过头来看，其规模、其难度使我自己也不无惊奇。就规模而言，它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一套巨型的二十世纪国别文学丛书；就难度而言，它不仅在选题上是开拓性的、首选性的，而且每书必有译序，七十种书的序基本上全部出自主编之手，且并非涂抹几笔了事，因此，难度就比较大了。现在回想起来，从阅读资料、确定选题、约译组译、读稿审稿、再到写序为文、编辑加工，还要解决国外版权问题，凡事都要自己动手，每一步无异于西西弗推石上山，那是颇费了些劲的。

现在整个工程已经竣工，说卸下了一个包袱也好，说

完成了一个重任也好,反正自己大大舒了一口气,顿时感到非常轻快,轻快之余,倒觉得艰苦创业有莫大的乐趣,甚至是一种幸福。不过,我自己深知这种轻快感,这种可以理解的不无浅薄幼稚的自得感,主要还不是因为“如释重负”,而是因为眼见我多年来一个宿愿、一个志向最后得以完成,虽然这个宿愿、这个志向放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实在是相当渺小,但对于我这样一个爬格子的手工劳动者,却是一件大事;是因为这项工程的完成,意味着我自己在整个二十世纪文学研究领域里漫长的业务行程告了一个段落,虽然这个行程在历史长河中短细得无痕无迹。

在文化领域里,当代人对本时代文化的全貌是否因为身临其境而比对过去时代的文化一定会有更深切、更准确的认知与把握?如果是指整体的、概括的认知与把握的话,那么答案可能是:不见得。对于过去的时代的文化,当代人由于有时空的距离而不可能对其气氛与动态有具体的感性的认识,但漫长的时间过程,就像浪淘沙一样,把过去时代的文化中那些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劣质成分、次质成分都淘汰了,而存留下、突现出其精粹部分、主流部分的整体结构,它的轮廓明确而清晰,对于后来时代的人来说,去进行整体认识、整体把握就容易得多。而当代文化则不同,当代人虽然身临其境,但它在当代人的身边就如同变幻莫测的星云,并不容易把握,而且新现象、新动态、新信息纷至沓来,令人接应不暇,眼花缭乱;如果当代人处于不同的地域、国度、阵营、政派、意识形态体系之

中，对当代文化中那种异己的、与自己的归属感泾渭分明、格格不入、甚至对立相左的成分，就更难有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认识了，就如面前有一道竹幕，眼里有一层翳障，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对于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认识与把握就深深地受到这个局限性的制约，我当然不自例外。

在《凯旋门前的桐叶》一书的自序中，我曾经说过：“从林琴南以来，中国人就愈来愈多地接触、认识了大量的外国文学名著佳作，时至今日，对外国二十世纪以前的文学已经咀嚼、体味了一个多世纪，但对外国二十世纪的文学的接触、认识却要少得多。民族灾难、战祸纷争、社会动乱、自我折腾，使得中国人在这个世纪无暇及时追踪外国二十世纪文学的发展，即使社会条件允许追踪一时，也完全是在政治道德要求与意识形态戒条的禁锢之下，直到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人才得以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下接触与评介外国二十世纪文学。”

以我自己而言，因为喜爱文科，从中学起就读过一些外国文学的中译本，但当时的译本绝大部分都是十九世纪的作品，二十世纪的作品则为数极少，记得只有《约翰·克利斯朵夫》等很少几部。从中学英文课本中，我们也读过若干文学作品的简写，但也都是古代希腊神话故事之类的，如斯芬克斯的谜，俄狄浦斯的经历，建国以后，这种课本被否掉了，取代的是《纪念白求恩》之类的英文讲义。进了大学，我念的虽是西方语言文学系，学科的知识结构却仍跳不出大社会环境的“如来佛掌心”，外文精读的课本是采用前苏联的外文教科书，其中文学精品很多，

古典的几乎占全部。随着年级渐高,阅读原文作品也愈来愈多,但图书馆的藏书,几乎也都是古典的。在文学选读课里,有时老师也偶尔选一点二十世纪作品给我们读,但都是前苏联控制下社会主义阵营里一些社会活动家写的“宣传性”的作品,他们这些人在本国文学中并未得到承认,而今早已销声匿迹了。所幸图书馆还订有国外的报刊杂志,我等学子尚可在这里找“野食”吃,获得一些二十世纪文学作家作品的知识,隐约感到了那是一个很广大的、很复杂、很陌生的世界,很带有吸引力与“诱惑性”。

1957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文学研究所(当时隶属北京大学,后来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做编辑与翻译工作,这几年读了、译了不少西方古典文艺理论以及古典文学作品,二十世纪的东西却几乎一点没有沾。后来,调到该所理论研究室,搞西方文艺理论研究,这样,业务方面就不限于古典,而延伸到了二十世纪,就是从这时候起,我开始接触更多的二十世纪的文艺理论与作品,翻译法国“新小说”派的文论就是在这个阶段。那时,有一个情况对西方二十世纪的译介与研究客观上起了推动的作用,那便是从五十年代后期起,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左倾,加强了“反帝反修的斗争”,面对这种政治需要,意识形态、文化艺术部门的领导层,对当代国外的思想界与文化艺术界几乎“两眼漆黑”、“一无所知”,于是稍微改变了文化上绝对“闭关锁国”的做法,开始允许内部翻译、出版当代西方文学作品,特别是鼓励编译西方文化的动态与理论资料,

定期作为内部刊物发行，其目的都是“供领导参考”，或“供批判”。原来的《古典文艺理论译丛》一下就改成了《现代文艺理论译丛》，在周扬……何其芳直接领导的文学研究所里，与外国文学有关的几个研究室一时都改以当代外国文学为主攻方向了。

应该说，当时我们研究所的图书资料是够丰富的，它订购国外书刊的外汇，领导上批得相当充足，在国内要算是得天独厚，而且文学研究所图书委员会的主任是钱钟书先生，文学所另外派生出一个外国文学研究所后，新所图书委员会主任是李健吾先生，他们两位都亲自过问征订国外书刊的大小事务，在这样两位大学者的主持下，国外的当代重要书刊、报纸、作品集与评论论著，大量购进图书馆，我等后生学子大受其惠，记得当时我研究“新小说”派时，就在研究所的图书馆里逐年逐月逐期查阅了好几份法国报刊：《费加罗文学报》、《文学新闻》以及《新批评》等。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我从文艺理论研究，转向了外国文学史研究，作家作品流派研究，我之所以这样做，是鉴于当时的文艺理论经常停留于“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上，而我自己则在研究工作中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一个研究者要在文艺理论上真正获得成就，就必须不限于一般的面上，而应有自己特别深入的“点”，作为其文艺理论概括的重点基础，这个“点”不仅应该是某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全过程，而且应该是某一个有代表性的大作家或有巨大影响的流派，也就是说，一个理论批评家至少要对一个国家的文学、一个大作家的创作有比较专深的研究，这样

才可能避免成为一个空头的理论家。基于这种认识，我作了一个先研究十年法国文学史、待十年之后再回过头去搞理论研究的计划，于是，在六十年代初，我从文学研究所的理论研究室正式调到了西方文学研究室，而最先的研究课题之一，就是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在西方时髦一时的法国“新小说”。

文化大革命的前一年，一直对两个文学研究所管得甚为具体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提出了“研究所的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研究所能不能写出大部头的文学史专著，是研究所的生死存亡问题”。这既是对研究所的一个巨大压力，也是派给了研究所的一个重要任务。当时，西方文学研究室的研究力量很是雄厚，老一代著名学者有卞之琳、李健吾、杨绛、罗大冈。中年有成的有杨耀民、袁可嘉、郑敏等。年轻新秀的则有朱虹、文美惠、董衡巽、张黎、吕同六、郑克鲁、张英伦等，于是，编写《欧洲二十世纪文学史》的重担就落在了这个研究室的身上，此项目由卞之琳先生一人挂帅领衔。我则作为“文学史编写秘书”操持“常务工作”。任务重，时间紧，说干就干，全部青年一辈人集体上马，“大兵团作战”，协调配合，分头合击。首先集中力量攻文学史的包括编、章、节、目次以及主要论点论据的“纲要”，由于研究室业务上毕竟久有积累，再加上高度集约化、高度统一协调的工序与安排，使得短短几个月内就完成了—个六七万字的详细纲要，似乎只需在资料上与论述上加以丰富，扩充四五倍，一部像样的《欧洲二十世纪文学》就指日可待了。对此，研究所领导与社科院（当时

名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当然特别重视,在院一级的范围内组织了报告会,要我代表编写组去介绍了“经验”。

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的一系列序幕,如下乡锻炼,搞“四清”之类的事,就把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完全打断了,紧接着就是那场大浩劫,我们这些正要有所为的青年学人,都被它葬送了人生整整十年大好的时光,而在暴风骤雨般的开始阶段,我还曾因去介绍了一次“经验”而被当作“阎王殿重用的修正主义苗子”上了大字报,到了稍后矛盾愈演愈烈的阶段,由于有点“庸人自扰”,害怕搜家的待遇万一落到自己头上,我就把那份《欧洲二十世纪文学史》纲要的打印稿与“介绍经验”稿一起烧掉了,以免多一根辫子。

文化大革命后期,出于对“四人帮”那一套“社会主义革命”的极端厌恶,利用没有人管的“无政府状态”,我邀了郑克鲁与张英伦,办“地下工厂”,搞起了《法国文学史》的编写。我们一开始就不满足于写出一部基本上只能罗列作家作品名单的“简史”,而力图做到资料丰富、评介具体、分析深入、论述展开,成为一部多卷本文学史。愈写下去,我就愈感到,对二十世纪以前的文学自己有把握达到上述要求,而对二十世纪文学则难以达到,尽管我在编写《二十世纪欧洲文学史》中积累过一些资料,形成过一些观点,但以我个人而言,对于一个国别的当代文学,还未能掌握到细致深入的程度,正像一个天体望远镜对某个星座进行宏观的观察并不困难,而对星座中某一个星球要作细致具体的观察就不那么容易了。因此,在《法国文

学史》上册出版的时候，我就在前言中预告，这部文学史只写到十九世纪末为止，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则准备另行成书，当时，内心里是这样打算的：对二十世纪部分只写一本资料比较简明、论述比较概略的书。

对于探索者、研究者来说，愈是若明若暗的领域愈有吸引力，愈是没有充分掌握的事物愈引人去掌握。在写《法国文学史》上、中、下三卷的过程中，我始终对二十世纪文学念念不忘，总想有像样点的作为。

长期以来，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就感到对二十世纪文学如何评价，是一个首先要注意的问题。如果说，对二十世纪以前的文学，中国人是以《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以及《列宁论文艺》中关于外国作家作品的一些零星议论与见解为经典、为唯一的评论根据的话，那么对二十世纪文学则是以《斯大林论文艺》为圣经，该书中收集了斯大林的意识形态总管日丹诺夫代表苏共中央所作的关于当代意识形态问题的报告，专门论及了西方二十世纪文学，这是当时在这个问题上唯一的“马列主义文件”。日丹诺夫论断不仅全盘否定了二十世纪西方文学，而且严厉加以斥责，用日丹诺夫的论断去对待二十世纪西方文学，那就根本用不着分析与评论，也用不着阅读与研究，只需闭着眼、用既有的套话与惯语破口大骂就是。

我早就对这种无产阶级专政式的理论心存不服，只不过像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那样口不敢言，闷在心里而已。文化大革命之后，神、偶像与权威都倒塌得不像样子了，知识分子身上的愚昧与奴性也少了许多，敝人“脑后

早有反骨”，一有时机就对斯大林……日丹诺夫论断“揭竿而起”。恰逢1978年政治思想领域发动了“实践检验真理”的讨论，我带着明确而自觉的乘机而入的意图，先是在1978年全国外国文学工作规划会（广州）上作了题为《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的长篇学术报告；1979年初又将报告整理为五万字的论文，在《外国文学研究》的两期上先后发表；同时在我主持工作的《外国文学研究集刊》上有计划地组织了、刊载了《外国现当代文学评价问题的讨论》，参加讨论的有卞之琳、朱虹、李文俊、高慧琴等。此三事被称为“三箭齐发”，集中直射长期控制中国的外国文学工作的苏式意识形态、日丹诺夫论断，一时在国内大有影响，起了破除坚冰的作用。1979年后，国内书刊纷纷译介西方二十世纪文学，蔚然成风。

毕竟是在七十年代末，这样的事当然不会不遭到以精神道德秩序为己任的人士的怒目而视，就在次年1980年，全国外国文学工作第二次年会上，就出现了“批日丹诺夫就是要搞臭马列主义”的大批判发言，我没有答辩，深感在中国，人们对西方二十世纪文学太缺乏具体的接触与感性的认识，与其我去进行论战，不如让事实说话，编译出作者的作品文本与有关资料，让大家看看被说成是洪水猛兽的外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的真实面貌究竟如何。

于是，我首先选取了我在广州会议发言中分析过的重点之一、法国“存在”文学大师萨特作为对象，编选组译了《萨特研究》并撰写了长篇编选者序《给萨特以历史地位》。萨特在中国曾长期被视为“反动作家”，敝人此举无

异于捅了马蜂窝。该书出版之后大受读者欢迎，但不久恰逢“清除精神污染”之盛举，于是，此书特别是此书的编选者序就成为集中火力的靶子。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大人物亲自表态并进行干预，日丹诺夫式的理论家纷纷出手，对付一篇万把字的序言，竟动用了几十倍的大批判文字以及讥言损语。历史自有公论，在千万读者的关怀下，事隔三年，《萨特研究》终于得以再版。

从《萨特研究》开始，我主编起《法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每一种以一个作家或一个流派为对象，编选翻译其代表作、重要文论以及有关其生平、思想、社会、政治观点的资料，后来陆陆续续出版的有《新小说派研究》、《马尔罗研究》、《西蒙娜·德·波伏瓦研究》、《尤瑟纳尔研究》、《阿拉贡研究》、《叙述者研究》、《莫洛亚研究》、《圣爱克苏贝里研究》等等，其目的就是让事实说话，让作家自己说话，以便中国人对法国现当代文学有直接的认识与了解。

很久以前，我就形成了对作家作品特别重视的研究思想，在我看来，文学史其实就是一代代作家作品的出现史，发展变化史。因此，作家作品研究是文学史研究、文艺理论研究的基础。虽然《法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的每一种都有五六十万字的篇幅，其中代表作占相当大的比例，但毕竟“瓶颈”太小，不足以充分展出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创作的面貌与状况，考虑到1978年以后，各出版社翻译出版二十世纪文学作品都是零敲碎打，既无规模，又无系统，而真正要有规模、有系统地翻译出版二十世纪

国别的文学作品，又必须有系统研究的基础，这一条件是出版社即使是外文编辑力量最雄厚的出版社所不具备的，这样的项目与工程，必须由学者与出版社联手合作才能做成。于是，我就萌发了主编一套大规模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的意图，建立一个文库，以更进一步为中国的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研究打下一个扎实的基础，为社会文化积累做一件称得上是“一件事”的事。

接下来就是实干了，长期坚持，事无巨细地实干。

制定计划与确定选题：所选入的皆为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名家的杰作名著或至少是重要文学奖中文学新人的获奖作品，唯具有真正深度与艺术品味的佳作是选，并力求风格流派上多样化，但又要与通俗文学、畅销书划清界线，以期建立一个严肃文学的文库。

出版形式与统一规格：分批出版，每批七本，寓我等劳作一周七天，并无休息日。开初计划七批书，四十九种，后扩大为十批书共七十种。开本仿伽里玛出版社的 FOLIO 丛书，采取小开本，便于阅读，也便于接近低收入的知识阶层。又从法国有关丛书装帧格式得到启发，设计了代表丛书的图标：F. 20。

每书必有译本序，不要带日丹诺夫气味的序，不要简单开列作者生平年表与作品名单的词条式的序，不要学究式的令人敬而远之的序，要言之有物、有真知卓见、诠释深度、鉴赏情趣的序，讲究点灵性与风格洒脱的随笔式的序，不妨由主编先试为之，如果反映尚佳，何尝不可蚂蚁啃骨头，把十批书七十种的序言全部都啃下来？以构成 F. 20 的一大特色，构成它作为一项大型文化工程的一个

独有的“高度”。

关于合作的出版社，我先找了漓江文艺出版社的刘硕良同志，后又找了安徽文艺出版社的江奇勇同志，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先后进行了有效的合作，这个具体过程，我曾在1992年写的《F. 20丛书小记》一文作了叙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从1992年以后，由于我国参加了国际版权公约，出版当代外国文学就存在一个向国外支付版权的问题，漓江已出版三十五种，如果不再版重印，即不存在这个问题，但安徽文艺出版社待出版的书籍数量尚多，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可能期望出版社花硬币去购买版权，只能自己设法解决。

为此，我在作为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与法国驻华使馆文化专员齐福乐先生会谈业务合作时，也向他陈述了F. 20已经取得的进展与在版权方面存在的困难，好在F. 20早已“名声在外”，法国驻华使馆规模相当大的图书馆里也藏有这套书，对中国文化界极为熟悉、了如指掌的齐福乐先生当然也早有所知。本来，法国人一贯以自己民族的文学而自豪，在世界各国推广法语，促进法兰西文化的传播，又经常是法国外交政策中传统的内容之一，何况齐福乐先生是一个充满中法文化交流热情的学者型的外交官，他当然特别看重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居然有这么一套专门的丛书集中译介法国本世纪的文学，而且规模如此之大。他立即表示支持，会谈的当日，他就打了电话给法国外交部图书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征求了意

见，并且当场起草了一份有正式法律效用的协议，开列了我所提供的待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三十五种书的名单以及每种书的出版社与出版年代，他在协议中除了承诺为中方解决版权外，还主动写进了优待中方的资助条款，他用这个正式协议取代了我原来所准备的要求不高的文件草案，会谈的那天，最后完成协议文本的制作时，已经过了法国使馆法定的下班时间足有两个小时之久，齐福乐先生为中法文化交流的这份热情与高效率的辛勤工作，使我深为感动，一直铭记不忘。

经过十多年的长期努力，在法国文学界的同仁与朋友的合作下，在两家出版社的支持下，F. 20 丛书终于完成了它预订的计划，成为了一个约一千三百万字的巨型文库，包括了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几乎所有大师名家的名著佳作。我自己以一支秃笔居然也写出了几乎七十种书的译本序，总共约五十万字，其中的大部分译序已结集为《法国二十世纪文学散论》（花城版）与《凯旋门前的桐叶》（三联版）两本书，基本上表述了我对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的看法与见解。

较 F. 20 丛书稍晚一点，我又开辟了一个“理论战场”：《西方文艺思潮论丛》，每集一个专题，至今已出版七辑：《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二十世纪现实主义》、《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二十世纪文学中的荒诞》、《意识流》、《存在文学与文学中的存在》，共约三百万字，这些专题均为“清理精神污染”时遗留下来的问题，且都是日丹诺夫式的批评特别咬

住不放的“热点”。这七辑中的文章都致力于对该专题进行科学的分析与实事求是的论说。我除了在有关的几辑中撰有专论外，还为每一辑写了带有论争性质的序。致力于这个项目，我并非为了“秋后算帐”，仅仅是为了促进对西方二十世纪文学的科学评价。至于前面所述的《法国现当代文学资料丛刊》，迄今也出版了十种，共约五百万字。

一个作品文库，一个研究资料文库，一个理论园地，这就是我本来就想为西方二十世纪文学研究打点基础的几个工程项目，我作为一个智力水平与学识水平也许还算不上是中等之中等的一个人，算是尽了自己的心力，大概我也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

现在，似乎还剩下两个问题：一，我是否要完成写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史的宿愿；二，我是否要实现搞完文学史，再回过头去搞理论体系的初衷。

对于头一个问题，我尚不无犹疑：已经有了几十万字的“老朽陈言”，何必再去占读者家中书架上宝贵的空间？对于第二个问题，我已清醒地意识到，以我近六十五岁的年龄而言，今生我是不可能回过头去在理论体系建树上再有所作为了：人生苦短，个人实在是太渺小啊！

一九九八年七月二日

译者前言

管筱明

1959年秋季，法国报界每年一度地讨论起诺贝尔文学奖这个题目来。大家关心的是，继1952年法国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获得该奖以后，有哪个法国作家能在近期内成为新的奖获得者。讨论极为热烈，连莫里亚克本人也亲自参加。他率直地批评了瑞典科学院据以评奖，尤其是评选法国候选作家的原则。他声称：一个作品艰深，对大众毫无影响力或者影响力极小的法国作家，断无可能成为新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不过他又补充了一句：“如果我说错了，我将很高兴！”

不幸的是，莫里亚克的话果然说错了。但又万幸的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得到了恰如其分的承认。1960年10月26日，瑞典科学院决定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圣-琼·佩斯，一个作品艰深的法国诗人：“因为他高超的飞越和丰富的想象，表达了对当代富于意象的沉思。”

圣-琼·佩斯是诗人的笔名。他的本名是阿莱克西·

圣-莱热·莱热。他在从事外交活动时，用的名字是阿莱克西·莱热。

1887年5月31日，阿莱克西·圣-莱热·莱热出生于法属西印度群岛瓜德罗普的一个小岛。小岛名为圣-莱热-内-弗依，风光绮丽，气候宜人，为他家所有。他父母均属于克里奥尔贵族阶层，是数代之前移居安底列斯群岛的法国侨民后裔。除了这座岛以外，还有两座种植园。他从小就生活在这热带风光和各种肤色的仆佣之间，或在空阔的海滩尽情奔跑，或在棕榈林中与侍女一同嬉戏，或骑一匹壮马，在蔗田草地驰骋，或驾一条小船，在波峰浪谷游玩，自由自在，好不惬意！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在他一生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对他以后的想象力具有深刻的影响。可是地震和经济危机迫使他父亲把一家人迁回法国。

1899年，他进了比利牛斯山下的波城一家中学读书。接着，他到大西洋岸边的大城波尔多攻读法律。他最初的志向是当一名法学家，可是课余也写诗，并翻译古希腊诗人平达(Pindar，约公元前518—前438年)的诗作。1909年，他发表了17岁时的处女作《给克鲁索埃的画像》(Images à Crusoé)。

这期间，他结识了诗人弗朗西斯·雅姆(Francis Jammes, 1868—1938)，保尔·克洛岱尔(Paul Claudel, 1868—1955)和雅克·里维叶(Jacques Rivière, 1886—1925)。他们对他的诗歌创作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1907年他父亲去世。他作为长子，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他只得利用一笔微薄的收入来赡养母亲和几个姊妹。

这期间他坚持自学，陆续写了一些抒情诗，后来收在《赞歌》(Eloges, 1911)集里。

1911年，在保尔·克洛岱尔的影响下，他决定投身于外交事业。他去西班牙、英国、德国等地旅行，实地考察矿业、工厂、港口、商界和银行。这些旅行开阔了他的眼界，加深了他对世界的认识，也使他认识了一些举世闻名的人物。如在伦敦他结识了泰戈尔，对泰氏的作品钦佩不已，便鼓励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 1869—1951, 194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将它译成法文。

1914年，他通过了外交考试，开始了职业外交官的生涯。1916年，他被派驻北平，一住五年。足迹曾至东北、朝鲜和外蒙古。1921年回国时，行李箱中装了一些手稿，其中有一部《远征》(Anabase)于1924年出版，署名为圣-琼·佩斯。

为什么用这个笔名？它有什么含意？评论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比较使人信服的一种说法是，“圣”代表了他对一种苦行，一种没有上帝的神圣境界的向往。当他一丝不苟地进行诗歌创作时，当他孜孜不倦地进行语言上的探索时，当他在戈壁大沙漠长途跋涉时，当他独自在大西洋驾一艘帆船远航时，他心中难道没有怀着一团神圣的火吗？“琼”是个英文名字。这或许表达了他对说英语的美国人的喜爱，或许只是使名字增加一点异国色彩。“佩斯”则含义丰富，既是古拉丁语中诗人的意思，又是波斯的国名，使人想到那辉煌富丽的东方文化；它还是深蓝色的意思，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的眼睛正是这种蓝色，大海也是这种蓝色。考虑到诗人在作品中反复歌颂蓝色的

海洋，蓝色的天空，被蓝色的海洋包围的海岛，蓝幽幽的棕榈林，紫蓝色的远山，因此，给本诗集取名为《蓝色恋歌》，想来不会违逆诗人的意愿吧。

1921年，他结识了数度担任法国总理和内阁部长的阿利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 1862—1932)，很快成为其亲近的同事。白里安任命他为外交部长办公室主任。白里安死后，他升任外交部秘书长。他在这个职位上一干数年，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的许多重大外交活动。从1936年起，他就反对向法西斯妥协的安抚政策。1940年，德军侵入法国，他拒绝与敌合作，逃到美国，被通敌的维希政府取消国籍，财产被没收，在巴黎的寓所被盖世太保洗劫，存在那里的手稿丢失一尽，再也无法找回。

自担任外交部官员以后，他就退隐文坛，不发表任何作品，也不将过去发表的作品重印，因为他认为此时的任何文学活动都与他的新职务不相容。流亡美国以后，外交官的生涯便告终结，于是诗人的生涯得以重新开始。1941年2月，他担任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文学顾问。于是诗情又开始从他的笔尖下源源不断地泻出。1942年3月，《流亡》(Exil)在芝加哥的《诗刊》发表，随后被法国、阿根廷、瑞典等国多家刊物转载。1943年写的《给异国女人的诗》(Poème à l'étrangère)和《雨》(Pluies)，1944年的《雪》(Neiges)合辑为《四首诗》，发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1944年出版的《法国文学》上。以后这四篇又被收入《流亡》集，在法国出版。1945年，他写出了《风》(Vents)。这首长诗于1946年在巴黎出版。

1957年，他完成并出版了他战后最重要的作品《海标》(Amers)。这首长诗他构思了七年，其中许多片断陆续在报刊上发表。这时他的生活变得安定。法国已于1945年光复，他的国籍也已经恢复，并于1950年获得了退休的权利。于是，在阔别十七年之后，他归国观光，从此就轮流在美国与法国生活。

1958年，他与杜勒斯·罗素(Dorothy Russell)结婚。1960年，他出版《纪年诗》(Chronique)。1962年，发表了《鸟》(Oiseaux)，以后陆续写了一些短诗，于1971年结集出版，集名为《唱给二分点的歌》(Chant pour un équinoxe)。

1975年9月20日，他与世长辞。除了几家文学杂志出了纪念专号以外，在法国并没有引起震动，也未引来声势浩大的评论。但他并不是转眼就被大众遗忘的诗人。十几年来，关于他的著述出了不少，真实地再现了他的形象，如独自驾船航海，骑马远游，在散步中观察鸟类生活，收集植物标本，如饥似渴地阅读与法学平行的其他科目的书籍，如哲学、诗学、人种学、人类学等等。它们也向我们展示了他的爱好：他喜欢海岛、沙漠，厌弃城市和封闭的空间，他喜欢游牧生活，不喜欢定居一地，他喜欢颜色、气味，这些在他的诗歌里被表现为吉祥和不吉祥的两极。他身上流着属于西迁大西洋的水手和冒险家家族的血。这是他诗中一个主题的来源。这个主题处处都在：朝向西方。所有这些，揭示了他与他的作品、与世界的关系，使我们深深感到：他本人就是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就是他本人！

圣-琼·佩斯的诗歌创作是以质而不是以量取胜。瑞典科学院常务秘书奥斯特林在授奖辞里提到的六部作品，可以说基本上展现了圣-琼·佩斯的整个创作情况。译者便是根据授奖辞编选、翻译本诗集的。其中《赞歌》集选译了《歌颂童年》一组，其余都是全译。圣-琼·佩斯的诗写得较为艰深，为了帮助读者阅读和理解，译者不揣谫陋，试作解释如下：

《歌颂童年》写于1907年，由六首诗组成。诗人在其中以明亮的色调、客观的笔触，为我们描绘出在热带的乐园里度过的童年生活。那里棕榈亭亭如盖，浓荫蔽日，生长着怪异的动物，那里“大地希望更晦暗，天空希望更幽深”，那里“参天大树……在天宇系结理不清的契约”，而“贪婪的花朵吞食我美丽的绿昆虫”。孩子在女佣和保姆的陪护下，就在这幸福的地方游戏。那“皮肤发亮的高大姑娘，在颤抖的你身旁，扭动她们发烫的大腿……”整组诗充溢着一种和谐的美。“野鸽和一只在野外踟蹰的雌猫，穿过苦涩的叶簇”，“一个个粉红的、翠绿的月亮，像芒果挂在叶簇之间”。在海与岛，海与人之间，也构成了一幅幅和谐的图画：高高的木屋向着岛屿，岛屿向着大海，海水映着蓝天，以至于间间房里都有一角蓝天。这样的童年是多么幸福，多么惬意！可惜时光流逝，童年已成为遥远的记忆。诗人只好发出感叹：

除了童年，还有什么已不复存在？

如果说《歌颂童年》是一首描绘性的诗，那么《远征》则是一首创造性的诗。因为《歌颂童年》里的情景都是实有的，诗人只须把它们拿来描写就是，而《远征》则完全是虚构的。它表现的是一种征服的意志，一种探险的爱好。诗中的“我”是一个帝国的统领，他率领的远征气势磅礴，令人想起亚历山大、色诺芬和成吉思汗的远征。全诗分为十篇，前后各有一支短歌。序歌主要点出远方的召唤和远征的开始：

……于是传说起另一些省份合我的意……
外省轻风吹荡，我们一路上多么自在……

在第一篇里，征服者描写了驻地的风光，并交待自己的意图：

……早晨的武器绚丽多彩。那大海亦是壮丽无比。没有扁桃的大地任我们的骏马驰骋，对我们而言等于澄碧无染的玉宇……

……我打算生活在你们中间……

第二篇只是个插曲：在等待出发中的小消遣。

第三篇描写实现伟大的计划中不可避免的魔法和巫术活动，自然力也在其中得到描写：

……滚吧，太阳，我们为你而惊愕！你竟对我们说了那样的谎话！……

……江河在河床上奔流，如同妇人的呼喊……

疑惑消除之后，便开始兴建城市。第四篇描述的就是这方面的情形：

……于是航海者发现，大陆从低谷直到山巅，旧貌换了新颜……

然后是落成庆典：

……明朝是节庆……

黄色的城市罩着阴影，家家窗口晾出姑娘的短衬裤……

可是城市建起来后，征服者又耐不住平静而孤独的生活，他渴望新的征战（第五篇）：

……我们的思想早已在别的城下宿营……

第六篇是一首颂歌，歌颂已经完成和尚待完成的业绩，歌颂权力和梦想，歌颂过去和将来的征战：幸福之种在一处播下，将在另一处收获；过去的艰难困苦已经忘却，将有新的磨难来替代它们。

第七篇写统领决心开拔：

我们不会永久居住这黄色的土地，尽管它是我

们的乐园……

在决心下定的刹那间，他好像忘记了孤独，突然间被驻地的美景所陶醉：

……辽阔的大地在它的空地，铺天盖地翻滚着它灰烬掩盖的残炭……大地长出了新草，……而老天从一株独树的绿色海绵中汲取紫色的精液……

第八篇写征服的队伍重新开拔。

第九篇描写新发现的国度。那是一方虚幻的然而诱人的土地：

……妙龄女郎！一国风土都染上她们的香气……

于是浮现出与女人共度良宵的种种愉悦。可是这都是虚幻的，“眼下仍是白昼！”

第十篇写征服者建立的帝国的极度繁荣。各色人等：“食昆虫、水产的，贴膏药、携钱财的！务农的和浪荡的……”都从征服中获得好处。在这川流不息的人流中，诗人正式出现，他“穿着晚服，挨次果断地回答听众的提问”。他支配着人与事物，左右着情节和情绪。他点明这一切并非实有。然而这一切又是可能实现的，它值得歌颂：

……梦的可耕地！谁说起建设？——我看见大地被分成一块块广阔的空间，而我的思想却一直挂记着航海人。

结束《远征》这首诗的短歌，以征服者的口气提起诗人，似乎怕他被人忘记：

……不过关于我那诗人兄弟我获得一些消息。他又写了一篇十分美妙的东西。而且有些人已经读到……

可惜这篇十分美妙的东西，人们过了十七年才读到。这就是《流亡》。

因为《流亡》发表于作者流亡于美国期间，有人便断言这是描写作者个人命运或法国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的诗。对此，圣-琼·佩斯在《关于诗的谈话》（发表于1960年11月15日《费加罗文学报》）里明确指出：“《流亡》并不是描写抵抗运动的。这首诗反映的是人类命运的永恒的流亡。一首没有来源、没有内容的诗。”

第一节，诗人描写流亡的环境：

门朝沙滩敞开……星辰在门槛石上遭受车轮刑
……闪电一阵阵痉挛……

……我选定一个若实若虚的地方，恰如季节的
枯骨场……

这个地方是诗人的流亡地，也是他将刻上诗歌的地方。

第二节，表明写诗的目的：

……这支清越迷人的歌，不献给任何地方，不载入任何书页……而是给流亡的浮沙献一首出自虚无由虚无构成的伟大诗章……

因为流亡并非可耻的事。“在当今之世，……奉承尤里乌斯家族的风气已经衰微，攀附僧侣种姓的联姻日渐减少”。而且，流亡自古就有，“流亡并非始自昨日！”丝毫用不着羞愧、失望。

第三节，诗人既然接受了流亡，习惯了流亡，便开始写诗歌唱流亡。诗人沐浴着长风，观看汹涌的海浪，谛听那不息的喧闹，内心浸透那“在全世界游荡”的情感，于是陡然间，一切都成了他的“力量与存在”，于是，用“生命滋养的”诗，在诗人的母腹里躁动。

第四节描写作诗的痛苦。“是谁在拂晓前……为我呐喊？”

诗人把灵感、佳句比作大姑娘：“那个在羽翼的呼呼声中去别人家造访的大姑娘是谁？”

诗写出来后，并未受到优待。这“熬夜的灰烬之果……天亮前已被抛弃……”

但是诗人并不灰心，“还要构思一首可以磨灭的伟大诗篇……”

第五节写诗人梦中回到故国的情景。“在那儿，在时

光的流逝中，与瘦果、按蚊、茅舍和沙滩，这些最卑微、最虚幻之物为伴”，让人感到“心灵的自在”。猛然间，“一声惊呼通报奇迹降临：啊，奇迹！让人含泪欢笑，欣喜不已。”是什么奇迹？解除流亡，获得自由？诗人来不及描写，因为“那是什么，突然间想象消失？”因为“白昼已经像奶一样稠”。

第六节写诗的对象。“……深更半夜在石廊漫步，想评价一颗美丽彗星的种种称号的人；两次战争之间，守护巨大的水晶透镜、保持其纯度的人……”等等，都“不需要我的歌”。那么，是谁需要呢？是有钱人吗？不是：“我们城边游移不定的客人，你切莫跨过劳埃德们的门槛，你的话在那里没人听，你的金子没有成色……”

第七节回答了上面的问题。谁需要歌？流亡者的母亲和妻子。诗人安慰母亲，劝妻子不要因丈夫人去床空而生气。

在想到母亲、妻子，流亡者心中自然泛起柔情。但是，流亡者是为真理、正义而斗争的，不可为儿女之情放弃神圣的事业。于是诗人代流亡者发言：

……住嘴吧，软弱，还有你，夜里夫人的馨香
……我将沿着不可剥夺的大海，重新开始我努米底亚人的奔跑……我们的思想奔向尸骨累累的道路上的战斗……

他们的动力，正是来自高贵的爱情：

在深渊的阴凉里嗅出新思想的人，在未来之门
吹响号角的人。

知道在流亡的沙滩上，高贵的爱情在闪电的鞭
鞅下盘成一团，发出声声呼啸……

《歌颂童年》写的是快乐的人生，《远征》歌颂的是人
支配自己的意志和行动，《流亡》写的是人精神和肉体的
痛苦，而《风》这首长达二千余行的诗，歌颂的则是大自
然，是大自然的元素，大自然的伟力。风从地面刮起，在平
原疾驰，在山区奔突，有时它悄然低语，有时它放声高歌，
有时它不宣而至，有时它倏然消失，它摧毁旧物，它建设
新的世界，它就是生命本身，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风》
是一首生命的颂歌。

第一章展现的是一种荷马史诗般的壮阔场面。在整
个世界上，风支配着人类，支配着万物，支配着语言：

这是在这个世界所有表面刮的疾风……闻着整
个物的世界……在我们竞技者、诗人最伟大的诗句
上……在所有必亡的事物上……

如风一样，作品也不在一个特定的时刻产生；它存在
于一切时代，至多它不过按旧日的习俗复苏罢了：

……要在此刻诞生，你们的时间如此少！

……用内脏、呼吸和呼吸的颤动作的占卜！……

神对我诗予以厚爱！

风既是一种混乱和巨大繁殖力的象征，又是一种不甚清楚的伟大的本性的征兆。在精神的王国里它强大但不公正，庄严但不凶猛；风也是侵蚀的原因，又是地理的要素。它有千种面貌。它吸呼起来，把石头从山岩上剥落，把树叶从树上吹落，把劣诗从佳作上汰除：

……这是十分巨大的力量，它们在这个世界条条小径上增强，它们从凌辱和不和的场合获取先于我们诗歌的源泉；

……在精神更糟的混乱中，它们创立一种崇高的新风格，它将使我们未来的行为变得高尚……

……它们用新观念骚扰台风的黑绒团……它们让神的石像睡在自己脸上……它们解放了荆棘和国王们的地砖下的泉源……它们支持石的愤怒，助长火的争吵……它们附在牧人和诗人的脚步上……

……当它们把死的作品与活的作品分开时……它们便以希望的梦来给我们解热……

乍一看去，风是专横的、凶猛的，把一切都搅进不和之中。但这只是一种错觉。它很快就显示出它是一股积极的力量，是真正的自然法则。“一切都要重新评价。一切都要重新述说。”诗人惊呼道。在这个意义上，从风的角度来看，流逝成了一种高尚而明智、合乎自然法则的办法：

……消失吧！消失吧！活人的话！

接受风，就是接受自由自在的生命，就是放弃任何受限于一时、一地、一种方式的生活：

……我们被匆匆忙忙地解救。处处透着焦急的气氛。

……如果我们身边某人脸上缺乏生气，那就让人迎风扳起他的脸！

……我们以强暴和偏执来促进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准则是偏袒，我们的习惯是分裂
……

……别指望我会出席玛丽勃兰一家的告别盛宴。

谁还记得人间的节庆？

第二章写风给星球、给人间、给诗带来了新气象：

……那下边，腐殖土和树叶的浓香里，是一块块新田畴……

……那上面，整块树木葱茏的土地，在它最美的阴影摇曳中，解开乌黑的发辫，亮出最绚丽的羽饰
……

于是大地被注入了活力，也开始像风一样运动：

……大地在它最长的涨滩上大步奔跑，从一片海到另一片海，跑向远方展示的世界最佳作品，跑向更高级文字……

于是诗人的激情发了，灵感来了：

……正是以与这整个运动相连的同样运动，我的诗仍顶着风，穿过一个复一个城市，涉过一条又一条江河，奔向更加浩荡的大地之波……

风把它的生气传给了江河，传给了小鸟：

河水从伐木者之乡奔腾而下，河面浮着气泡，河嘴里塞满铍屑和野蓼……

……鸟群迁徙，从世纪近旁飞过，把它们支离破碎的大三角形，牵向另外的阶段……

风也繁殖了自己的子女：这就是冬天的风和南风：

……冬天像该隐一样头发短而卷曲。它创造了铁的词语，统治着覆着不朽鳞片的蓝色疆域……

……一阵南风就要刮起……女清教徒们啊，这已说得够明白，但愿人们理解我的意思：女人的全部乳汁仍会误入情欲的藤丛？

在风的强力运动下，旧世界被摧毁，新世界将要诞

生：

……方山上的骑士们在死者的陶器和粉红的雌羊骨架上行走，把露天一个由尘土和碎骨构成的胜地践踏得稀烂……

……我听见大地新世纪的骨骼正在生长：

新的世纪将带来新的伟大诗篇：

……一些伟大作品，一页接一页，默默地构作于未来的地层，构作于不透光的孵化期的洁白之中，在那里我们从巨大页岩层叠的书页之中采用新的文字……

第三章歌颂的是征服者，科学家和作为进步因素的风。《风》的征服者与《远征》里的征服者不同。那位征服者在新的土地上奔波，是为了确定他对它们的统治，为了迷住它们，赢得它们的敬重。而《风》的征服者渴望得到的是知识和能力。他必须紧抓住风不放，必须竭尽全力，必须得到满足。因为他知道时间不多，另一股风又起来了，他的头脑在奔跑中将跟不上手脚。因此他要尽可能去发现，尽快地开发。他将建起一座总是从头开始的巴别塔，建立一个强大的但根基不稳的社会：

……昔日一些人曾以这种方式抵挡风：

寻找道路和自由之水的人，在西方……追逐猎

迹的人……

……接着来了搞交易做买卖的人。

……接下来是教廷的人……

……大改革家也来了……

……继他们之后来了大抗议者……危险人物和流亡分子……逃避大地震的人……

……和他们一起来的也有念头怪异的人

……最后是科学家……

似乎整个大陆都在风的保护下又在风的威胁下组织起来了。形形色色的人集合在新的诺亚方舟上，他们不停地活动，却没有时间思考，也无法衡量自己的行为的价值。唯有科学家掌握有最高的了不起的知识：

……已经有新的力量在我们脚下，在纯粹的石头二至点发怒：在金属、在新近命名的盐，在令人惊叹的物质里……

会造灯泡的人，会制天线的人，掌握各种系统知识的人……

……谨小慎微的生命在新生力量的交点上，在他的石灰岩高原，使一个非凡的暴力精灵成熟。

●

在这个原子和铀被人崇拜的世界上，人们已经忘记了诗人，人们甚至无暇去思考人类自身。是敲响警钟的时候了：

……可重要的是人！什么时候重视人本身？……
世上有谁将大声疾呼？……快！快！为人作证！

此后，诗人可以发挥其作用：作为仲裁人。诗人有知识，但不是精确的知识，诗人有能力，但不是易发生错觉的能力，因此他可以在征服者和科学家之间起协调作用：

……诗人将走出他的千年卧房……

……诗人本身处在世纪的舷门！

……让人们听到诗人说话！让诗人领导仲裁！

……他在我们中间的事情：把启示解释清楚。

风，如此可怕的风，是不是也具有有一点人性呢？或者，人，习惯于遭受狂放不羁的力量播弄的人，是否从风中领悟出整个生命的真谛呢？第四章回答了这个问题，歌颂了风和人的结合。

……风沉默了。——难道它只有一点人情味？

……如果生活就是这样……但愿人们把它推向极限，用风中不停的同样的奔走……

……有一晚，我们会和你们一起重新走上人的大道。

而风如《远征》里的征服者，急于扩大自己的帝国，不断地向西方推进。或许行进太快，竟忘了它在东方建立的东西：与它相适应的传统：

……对骑马奔向西方者，一只看不见的手拉转他坐骑的脖子，把它的头对着东方。你在那儿抛弃了什么？……

风的帝国广阔无边，包括整个地球。从《远征》中的亚洲到新征服的美洲。诗人与风一起奔波，已感厌倦，要回到欧洲：

……亚洲的青草似不能使我们摆脱这新的活动，佛罗里达绿色之夜飘溢的草莓与黎明的芬芳亦然……

……我们会回来，连同可复返的物体的移动……

可是风继续向前运动，日益强劲。它要一直刮下去，刮到世纪末。

……和我们一起的风宛如歌唱大师：

……我将使你们行动的活力加速。我将把你们的作品引向成熟……

……这是在人的土地上刮的疾风……

它向我们歌唱生活的恐怖，又向我们讴歌生活的光荣……

1957年发表的《海标》，是圣-琼·佩斯最伟大的作

品。它兼有《远征》和《风》的特点。法国著名批评家 J. Paulhan 说：“《海标》开始像《远征》，是一部史诗，但是突然，在某种灵感的作用下，变成了一部颂歌。”一部歌颂自然，歌颂大海那永恒运动的诗。不过，与那两部诗不同的是，诗人在这部诗的中心，安排了一对恋人，并以这对恋人的肉体之爱来隐喻大海，隐喻阳光，揭示人与世界的关系，使这部诗比先前的作品更显得充实、丰满而和谐。

诗人选择“海标”作为这首诗歌颂的客体。它既不是像风那样，是全球性事物的象征，也不像流亡，是一种精神和肉体的处境。它是一种具体的实在的东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体，而不是抽象的理念。海标，屹立在岬角、礁石、堤岸、沙滩，为过往船只指示航道的石头标志，海的界石，本算不上伟大。但诗人写出了它的不平凡之处：默默地接受这份服务性的差使。诗人亦写出了它所具有的深刻意义：它是海的阔大和海的澎湃的目击者，是海与人类的陆地融洽的象征！诗人借它来歌颂大海，歌颂生命不息的运动。

诗一开篇便以海标的口气咏唱，点明它的身分、它的位置：

……大海在它的梯级上欢腾，恰似一首岩石的颂歌：在我们的交界线是瞻礼前夕的祭礼是节日，在人的高度是低语是欢乐——大海本身是我们的清醒，如同一道神谕……

接着，诗开始讲述自己的目的：

诗用来给为大海作的朗诵伴奏
诗用来协助大海周围的进行曲……

诗歌颂的是整个大海。它必须吸收海的精华，必须深入海的生命，而海支配着诗的运动，海存在于诗的词句之中：

……大海融入我们身上，直至呼吸的起伏，
大海在我们身上，带着它外海的柔滑声音和它
在全世界没收来的凉爽……

接下来是诗人的表白：

……我喜欢这首诗有如此长时间，因为我把远处大海那灿烂的光辉整个儿糅进了我白昼的话语
……

海标——诗的客体，诗和诗人各自对海作了一番描写后，描述海的作用的时刻便到了：海是联结人类的纽带。尽管它有自己的道德准则和权力，但它终归对能思想的生物是有用的。当然反过来，它也可能利用能思想的生物。但无论如何，它总是利用海标的人交遇的场所：

正是大海在戏剧的台阶上向我们走来：
携同它的君王、摄政者、穿着夸张的金属服饰的

使者、瞎眼大演员、上了镣铐的先知、嘴里塞满黑石
穿着木靴直跺脚的女魔法师以及献供的在颂歌耕地上行走的贞女……

所有这些人，所有这些事物都汇集于海上，汇集于海的周围。他（它）们都有自己的诗情，都有自己的颂歌。第一篇至第六篇就是他（它）们的代表歌颂大海的篇章。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把大海视为人类活动的摇篮：

……家家户户门口吹拂的是海风，条条街道尽头荡漾的是大海；在我们的准则和法律开头的是大海和海风……

……在沿海的群众后面，总有另一场梦——那另一种艺术的大梦……哦，生机勃勃的最伟大作品之海！……

……哦，大海，伟大艺术的乳母……

……让一种崇高从大海，从更远的地方向我们走来……让一种更雄浑的格律……把我们拴在对世上事物更崇高的叙述上面……

海引出、鼓励、促进了人类的活動。从这个意义上说，海是使人变成人自身，变成积极的、操劳的、雄心勃勃的动物的因素。因此颂扬大海，就是颂扬人的变化，颂扬人的自身。反过来，颂扬人，颂扬人的沧桑巨变，亦是颂扬大海。第七、八篇是颂扬人的华章：

……我们，髀更窄，头更尖的女人……献给未来的海浪一副更敏捷的肩膀……

……友爱！不管我们是什么人，请给我们以友爱……

……今晚肉体毫无缺陷而天空的大净给我们洗浴，好像用的是脂粉……爱啊，是你！千万不要走神！

第九篇“船舶窄小”是最著名的一篇。一对情男情女精神与肉体的爱，得到酣畅淋漓的描写：

……你，贪婪的男人，脱我的衣服：比驾船的船长更见沉着的主宰。那么些衣服解开后，就只剩一个得到承认的女人……

……我的爱哟，你干渴了吗？我是在你唇上更新鲜的女人，我的脸埋在你的双手，犹如埋在海滩的清凉手掌间……

情女犹如船舶，情男就是驾船的船长。情欲与海浪连为一体：

……欲望的海面从四面八方涌起大潮，宛如月亮近地期的潮汐，而雌性的陆地装点着气泡，向淫荡和柔顺的大海敞开怀抱……

因此，爱与海是不可分离的。诗人唱出了这首诗的主题，这首诗的最强音：

……爱与海同属一床；爱与海同睡一床……

《海标》是部结构非常精巧的作品。从整体上说，它像一首歌，有“序曲”，有“正歌”，还有“合唱”。最开始的部分便是“序曲”，第一篇至第九篇可说是“正歌”的九段歌词，而从“巴力之海、马蒙之海”开始，则是“合唱”了。

巴力是古代近东许多民族特别是迦南人崇奉的司生殖化育之神，是众神之王。马蒙则是叙利亚神话中掌管财富的神。以这两位神来为海命名，其意义当然显而易见：海是一切生命的温床，海是一切运动的摇篮，海是永恒的同义词，海就是希望。

……各个年龄各个姓氏的海……

既无年龄也无理性的海，啊，不慌不忙没有季节的海……

巴力之海……我们梦幻的第一个面孔，
哦，永久希望的海，超过任何希望的海……

在描绘完海的形象之后，诗歌接着在现实与想象的广阔地带，在可能与不可能之中，描写了海可能成为的事物：

……她就像加冕礼的宝石，去掉了包装，她与白绸垫子托着的利剑一般颜色……

……她是最兴奋的海，她是笑声最朗的海……

管理其郡县，清点其帝国孜孜不倦的海！

……她领着她的人民和向她臣服的部落，走向
遥远的唯一同一种族的融合……

接着，诗人出来了，他把诗的客体、诗和诗人融合在
一起：

……我们通过咏唱你，宣叙调啊，也成了你宣叙
调本身……

……在你运动的身上，我们运动，在你活泼的身
上，我们沉默……

……于是整座城市朝海走去……万物朝大海，
朝远海的暮色，朝百川汇聚的烟雾走去……

海在诗里呼吸，诗人与海一起运动，这首诗以其磅礴
之势，深长的节奏，显示出它是海的生命之歌，诗人的生
命之歌，诗的生命之歌，是这三者的总和。

《纪年诗》在佩斯的抒情诗的发展过程中，标志着一
个阶段的终结。从《远征》到《海标》，他都表现出描写、支
配世界的意愿，而这一次，他是带着深沉的感情，恢复了
《赞歌》所描绘的生活。他似乎是在熟悉的场所，熟悉的家
具中，独自回忆往事，带着几分愁怅，几分忧伤：

高龄啊，我们到了高龄。……大沙漠的黄昏，巨
大的星体，那里白昼最初的消隐，在我们看来如同语

言的衰退……

诗人回首往事，谈起一生，虽有遗憾却无愧悔，诗人面向未来，谈起了死亡，先是带着一丝迟疑，却并不胆怯：

……我们背负着星夜而返，对生与死的理解，比人的梦告诉的更深刻。傲气后面，就是光荣，泛青的长剑里闪着这道兴旺的灵魂之光……

……事物的汪洋包围了我们。死亡守在舷窗。可我们的道路不在那里。我们栖停在世纪的珊瑚，——我们的歌之上……

而到后来，更是充满了乐观精神：

……更勇敢的冒险已经在为我们歌唱了。新手开辟的道路。灯火从一座山峰传递到另一座山峰。

……那不是闺房的织布歌……亦不是守夜曲，而是更庄严的歌，是别的利剑之歌……荣誉之歌、高龄之歌和主宰之歌……

既然从生到死只是“灯火从一座山峰传到另一座山峰”，那又有什么不可舍弃呢？有什么值得害怕呢？于是诗人“迈着人的步伐走向出口”。但是，在告别人生之际，毕竟有一件工作还是必须做的。这就是检测心灵：

……我们高举双臂，在臂端，在如一窝雌鸟羽翼

的手掌，托着那颗忧郁的人心，那里面有渴望，有热情，还有那么多未曾显露的爱情……

于是诗人高呼：

高龄啊……请量一量人的心灵。

法国评论家 R. 卡约亚(Caillois)在《圣-琼·佩斯的诗》一书中说：“他的诗以一种只属于它们自己的谜一般的力量使人惊讶。极其的相似使它们联为一体，正如极大的差异使它们有别于别人的诗歌。”

确实，圣-琼·佩斯的诗有一些鲜明的特点，读者一眼便可认出来。这便是：

第一，版面和版式的设计都有独特的风格。圣-琼·佩斯发表任何一部作品，都要求出版者使用斜体字。他的版面留的空白很多。每一段，每一诗句上下都有空行。句头句尾都有空格。这是留给静寂的位置。段头段尾都有省略号、括号、引号、破折号等，让读者去思索、体味，补充诗段里的意思。诗中的名词，他常常使用大写，这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圣经的面貌。

第二，用词独特。圣-琼·佩斯执拗地用一些十分罕见的名词，使得初读他的作品的人感到困惑。有人认为他在创造新词。其实这只不过是从地理学，或从他本人涉猎过的学科里借用的一些专业术语，或者，是一些方言中的词语，一些词的古代用法。这些词语给他的作品增添了斑斓多姿的色彩，也使诗的叙述更为生动。但有时也难免给

人深奥晦涩之感。有人曾对此提出过疑问。但圣-琼·佩斯辩解说：“我认为我的语言是准确的、明白的〔……〕但我们的生活变成了办公室的生活。人失去了与大自然的联系〔……〕我很吃惊地看到，人已变得如此城市化，连乡村常用的词句，甚至并未陈旧过时的词句，都变得少见。”这里表明了他的语言爱好。它以这两点为基础：一、词汇的精确性；二、与大自然有紧密的联系，也就是更贴近纯朴的、自然的生活。尽管诗中有许多科学术语，但他的目的并不是写出一种学者诗，尤其不是想通过炫耀技术性来追求诗的晦涩难懂的效果。事实上，他的诗句子大部分是常用的简单的词句，只有少数的专业词汇夹在其间。

第三，诗句简洁。圣-琼·佩斯选择的形式尽管时而与传统相联系，时而又置身于当代先锋派的探索之中，但始终是精练得不可再精练，压缩到不能再压缩的。《远征》的手稿是发表时的3.5倍。《海标》原有700多页，发表时压缩到200页。圣-琼·佩斯与福楼拜一样，对句子的规范简洁十分重视。他运用的是以维尔塞体为基础的散文诗这一形式，不过，他并不像兰波的继承者那样，倾向于一种混乱的无音乐性的过分的形式，而是采用一种和谐的丰富的建立在格律诗节奏基础上的亚历山大体的八音节的或双八音节的句子，不过他把这种体裁和这种传统的形式结合在一起，造出他所特有的工具。他把他的诗建构在方法的不断革新上面，在那里，想象力似乎时刻要冲破恰于其分地采用的形式。因为，照他的话来说，诗歌应该“活生生地与它的活对象融为一体，与其混同，紧随它进入它特有的格律和节奏：广阔和长久，这就是海

或者风；狭窄和迅捷，这就是闪电”。因此他的格律也富于变化。

第四，有较强的音乐性。他在语言的使用上，调动了他深厚的音乐修养。他运用了有时令人吃惊的头韵法，有时，为了发音的关系，他采用变换一个字母的词形变化法。为使同一页或同一首诗中不致出现同一个词或同一个词的发音，他常常寻根究源，从一个词的起源中寻找不同的词形，或不同的发音。他的诗总是朗朗上口，和谐自然，毫无做作之痕。声音和意义在其中相辅相成，得到完美的结合。

有人有时说他的作品与古代的史诗相似。确实，它们在形式上是有某些史诗的特点。尤其是，他的大部分诗歌明显的或隐蔽的主题，是人寻觅一块与周围的生命与物体，与历史的进程和谐一致的位置，而不是像许多现代作品所假设的那样，是在一个荒诞世界生存的困难。正如评论家 G·普莱(Poulet)所言，他的人物寻找的世界，“是一个各组成部分融洽相处，显示出卓越的管理的世界。这种管理是由一种在宇宙事务中中断的精神对它们施加的。”正是这点给诗歌赋予了独特的赞颂色调：细节或整体的赞颂，温柔或粗暴的赞颂，少有的或常见的赞颂。

不过这些诗与古代的史诗仍相距甚远，因为它们并不包含任何壮烈战斗的叙述，也并未处于任何时代或任何明确的地点，它们并不追求神奇的成分，仅满足于展现如它们所歌颂的那样的现实，它们不歌颂神祇或英雄，而是歌颂一些人或基本的力量。

从许多基本方面来看，圣-琼·佩斯的诗更属于它的

时代。圣-琼·佩斯对诗的定义是：诗是“生活，而且是完整的生活的方式”。他对灵感和诗歌创作的态度，他对语言能力的信任，他对诗人角色的看法，这些使他与先锋派诗人如布勒东、克勒维尔等十分接近。他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受奖辞中说：“诗人通过类比和象征的思维，通过中间形象遥远的启迪，通过对应作用，还通过生命运动赖以传播的语言的优美，赋予一种科学无法达到的超现实。”这就很有点超现实主义的意味。

他使用了他的同代人所常用的某些题材，如欲望、梦、离乡背井的感觉等。当然，这是出于另外一些动机，如马或鸟如人一般的存在提供了这些作品的真正的地形标记；盐、闪电或火炭代表了诗人关于动力的梦想；门槛、海岬、尖顶表现了诗人对处在两个世界之间的事情的偏爱。

在技术上，他更具有时代的特征。如他的隐喻和省略，就常常令人想起超现实主义的“短路”技术，如《远征》中：“一个孩子愁得如同将死的猴子——其姊倒是美貌异常——向我们兜售一只养在红缎鞋里的鹌鹑”。十分迅捷地实现了孩子、其姊和红缎鞋里的鹌鹑三种图像的转换。

总之，圣-琼·佩斯既继承了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古代诗歌传统，又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确实是20世纪诗的世界少有的几座高峰之一。如果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曾因漏过世界上某个伟大的作家，因而使人觉得不无遗憾的话，那么，圣-琼·佩斯的获奖，恰好证明了它的眼力非凡。

译者接受翻译本书的任务是在1987年，到全部译

出，前后将近五年。尽管读了不少资料，也对原本作了多次研读，但面对这样一位大家的作品，译者多次想打“退堂鼓”。多亏刘硕良先生的热情鼓励，才使我下定决心。译事之难，没有做过翻译的人恐难想象。而本书之难译，恐怕未亲身经历的人亦难想象。译者有一日突然发现，原引为骄傲的一头黑发竟然杂进了许多白发。好在难关已经渡过。惟愿自己的甘苦能对社会有益。也希望读者多多批评，改正误译，以使这个孕育五年的婴儿长得更为健壮、俊美。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五日

目 次

一个漫长的旅程(代序)

——写在 F. 20 丛书七十种全部竣工之际 柳鸣九

译者前言 管筱明

远 征 1

流 亡 25

风 41

海 标 113

作者简介 管筱明

远 征

歌

一匹马驹降生在青铜色的枝叶下。一个男子把一些苦涩的浆果捧放在我们手中。异乡人。他路过。于是传说起另一些省份合我的意……“我的女儿，在最高的岁月之树下，我向你致礼。”

因为太阳进入狮子座并且异乡人把手指探进了死人的口。异乡人。他笑了。而且向我们说起一处草地。啊！外省轻风吹荡，我们一路上多么自在！喇叭就是我们的欢乐。羽毛善于表达翅膀的牢骚！……“长大了的女儿，我的宝贝，你当初的神态可不像我们今天这样。”

一匹马驹降生在青铜色的枝叶下。一个男人把这些苦涩的浆果捧放在我们手中。异乡人。他路过。于是从一株青铜色的树里传出喧声。沥青与玫瑰，歌的献礼，室内响起雷鸣与笛声！啊！我们一路上多么自在。啊！今年的事情可不少。还有风尘仆仆要踏遍人寰的异乡人！……“向你致礼，我的女儿，你穿着最俏丽的年华之袍。”

我有幸在三大季节定居。我在土地上立下我的法规，我为这方土地精心占卜。

早晨的纹章绚丽多彩。那大海亦是壮丽无比。没有扁桃的大地任我们的骏马驰骋。

对我们而言等于澄碧无染的玉宇。太阳虽未经任命，其威力却已达到我们之中。

而清晨的大海恰似精神的自负，傲视万物。

威力呵，你在我们的夜行路上高歌！……在清纯的晨光中，我们对梦，我们的长子身分知道些什么？

还有一年和你们在一起！粮掌柜、盐老板，以及公平交易的公家店铺！

我决不合手作喇叭呼唤彼岸的人。我决不用珊瑚粉在斜坡上

划定城市的宽阔街区。但我打算生活在你们中间。

营帐出口一片辉煌！我的力量在你们中间！而思想如盐一般纯洁牢牢扎根在白日。

……然而我经常出入你们梦中的城市，而且在冷清的市场商定我灵魂的纯粹交易。

在你们当中，我的灵魂不可见但频繁出没，宛如风中燃烧的荆棘火。

威力呵，你在我们壮丽的路上高歌！“思想的每个喷口都应领略盐的乐趣……我将用盐把欲望麻木的嘴激活！”

“没有在沙漠里用帽盔取水来饮，因而赞颂干渴的人，在灵魂的交易中，我信他不过……”（太阳虽未经任命，其威力却已达到我们之中。）

人啊，尘土捏出的形形色色的人，做买卖的人，无所事事的人，边疆的人和外乡人，呵，在这些地方的记忆中无足轻重的人，山谷、高原和通向我们河岸的世界最高坡的人；嗅出征兆，探寻根由和在西方倾听轻风喃喃低语的人，道路和季节的追循者，拂晓微风中的拔营人；哦，在地球表层寻找水眼的人，哦，探索者，哦，找到理由远走他乡的人。

早晨，在王国和高悬于人间烟气之上的死水的先兆里，响起流放的鼓点，它在边界催醒朝沙漠打哈欠的永恒，

这当口，你们可别贩卖更咸的盐。

……穿着洁净的袍子在你们中间。在你们中间还有一年。“我的光荣在海上，我的力量在你们当中！”

“他乡的这股轻风被许给我们的命运。而且，它把时间的种籽带往冥土，把最强的世纪之光送到天平梁……”

数学在盐的浮冰上中断！在我额头的敏感点，诗的安身处，我记下这首最兴奋民族全族人的歌，

把不朽的船体拖上我们的船台！

二

一片沉寂笼罩着经常被造访的国度，中午常被蝗虫骚扰的国度。

我行走，你们行走在高坡的国度。高坡上丛生着蜜蜂花植物，晾晒着贵人们的衣裳。

我们跨过王后的裙服。它镶了两条灰褐的花边（啊！妇人酸性的躯体竟会弄脏裙服的腋部！）。

我们迈过她女儿的裙服。它镶着两条艳丽的花边（啊！蜥蜴的舌头竟会在腋部舔食蚂蚁！）。

一个男人不同时热恋上一对母女，白日或许不会流逝。

死者们博识的笑声，让人们帮我们把这些果子去皮吧！……怎么？难道躺在这野玫瑰下，人间就不再施以恩惠？

一场紫色大灾难，从世界的那边来到海上。起风了。海风。于是晾着的衣裙

一吹而散！宛若一个神甫被碎尸万段……

三

男人出门收获大麦。不知哪个强汉在我屋顶说话。于是这些国王坐在我的门口。大使也与国王们同桌进餐（用我的谷物供养他们！）。度量衡检查官沿浩荡的大河而下，

胡须上沾满

昆虫残骸和麦秆。

滚吧！太阳，我们为你而惊愕！你竟对我们说了那样的谎话！……挑起混乱和纷争的家伙！靠辱骂和吵闹为生的投石党^①呵！你把我的瞳仁砸裂吧！在石灰慷慨的关照下，我的心快活得喳喳直叫。鸟儿唱着，“哦，老年！……”江水在河床上奔流如同妇人的呼喊，世界美得胜過一张染红的牡羊皮！

啊！我们墙头这些枝叶历史更为悠久，而泉水比在梦中还要纯净。谢天谢地，它确非一场梦幻！我的心灵充满谎言，一如志在雄辩而敏捷有力的大海！浓烈的气味包围着我。于是对事物的真实生出疑惑。不过若是有一人把忧愁当成乐事，那就把他带到光天化日下示众！我的意见是把他杀了，否则

将有一场暴动。

雄辩家！我们奉劝你，好好谈论我们不可估价的利益。海峡间犯有过失的海水不曾见识更偏狭的评判人！因酒而兴奋的汉子，揣着愤世的、如同叮满苍蝇的糕点一片嗡嗡的心，大放厥词：“……玫瑰，大红的快乐：它是我欲

① 法国历史上反红马札兰红衣主教和王太后奥地利的安娜的运动，因参加者用石头作武器攻击宫廷卫队，故称投石党。此处指太阳。

望的广阔大地，谁要在今晚给它划定界限？……它是哲人心里的暴力，谁要在今晚给它圈出范围？……”于是某人，某人之子，穷汉

前来掌管征兆与梦幻。

“开辟条条大道，让任何种族的人行走其上，露出那脚跟的黄色：君王、大臣、扁桃体发炎声音嘶哑的统领，干过大事的人，在梦中瞧见这瞧见那的人……神甫提呈了禁止妇女喜爱畜生的法案。语法学家在露天选定辩论地点。裁缝把一件富丽华贵的天鹅绒新衣挂在一株老树。染上淋病的汉子在净水中洗涤内衣。有人烧焦了弱畜的脊肉，那气味直扑坐在位子上的浆手，

“他觉得香喷喷的。”

男人出门收获大麦。浓烈的气味包围着我。比山泉更清的水奏出古代之音……在不毛之年的最长白昼，赞颂着青草覆盖的大地。不知哪个强汉在步我的后尘。埋在沙土、尿液和土盐之下的死人，如今变得如同糠皮，米粒已给飞鸟啄食。而我的灵魂，我的灵魂夜间在死亡的门口大声聊天——告诉君王请他息声：我们之中长矛尖挑着

那个马的骷髅！

四

兴建城市——这是世界发展的趋势。对此我只置赞

词。石头与青铜。破晓时分，堆堆荆棘之火

照出那些巨大而光滑如庙堂和公厕基础的青石。

于是被我们的烟气侵袭的航海者发现，大陆从低谷直到山巅，旧貌换了新颜（从海面看到大规模的烧土肥田和山区那些蓄水工程）。

城市就这样建成，并在清晨取一个清脆悦耳的好名称。山岗上的营帐撤走了！我们站在木廊上，光头赤脚观赏世界的新气象，

有什么值得笑呢？究竟有什么值得笑呢？当我们在位子上，看到一群姑娘和母骡下船。

可是，对于从拂晓起就聚在帆下的那大群人，又该评说什么？——面粉运到了！……天空的白孔雀下面，一艘艘高过伊利翁城^①的大船，驶过港外的沙洲，泊在

漂着一头驴尸的死角。（这是对这条晦暗的、浑黄污浊、命运不佳的河流的评价。）

听到彼岸清脆的巨响，铁匠们便生起炉火！几声鞭响，几辆行将倒霉的大车被卸在新街上。哦，母骡，我们铜马刀下面的黑影！四个犟脑袋被一个拳结拴住，宛如蓝天下一朵活动的伞形花。要盖房的人在一株树下站住，想着选择场地。他们告诉我房子的朝向和用途：正面与背面，红土长廊，黑石前厅，光线柔和的泳池配上书房，阴凉的房子放置药品。接着走来了银行家，他们吹着手里的钥匙串。街上已有一条汉子独自吟唱，是那类额前画着神符的

① 即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亚城。

人。(在这垃圾成堆的地段,蚊蝇嗡嗡不停!)……跟你们讲述我们与彼岸人的结盟,用羊皮囊奉上的水,骑兵参加港务工程的津贴,和用鱼币作禄钱的王公们,这里不是地方。(一个孩子一副愁容,如同悲痛的猴子——其姊倒是美貌异常——向我们兜售一只养在红缎鞋里的鹌鹑)。

……孤独啊!一只巨大海鸟产的青卵,海湾清晨堆满了金黄的柠檬!——是昨日!巨鸟一去不返!

明朝是节庆。欢歌笑语,林荫大道两旁栽种着结苹果的树,街道清洁站一大早就清除了大堆棕榈树的枯枝败叶……明朝是节庆,

要选举港区行政官,还要去郊外练唱,暴雨在湿热的空气里酝酿,下面,

黄色的城市罩着阴影,家家窗口晾出姑娘的短衬裤。

……到了太阴三月,在山顶守望的人便卷起铺盖。有人吩咐把一具女尸送到沙漠焚化。有一个男人朝大漠入口走来——他子承父业:是个香水商贩。

五

为我牵挂远方事务的灵魂,城市的百盏灯火被狗吠拨亮……

孤独啊!我们怪诞的支持者赞扬我们的举止,可是我们的思想早已在别的墙下宿营:

我没命任何人等待……我对你们又恨又疼……而对

你们采自我们的那支歌，又说些什么？……

统率通往死海的一幅幅图像的猫头鹰^① 呵，何处可觅得将洗亮我们眼睛的夜水？

孤独啊！……大群星星移向天边，把伙房里一颗家养的星也纳入其中。

天上结盟的君王在我屋顶上作战。因此，高空的主宰们在上面派哨设岗。

让我独自一人，在唇枪舌剑的王公之间，在流星陨雨里挟夜风出行！……

灵魂悄悄地与死女人的沥青粘合！我们的眼帘被针线缝合！我们睫毛下的期待受到夸奖！

黑夜挤出自己的乳汁，但愿大家有所提防！让浪子的双唇抹一丝蜂蜜。

“……女人的果实，哦，示巴^② 女人！……”我露出最不审慎的灵魂，被夜晚的臭气薰得恶心，

我在思想中抗议梦幻的活动；我将在早晨寡淡的气味中，乘飞雁离去！……

——啊，当星辰冒险巡视女仆住的街区时，我们可知道如此多的新长矛

早已在沙漠寻求夏日的水玻璃？“黎明，你曾述说……”死海岸边的净水！

在无边的季节赤身而卧的人成群而起，——成群而起，又同声宣称

① 亦有公爵之义。

② 公元前 8 世纪至公元后 6 世纪的阿拉伯古国，在今也门境内。

这世界多么荒诞！……在昏黄的光亮中，老人眨巴眼皮，女人俯身抚弄指甲，

一身粘乎乎的马驹把有须的下巴伸到孩子手里，孩子尚未想到把它一只眼睛戳瞎……

“孤独啊！我没命任何人等待……一旦我愿意，我就从那里离去……”——于是异乡人周身上下

穿着他的新思想在沉默的路上又得到一些支持者：他眼中噙满唾液，

身上不再有人的实体。大地乘自己有翼的种籽飘游，正如诗人凭自己的话语游历……

六

在当今伟大的军政府之中，我们是全能的。携同我们身着轻似微风的衣裳、香气袭人的姑娘，

我们在高贵之地设下捕捉幸福的圈套。

富庶、舒适和幸福！我们的玻璃杯盏能像麦默农雕像^①那样鸣响，也像它那样传之久远……

侍女们端着金盘，一走出平台拐角，便金光闪闪，把世界尽头大漠的无聊一扫而光。

接着刮了一年的西风。而在我们压着青石的屋顶，回响着活跃的征帆的话语。它还沉湎在大海的欢乐里。驻

① 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称底比斯附近埃及法老阿孟霍特普三世庙堂前的两座雕像为麦默农。公元27年地震过后，北边的那座雕像每在旭日初升时发出清脆的音响。

在海岬一线的骑兵，遭受光明之鹰的困扰，想用枪尖挑出晴天的灾祸，便面向大海发表一篇热情洋溢的编年史：

诚然，一部为人类写的历史，一首为人类谱的力量之歌，好像铁树枝叶上大海的颤栗……有关其它地方的法律，解体民族中以妇女为主的婚姻，充足的阳光下大片被拍卖的土地，平靖的高原和在玫瑰庄重的气味中悬赏攻取的省份……

那些生来未闻过这种火炭味的人，在我们中间有什么事情可做？他们能沟通生者的交往吗？“统治无人地带是你们的事，与我无关……”至于在边境待过的我们，我们在那儿制造一些非常事件。和你们在一起我们十分快乐，它使我们竭尽全力行动：

“我熟悉定居坡地的这个种族：骑兵解甲归田，种植起粮果菜蔬。去吧，告诉他们：和我一起去要冒巨大风险！无数亦无度的征战，强大而放荡的意志，以及像葡萄园里的果串一样被消耗的人的能力……去吧，去说明白：我们粗暴成性；在造反的大地上我们迅疾而稳健的马匹，我们被炎炎烈日晒出气味的头盔……在衰微的国度，习俗有待恢复。众多要像笼中啼鸟一样组合的家庭，你们将从我们的行事方式看出，我们是把各民族召集到宽阔厂棚的人，是高声宣读谕旨的人，在我们的管辖下，二十个民族使用各种语言……

“你们已经知道他们欲望的来由，贫寒的将士在亘古的道路上奔波，显贵们成群结队来向我们致敬，本年的壮丁在棍棒上雕上他们的神像，下台的王公流落在北方的沙漠，他们臣服的女儿却不厌其烦地向我们保证她们的

忠诚，还有那位主宰，他说：我相信自己的命运……

“或者你们给他们讲述和平的情景：在笼罩着祥和气氛的国度，洋溢着集市和适婚女人的气味；金黄的钱币，清脆的音响，在棕榈树下使用！民众在强力的香料——军事装备上行走，在河边悄悄进行的非法买卖；一位强大的邻君在女儿们簇拥下坐着觐见，交换金箔国书，订立友好条约和划分国界协定，以及两国之间拦河筑坝的协议，在繁荣兴盛的地区征税（修水库、建粮仓，为骑兵队盖营房——碧蓝的方砖铺地，粉红的砖石铺路——不慌不忙地显示才能，玫瑰蜂蜜酱，出生在辘轳中的马驹——不慌不忙地显示才能，在我们的镜子里，映出锈蚀宝剑的大海，有一晚，还映出朝沿海省份，朝我们安宁闲适的故乡，朝我们女儿降下的斜坡。

“我们的姑娘芳香袭人，只用那轻似微风的衣裳就使我们心神安宁……”

——我们被独特命运压迫的门槛有时就是这样，而在世界那边，那广阔的、权力每晚借居的那边，随着白昼匆匆的脚步而来的，是整个胜利的鰥居！

不过晚上，在我们创业和富强的计划中，传出我们妻子侍女指掌间那股堇菜和粘土气味，

于是轻风也在沙海的港湾深处住下。

七

我们不会永久居住这黄色的土地，尽管它是我们的

乐园……

夏季比帝国更广阔，往空间的台架搁上几层气候。辽阔的大地在它的空地，铺天盖地翻滚着它灰烬掩盖的残炭。——大地长出了新草，披上硫磺色、琥珀色和不朽之物的颜色，就着去冬的麦秸燃起大火——而老天从一株独树的绿色海绵中汲取紫色的精液。

遍布云母石的地方！风的虬髯没有粘上一粒纯种。阳光如油。从眼缝到与我连成一体的那线山峰，我看出布满斑点的山石，在光的蜂箱中无声无息的群蜂；我的心为一窝蝗虫担忧……

一座座山丘在农田般的天空下面向前伸延，宛如一峰峰雌骆驼温驯地让人剪毛，周身披满紫色的疤痕。它们默默地向平原迷蒙的炽热行进，最后，在梦幻的烟雾中跪下，那儿正是各民族自毁于大地的死灰的地方。

这是些粗大而静穆的线条，没人若隐若现的葡萄园的青蓝之中。大地又在一个地点催熟雷雨的堇菜；干涸的河床上腾起股股沙烟，宛若飘游的世纪的衣袂……

声音更低些不要惊扰死人，声音更低些即使是在白天，人心里有这么多温柔，竟可能找不到自己的尺度？……“我跟您说吧，我的灵魂！——我那为马的香味而苦恼的灵魂啊！”几只巨大的陆鸟，正在西方飞翔，把我们的海鸟模仿得惟妙惟肖。

在如此苍白的天宇东边，好像被盲人衬衫围起来的圣地，悬浮着一些安详的云朵。樟脑和角质的癌在其中转

变……一丝微风与我们争夺烟雾！大地在它昆虫的须髯里试验一切，大地创造诸般奇迹！……

到了中午，当枣树使坟墓的基础爆裂，人便合上双眼，将颈背伸进各个时代纳凉……死灰堆上，奔驰着梦幻的骑兵，哦，徒有其名的道路，一阵微风就把它吹乱，吹到我们的脚边！哪里找得到啊，哪里找得到守卫新婚河流的武士？

听到陆地上奔腾的洪流声音，土地的所有盐分在梦中颤抖。于是突然传来这些声音。啊！它们需要我们帮忙吗？在河流的白骨堆上，请立起数面镜子，让它们在后来的世纪提起上诉！请立起纪念我光荣的石碑，立起保持沉默的石碑，为了守护这些场所，青铜骑士们伫立在宽阔的河堤！……

（一只巨鸟的黑影从我脸上掠过。）

八

牝马交易法。变化不定的法律。我们本身亦然。（人的肤色。）

我们的旅伴，那高空的龙卷风，大地上运行的滴漏，以及庄严的大雨，生自神奇的物质，由尘埃与昆虫织成，在沙漠上追逐我们的人民，好似那逃不掉的人头税。

（在我们心灵的范围里完成了如此多的别离。）

这段旅程并非索然无味；听到偶偶独行的牲口的脚步（我们的纯种马老眼昏花），许多事情便在思想王国的黑暗里记起——许多事情悠然出现在思想王国的边境——石弹呼啸的赛琉古王朝^①的伟大历史和一任解释的大地……

别的事情，这重重阴影——天对地的渎职……

在有些人的家族，仇恨有时如山雀吱喳不停。穿过这些家族的骑士呵！我们会扬鞭猛抽那去势的幸福字眼！人啊，称一称你计算成麦粒的重量。这样一个地方可不是我的国家。除了这青草的起伏，世界还给了我什么？……

直至名为干树的地方：

饥饿的闪电指示我去西部的那些省份。

可是，再过去就是最大的悠闲，而且是在一个广阔的牧草之乡，没有记忆，年份没有联系！也无周年纪念日，只由晨曦与灯光来增添趣味。（早晨用黑绵羊心作的祭供。）

世上的道路啊，有一人在顺着你们前进。支配大地全部符号的权力。

哦，在黄风灵魂的欲望中旅行的人！……你说，这粒印度柯苦树籽，只需嚼碎，便有醉人的效力！

^① 由叙利亚国王（公元前 305 年—前 280 年）赛琉古建立的王朝。

一条伟大的暴力原则支配着我们的道德。

九

我们来西方已如此长久，究竟从转瞬即逝的事物中获知了什么？……而倏地我们的脚下生起最早的烟雾。

——妙龄女郎？一国风土都染上她们的香气……

“……我向你通报炎热季节和大声报怨死者放荡的寡妇们来到。

“那些在习惯和努力静默中老去的人，坐在高处，俯视沙漠

“和集市上那白昼的热闹。

“然而快乐在妇人们腹中生成。而在我们女人身体里，有种宛似黑葡萄酵素的东西，和我们在一起，不停地酝酿。

“……我向你通报恩爱时刻和我们梦中树叶的极乐来到。

“知道泉源的人和我们一起流亡，知道泉源的人晚上会告诉我们

“哪些手压挤我们胸腹的葡萄

“我们的躯体便会充满汁液？（女人和男人在草地上睡了一觉，女人起来，整理身体的线条，而一只蝗虫扑展青翼飞走。）

“……我向你通报炎热季节到来，然而在声声犬吠中，黑夜照样在女人腹中挤出他的快乐。

“但是异乡人在帐篷里生活，被飧以乳品、果子。有人打来凉水

“给他漱口抹脸洗濯性器官。

“到夜里有人领来一些不孕的高大妇女（嗨！她们白昼比夜里更来神！）。或许他也会从我身上提取快乐。（我不知他同女人行事采用何种方式。）

“……我向你通报恩爱时刻和梦中泉源的极乐来到。

“在光亮中张开我的嘴，如同岩石间的一个蜜窝。倘若在我身上发现过错，就请把我撵走！不然，

“我就钻进帐篷，赤身裸体，走近帐内的水罐，

“而坟角的伴侣，你将在我的血管分枝下看到我静默良久……帐篷里有一张恳求的床，水罐里有一颗绿星，但我仍听凭你支配！帐内没有女侍，惟有那只凉水罐！（我会在天亮前出门，而不惊醒绿星、门口的蝗虫和整个大地的犬吠。）

“我向你通报恩爱时刻和我们不持久的眼皮上夜晚的极乐……

“可眼下仍是白昼！”

——于是站在白昼那片灿光上，面对一个比死亡更贞洁的大国门口。

少女们提起花裙的下摆撒尿。

十

选一顶大帽，帽沿遮住颜面。眼睛朝心灵的外省后退一世纪。透过裸露的白垩门瞧见平原的景物；活生生的景物，啊，极美的

景物！

少儿坟头祭供的马驹，玫瑰花中寡妇的净礼，为老人在院中聚集的翠鸟：

大地上许多事物可见可闻，活生生的事物就在我们中间！

为一些巨树诞辰而举行的露天庆典，为一眼水塘而安排的公众仪式；浑圆青石上铭刻的题铭；荒地上开挖的泉源，山口附近木杆头上祝圣的旗幡，以及为成人在阳光下被斫手断足的刑罚，为婚礼服饰的炫示，从墙根发出的猛烈喝彩！

还有许多事物值得我们目睹：郊外牲口的包扎，迎接剪毛工掘井人和骗马匠的人潮；凭庄稼气息估的产量，用草叉顶住屋顶晾晒的牧草；用粉红的窑砖砌的围墙，阶梯式的烘肉房，神甫的廊台和王室总管的府邸；兽医宽敞的

宅院；维修骡马大道、峡谷间羊肠小道的徭役；空地上修建的济贫院；沙漠商队到达的告示，在货币兑换所附近遣散的随从；披檐下煎锅前兴起的声誉；债券的拒绝兑付；患白化病的牲口和地下蛭螭的灭绝，死亡污染地燃起的荆棘之火，用芝麻和大麦或艾波特小麦^① 制作的美味糕饼；处处人烟……

啊！方式道路各不相同的人：食昆虫、水产的；贴膏药、携钱财的！务农的和浪荡的，针刺行医的和采盐的；收过桥税的，打铁的；卖糖、桂皮、白铁杯和角质灯的；缝皮衣、做木屐和橄榄形纽扣的；耕田的；以及种种无业游民：玩隼的、吹笛的、养蜂的、练嗓子取乐的、鉴赏玉石的，在自家屋顶烧树皮娱乐的；用香叶铺地作床，在上面睡眠休息的；为流水池设想绿瓷图画的；游罢归来又出门的；在大雨之乡住过的；摇骰子、玩骨牌、耍魔杯的；或在地上摊卖计算表的；对葫芦用法甚有己见的；把一只死鹰当沉重柴捆拖着走的（羽毛没有出卖，做箭羽去了），乘木船采花粉的（“我的快乐，”他说，“就在这份黄色里。”）；吃煎饼、棕榈虫、覆盆子的；喜欢龙蒿味的；做过甜椒梦的；或者还有咀嚼僵硬的胶姆糖，把大海螺凑到耳边听，期待新石缝散发仙气的；色迷心窍朝思暮想女人肉体的；从刀刃寒光中看见自家灵魂的；泡在科学知识和人名研究上的；出谋献策受重视的，为喷泉取名的，捐座位于树下的，献色呢给贤人的，在交叉路口安设青铜巨碗供人饮水的；更妙的是，无所事事的人，这种那种姿态的人，还有形形色色的

① 一种硬粒小麦。

其他人！地窝窝里逮鹌鹑的，荆棘丛中捡青斑蛋的，下马拾物，拾到玛瑙和淡蓝石头的（可拿到城郊琢磨，做匣子、烟盒、别针或瘫痪者手中的健身球均可）；露天吹口哨漆箱奁的，手把象牙棒的，身坐藤条椅的，由姑娘纤手点缀的隐士，长枪插在门口拴猴的退伍军人……啊！方式道路各不相同的人。而突然间穿着晚服出现挨次果断回答听众提问的，正是坐在笃蓐香树下的讲故事人。

啊，在场的谱系学者！请问有多少家史和谱系？——让死者的财产立即归属继承人，如法学家的条律所指明，倘若我未见过任何埋没的事物，并不知道其年岁的价值：收藏著作和年鉴的书库，天文学家的储藏室，一处基地的幽深，棕榈树下养有一匹母骡三只白母鸡的古寺的诸美——，而在我的视圈之外，许多活动正在秘密进行：听到被我漏过的消息而拔起的营帐，山地居民的放肆无礼，乘羊皮筏渡河、传送盟约文书的骑兵，葡萄园里的埋伏，峡谷里的抢劫和田野上一名妇人的被绑架，种种交易，件件阴谋，孩童看到的林中野兽的交配，牛栏深处预言家的康复，树下两个男子无声的交谈……

但在地上人活动的上空，飘游着许多迹象，飘游着许多种籽，而在澄澈的晴空下面，地上一阵疾风，卷起庄稼的所有羽绒！……

直到人夜时分，阴星^①，这纯洁的被扣押在九霄云外的尤物出现在天幕……

① 法文 Etoile femelle 的直译，疑指 Venus（维纳斯）星，即金星。

梦的可耕地！谁说起建设？——我看见大地被分成一块块广阔的空间，而我的思想却一直挂记着航海人。

歌

我的马在栖满斑鸠的树下驻足。我打了个唿哨，那么清脆，以致成为所有这些河流向各自河岸恪守的诺言。（早上鲜活的树叶属于光荣的景象）……

一个男人绝非无忧无虑，不过他未等天亮就起身，小心地攀上一株老树，下颌支在最后一颗晨星上，看见空腹的天空深处，许多巨大而纯净的事物正在变成快乐……

我的马在咕咕叫的树下驻足，我打了个更加清脆的唿哨……愿未曾见到今朝的人平安，假如他们行将死去。不过关于我那诗人兄弟我获得一些消息。他又写了一篇十分美妙的东西。而且有些人已经读到……

流 亡

献给阿契包尔德·马克内什

—

门朝沙滩敞开，门朝流亡敞开，
钥匙由守灯塔人掌握，而星辰在门槛石上遭受车轮
刑：

房东，请把你在沙滩的玻璃房子给我……
石膏之夏在我们的伤口里磨尖它的枪头，
我选定一个若实若虚的地方，恰如季节的枯骨场，
在此世的所有沙滩，神灵烟气袅袅地离开它的石棉
床，
闪电一阵阵痉挛，想讨陶里德^①王公们的欢心。

二

这支清越迷人的歌，不献给任何地方，不载人任何书
页……

别人在圣堂抓起祭坛的彩绘号角：

我的光荣在沙滩上！我的光荣在沙滩上！异乡人啊，
向往最空旷的赤地，这决不是流浪，而是给流亡的浮沙献

① 克里米亚地区的古称。古希腊人视陶里德人为屠杀外乡人的
蛮子。

一首出自虚无由虚无构成的伟大诗章……

哦，呼啸吧，人间的投弹器；哦，吹响吧，水上的螺号！
我在深渊上垒起海雾和沙烟。我将躺在油罐和水瓮里，

漂过一切空虚的平淡地方，但那里有对崇高的向往。

“……奉承尤里乌斯^①家族的风气已经衰微，攀附僧侣种姓的联姻日渐减少。

“沙子流向哪儿，流亡君王也随其歌声跟去哪儿，

“昔日千帆高挂的地方，如今漂着残存的帆布，它们纤维毕露，比琴瑟制作匠的梦含的丝更多。

“先前两军激战的地方，驴颌已变成白骨，

“而周围的大海在沙滩上驱滚颅骨，哗啦直响。

“愿人世万物对大海而言都是幻影，一天晚上，在天涯海角，风的队伍在流亡的沙滩对我们说了这番话……”

啊，盐的爆裂声和生石灰的乳液发出精神的臭气，浮出泡沫的贞洁！

一门学问倾人我心灵的残暴……风向我们述说它的海盗行径，风向我们谈起它的误会！

一如骑士手执马缰进入沙漠，

我来到最大的马戏场，观察最吉祥征兆的阵痛。

而早晨为我们把占卜的手指插进圣籍。

① 历史上曾有三任教皇名号为尤里乌斯。

流亡并非始于昨日！流亡并非始于昨日！“遗迹啊，前因啊，”

异乡人在沙地里说，“世间万物，对我来说都是新的！……”他的诗歌诞生了，他却还不知道。

三

“……以往一直有这种喧闹，一直有这种壮丽，

“有如挺进全球的卓著战功，有如逃难民众的清点人数，有如拥护独裁者的骚乱建立的帝国，啊，有如伟大作品诞生时阴唇的肿胀，

“在全世界潜生暗长的伟大事物，发酒疯似的突然扩大。

“……以往一直有这种喧闹，一直有这种伟大，

“这个满世界游荡的东西，这种全球性的惶恐，被同一阵风吹遍世界的所有沙滩，而同一道浪则大声说

“一句冗长的没有停顿永不可理解的话……

“……以往一直有这种喧闹，一直有这种疯狂，

“这滔天巨浪处于狂热的顶峰。仍是那只海鸥在欲望的顶点滑翔，仍是那只海鸥在巢的上空盘旋，鼓动翅膀，重组流亡的诗行。在世界的所有沙滩上，同一阵风大声倾诉同样的怨怅，

“在沙地上，追求我的努米底亚^① 灵魂的无限怨艾
……”

啊，怪物，我认识你！我们又会面了。我们又从中断的地方开始这长久的辩论吧。

你可以像牲畜扯长脖颈饮水一样推演你的理论：我不会让你暂停、喘息。

我到过很多的沙滩，我的足迹在天明前被海水洗掉，我睡过很多的被遗弃的床，我的灵魂在上面任凭寂寞的癌症啮咬。

原始的轻风啊，你还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而你，在我门口游荡的暴力，在我们路上行走，在浪子后面跟踪的女叫化，

你还想从我充满活力的唇上获取什么？

风给我们讲述它的暮景，风给我们忆说它的华年……君主啊，请尊敬你的流亡吧！

于是突然间，一切对我都成了力量与存在，而虚无的主题还在那儿冒烟。

……我门口这无声的喧闹夜夜加剧，世纪身披铠甲的抗议夜夜高涨，

在这个世界的所有沙滩上，有一首更为愤世的讽刺诗，要用我的生命来滋养！……

① 古代一支游牧民族，曾立努米底亚国，长期依附迦太基，后由罗马人统治，公元429年被汪达尔人征服。

哦，东方的持剑者，哦，从各个角度调教鹰隼的人，
哦，铁羽下最凶猛的女儿的养育者，

你门槛的陡岸高不可攀！

一切待产的东西在世界的东方躁动，一切新生的肉体在晨曦中欢乐！

于是全世界风起云涌，喧声浩荡，如同掀起一场灵魂暴动……

喧声啊，只要我没有在沙地上蜕掉人类的所有国籍，
你就不要沉默！（谁还知道我的出生地？）

四

奇怪的夜，这么多的微风在房间的交岔口迷路……

是谁在拂晓前浪迹天涯，为我呐喊？当易逝的群星为
流亡者更名，落入沙滩寻求一方净土时，

那个在羽翼的呼呼声中去别人家造访的大姑娘是
谁？那个被遗弃，没人喜爱的大姑娘是谁？

她曾在女预言家的绿穴和教堂卖身，四处流浪是她的
妓名。晨光在我们门口抹去了赤足在圣籍间留下的印
迹……

女仆们啊，你们以前侍候别人，可你们爱虚荣，挂上
新的帐幔，不让一个贞洁字眼到期。

听到鴉鸟的悲鸣，哀怨的黎明降临，寻找贞洁字眼的
毕宿星^① 涕泪涟涟，

① 传说预报雨的星星。

而在古老的海岸上，我的名字被人呼唤……神灵在乱伦的灰烬中飘出缕缕轻烟。

当日光的苍白养分射到砂砾中间的时候，

一些美妙的历史片断，乘着螺旋桨叶，在充满谬误和多变前提的天空漂移，开始为注释者的乐趣而转弯。

谁曾在那儿？谁鼓翼飞去？那天夜里，是谁不顾我的反对，仍从我这外乡人的嘴唇上，享用了这支歌？

录事啊，用你的铁笔尾端，在沙滩的桌上，掀翻刻写着空话的蜡版。

沧海之水将在我们图表上洗去今年最美的数字。

女叫化呵，时候到了，在弃置于洞穴与世隔绝的巨石镜面上，

主祭穿着毡鞋，戴着生丝手套，用许多水龙带，洗刷黑暗显露的违禁符号。

就这样，一切肉体穿上盐的苦衣^①，我们熬夜的灰烬之果，你们沙滩的矮玫瑰，而夜间的妻子天亮前被送走……

啊！记忆之箕里的一切虚幻之物，啊！流亡短笛吹出的一切癫狂之曲：自由之水的纯洁的鸚鵡螺，我们梦的纯洁的运动物体，

和夜的诗篇天亮前已被抛弃，僵化的翅膀在琥珀大晚祷的圈套里被擒……

① 宗教用语。苦行者穿的粗毛衬衣，转义为痛苦。

啊！让人们烧吧，啊！让人们在沙嘴烧掉所有这些残羽碎爪、染过的毛发和不洁的布头，

以及诞生自昨日的诗篇，啊！有天晚上在闪电的岔路口诞生的诗篇，犹如灰尘落入妇女的乳汁，总有丝丝痕迹……

我用你们未加使用的一切有翼之物，构成一种无功能的纯语言。

现在我还要构思一首可以磨灭的伟大诗篇……

五

……如一见大海即脱衣的人，如起身向第一阵风致敬的人（他的额头在头盔下面变大了）。

他的手比出生时还滑腻，嘴唇更自由，耳朵贴着那些珊瑚谛听，那里面有前朝的幽怨。

现在我回到了故乡……惟有心灵的历史才是历史，惟有心灵的自在才是自在。

在那儿，在时光的流逝中，与瘦果、按蚊、茅舍和沙滩，这些最卑微、最虚幻之物为伴，就这么件简单的事情……

白昼的童年披着岛屿的衣裳，飘到小雀的尸骨堆上，比在海鸥和青脚鹬的尸骨上的童年更轻盈，微风吹得为岛屿而披鳞甲的海女心醉神迷……

沙滩啊，树脂啊！命运的猩红鞘翅在逼视，流亡及其清白的钥匙处在没有暴力的砂砾上，一根绿骨横渡白昼，

宛如一条海岛之鱼……

忧怨啊，正午在歌唱！……一声惊呼通报奇迹降临：
啊，奇迹！让人含泪欢笑，欣喜不已。

可那是什么，啊！那是什么，突然间整个消失？

我清楚。我见过。可谁也不同意！——白昼已经像
奶一样稠。

无聊在阿萨息斯王国^① 寻找它的阴影；流浪的忧愁
把它的大戟味道传遍全球，猛兽生存的空间就要断根
……

但愿智者注意分歧的产生！……天空是一片萨赫
勒^②，沙漠商旅去那里寻找岩盐。

历史已经衰微。一个多世纪变得黯然无光。

阴霾升起。太阳把它美丽的小银币埋进沙地。雷雨
的判决在黑暗中酝酿。

碧水下的流亡地啊！让海底一棵名草再给我们讲讲
流亡……诗人心中的阴影

来自深渊口石基上的大块石灰岩，那是死亡面具上
的花边……

六

“……深更半夜在石廊漫步，想评价一颗美丽彗星的

① 古时里海草原半游牧的柏尔特族酋长弗里亚皮特斯之子阿萨息斯创建的王国，在今里海至波斯湾一带。

② 阿拉伯语名词的音译，意为边缘，海边，有些非洲国家以此称呼处于海边、平原和沙漠边缘的地区。

种种称号的人；两次战争之间，守护巨大的水晶透镜，保持其纯度的人；因为流行病已经过去，在天亮前起床清洗蓄水池的人；因为陆地灰尘太厚，携媳牵女去海上涂漆的人……

“用蓝灰刷墙的大收容所里迎合精神失常的人（于是在神智错乱的时刻，里面一片混乱），在军队进城时登上孤独的管风琴的人；有一天中午稍过，在孤寂之时梦见奇怪的石牢的人；在海上，迎着从一座矮岛刮来的风，被沙地一株小不凋花的暗香催醒的人；午夜刚过，夜色幽暗之中，在港区的异种女人怀里值夜，领略后半夜腋下香根草气味的人；睡梦中与大海呼吸相通，在潮水涨落交替时辗转反侧，宛如船只转换帆向的人……

“在最高的岬顶油漆岸标的人，在礁石正面涂上白十字标记的人；用稀薄的奶液冲洗信号台脚下阴暗的掩蔽室的人，那里堆着残砖断瓦，长着瓜叶菊，是聪明人的娱乐场；与驾驶员和领航员一起，去半岛尽头（在青灰岩山嘴或红砂岩高台上）向一所废弃庙堂的看守人借房，以供雨季居住的人；被飓风围困在纸牌上的人；为了他，恒星的轨迹在冬夜闪闪发光，或者，他在梦里理清许多别的有关牲口转场和河流改道的规律，用钻头在地层深处寻找红粘土，用来塑造他梦的面貌的人；在港埠自告奋勇为游船校正罗盘的人……

“在陆地上朝莽莽草原走去，半路上为一株老树作出诊断的人；雷雨之后登上铁塔，以便嗅出林中荆蒺丛起火的黑纱气味的人；在旷野守护重要的电报线路的人，他知道海底主电缆上岸的地点和支架，他在城市下面，在坟地

与阴沟(就在大地剥开的表层)之间保养地震记录仪……

“在洪涝期间负责测试流速,察看厌倦了蜉蝣盛宴的大滤水池的人;在青金色的栏杆后面,保护植物园臭烘烘的大暖房、币制局、天文馆和充满奇闻趣事、无稽之谈的灯塔站,使它们免遭骚乱破坏的人;在围城期间巡视大厅的人,大厅里,竹节虫和蛱蝶标本在玻璃下面已成碎片,他把灯光照向精美的青金石凹槽,那里,易碎的骨制公主别着金针,披着剑麻头发,在世纪的长河顺流而下;从军队手里救出罕有的喜马拉雅山蔷薇和树莓杂交品种的人;在国家信用大破产的当口,用自己的钱维持种马场昏庸的奢华的人,那种马场的褐黄色砖房掩映在绿叶丛中,如哗哗雷雨下的红玫瑰园,又如光线昏暗,乳香氤氲,蛮君群集,摆满男人用品的闺房……

“在危机期间,安排人看守查封的大客轮的人,大客轮停泊在水色如碘、如尿的河湾(客轮玻璃檐下,落寞的大客舱里,有一道在海上恒久不灭,永远清醒的龙舌兰之光);与卑贱者一起进船厂干活,在一艘建造三年的巨大船体下水之后,仍在人群散后的船坞忙碌的人;以登记船籍为业的人,有一日他在一艘新帆船护舱板里闻到自己灵魂的馨香;防止码头护坡、山一般的大坝那发声的巨梳和烟波浩淼的船闸上出现裂痕的人;突然从存放殖民地食品的货栈和堆场的臭气中,闻出这个世界病人膏肓的气息的人,那货栈里香料和未熟的谷物在冬季的月光下肿胀,如同大自然躺在病榻上;宣布山志学和气候学大会闭幕,该去参观林园和水族馆,逛一逛花街柳巷,看一看

宝石工场，游一游伟大痉挛者^① 尸场的人……

“为精神研究而在银行开户头的人；在生命极具活力时进入新作品的竞技场的人，三天里除了他母亲无人注意他的沉默，除了最老的女仆，无人进入他的房间；牵着坐骑来到泉源却不在其中饮水的人；在鞍具房梦想一种比蜡香更浓郁的气味的人；像巴伯尔^②一样，在两次刚勇的征战之间穿上诗人的白袍，向美丽的台基正面表示敬意的人；在圣殿举行祝圣仪式时心不在焉的人，那圣殿的门楣中心放置着一些陶罐，如同乐器的音孔，堵塞起来以使音质纯美；在不可转让的地产上，继承最后一个养鹭场和完好的犬猎驯隼设施的人；在城里经营珍贵书籍，如天文观测集、海图集、动物志的人，他关心语音变化，符号变化和语言衰损，他参加语义学的大讨论，他在应用数学领域享有权威，热衷于推算非固定节庆的日期（黄金分割，罗马黄历，太阳历一年间超过太阴历的天数和主日字母历）；给语言的重要功能划分等级的人；在别人指点下，观望高处被不熄之火照亮的巨石的人……

“凡此种种，都是流亡的君王，不需要我的歌。”

在这个世界的所有沙滩，外乡人既无听者亦无观者，只得把一个无记忆的螺壳送到大西洋的耳边：

我们城边游移不定的客人，你切莫跨过劳埃德^③ 们

① 指法国 18 世纪在六品修士帕里斯墓上痉挛的冉森派教徒。

② 印度皇帝，莫卧儿王朝的创建人。

③ 英美有许多人姓劳埃德。亦有几个大经济组织冠以此名，如劳埃德保险社、劳埃德船级社，劳埃德银行等。此处可能泛指有钱人。

的门槛，你的话在那里没人听，你的金子没有成色……

“我将住在我的姓氏里。”你对港口调查的回答。而在钱币兑换商的桌上，你只可能制造混乱，就像雷电挖掘出的大铁币。

七

“……闪电的句法！哦！纯粹的流亡语言！彼岸遥遥，信息闪烁：

“灰烬下有两张妇人的面庞，被同一根拇指造访；百叶窗上有两翼妇人的翅膀，被同一阵轻风抚摸……

“啊，在尘世祈祷的女人，啊，流亡者的母亲，昨夜，当流亡者的脸映现在卧房镜中时，您在磷光闪烁的大树下睡着了吗？

“而你，你在闪电下动辄发怒，你在他灵魂的彼岸动辄颤栗，你是他力量的伴侣，你是他力量的弱点，你与他永远息息相通，

“在你妇道人家的气头上，你还会坐上他的空床吗？

“流亡并非始自昨日！流亡并非始自昨日！……妇人啊，你屋顶下有一只蛮鸟在啼唱，请你诅咒它的歌……

“夜间，你妇人的呼喊若不攻击鹰巢上可疑的幸福之鹰，你就听不到雷雨在远方繁殖我们脚步的奔跑！”

……住嘴吧，软弱，还有你，夜里夫人的馨香，你就像夜的巴旦杏。

在沙滩上到处流浪，在海洋上到处漂泊，住嘴吧，舒

适，还有你，插着翅膀、齐我马鞍的存在。

我将沿着不可剥夺的大海，重新开始我努米底亚人的奔跑……嘴唇未沾马鞭草茶，舌头却还含着这盐一般的旧世界的酵素。

硝石和泡碱是流亡的主题。我们的思想奔向尸骨累累的道路上的战斗。闪电给我摊开了更宏伟计划的温床。雷雨徒然移动分离的界石。

那些曾在大西洋的印度群岛会过面的人，在深渊的阴凉里嗅出新思想的人，在未来之门吹响号角的人，

知道在流亡的沙滩上，高贵的爱情在闪电的鞭挞下盘成一团，发出声声呼啸……六月的盐和泡沫下面的浪子呵！把你的歌那神秘的力量生气勃勃地保留在我们中间！

密使依照原旨，传出以下启示：“蒙上我们女人的脸；抬起我们孩儿的头；命你们冲洗自家的门槛石……我会轻声地把源泉的名字告诉你们，明天，我们去那里洗刷满身的愤怒。”

诗人啊，时候到了，该说出你的姓名，你的出身，和你的种族……

风

—
1

这是在这个世界所有表面刮的疾风，
欢蹦乱跳跑遍世界的疾风，它们没有巢也没有窝，
没有看管员也没有看管办法，于是把我们稻草人，
抛给它们尾流上的稻草年……啊！是的，所有生命物
表面刮的疾风！

它们闻着帝王之位，闻着苦行者穿的粗毛衬衣，闻着
象牙，闻着玻璃碎片，闻着整个物的世界。

而且，在我们竞技者、诗人的最伟大诗句上奔向它们的
职责，

这是在这个世界的所有小径上搜索猎物的疾风，
在所有必亡的事物，可领会的事物上，在整个物的世
界上搜索猎物的疾风……

它们在被包围的人心上嗅出衰弱和干枯，
便在我们城市的所有广场，制造这种稻草和香料的
味道，

宛如公共大石板被揭起的时候。于是心把我们举到

职务麻木的嘴巴。而神则从精神的伟大作品撤退。

因为整整一个世纪散布在它稻草的干枯之中，散布在奇特的末端：在豆荚尾上，在长角尖上，在簌簌颤抖的东西头上，

如同一株大树，披着去冬的烂衣，缠着去冬的系犬索，穿着已逝岁月的号衣；

如同一株大树，在其枯木摇铃和陶土花冠里颤抖——

一株耗尽遗产行乞为主的参天大树，它的面目被爱情和暴力烧焦，但欲望仍将在上面歌唱。

“哦，你，欲望，你将歌唱……”它可难道不已经是我的整个篇章，我的篇章本身飒飒作响，

如那冬季光秃秃的神奇大树：没有实现它圣像和物神的命运，

便去抚慰飞蝗的遗骸和鬼魂，把一群群飞鸟和昆虫交给天空的风，而留下最高级语言的冲积地和淤淀层——

啊！语言的参天大树，它充满神谕和箴言，发出先天性盲人在知识丛中的低声抱怨……

2

“你啊，被雷雨浇得一身沁凉……凉爽和凉爽的证明……”叙述者登上城墙。风和他一起，就像带着铁手镯的

萨满巫师^①：

为了给新生儿洒圣水，他穿了衣服——厚重的蓝睡袍，红缎带，长袍风衣，指尖将风衣边捏紧。

他吃了死者的稻米；他在死者的裹尸棉布上给自己剪取使用者的权利。然而他的话对活人说，他的手伸向未来的盛水盆。

他的话对我们，比一泓新水更清凉。凉爽，和凉爽的证明……“你啊，被雷雨浇得一身沁凉……”

（可是它不会，不会用脚跟蹬断歌的连贯？）快，快点！活人的话！

叙述者在废墟瓦砾的清凉中登上城墙。脸上为爱情涂脂抹粉如逢酒节……“在此刻诞生你们的时间如此少！”

昔日，神灵在开膛破肚的鹰的肝上，和铁匠的铁器活上映现，因此神从四面八方包围了活人的黎明。

用内脏、呼吸和呼吸的颤动作的占卜！用天上的水和江河的神意裁判^② 作的占卜……

而这样的仪式是有利的。我将采用。神对我诗予以厚爱！但愿这种恩宠他不会缺少！

“受美梦优待”是选来颂扬聪明人境况的熟语。而诗人还从他的诗中发现办法，

① 亚洲北部一些民族的巫师。后泛指一切原始民族的巫师。

② 中世纪条顿族施行的裁判法，如今被告将手插入火或沸水里，如不受伤，便定无罪。

把人在黄昏四周听见的声音，

或者走近宰杀黑马作祭品的重大仪式的人，看作卓越的诗的占卜。——“作为主人说话。”听者说。

3

这是十分巨大的力量，它们在这个世界条条小径上增强，它们从凌辱和不和的场合获取先于我们诗歌的源泉；

它们在全世界放荡不羁——哦，整个物的世界——它生活在未来的巅峰，在制陶人的粘土坡……

在大海那激情澎湃的叙事歌声中，它们带着对拍卖、破产的兴趣四处溜达；它们在所有沙滩，支配着巨大的精神灾难，

而在黄昏匆匆的脚步中，在精神更糟的混乱中，它们创立一种崇高的新风格，它将使我们未来的行为变得高尚，

或者，它们在远方的岛屿争夺神圣的机运，把我们无法参与的艾赛尼派^①的争吵举到山上……

错误与神奇，还有诡辩的青蜉蝣通过它们繁衍；盐田周围酩酊的辛辣，森林人口色情的凉爽通过它们扩散；

由于它们，不安笼罩着死海虚幻的岸滩，笼罩着小羊驼有色的驼峰，笼罩着汇集种种传说和世纪重大谬误的

^① 一种犹太教派，其成员穿白袍奉行苦行主义，独身，财产共有。

神奇荒原……

它们用新观念骚扰台风的黑绒团和低垂的天空，那里，精彩的放逐会四处奔走，

它们让情欲的海蓬草在所有沙滩上蔓延，保证生长的种籽和精液会有毕澄茄和丁子香那样的乐趣，

它们允许活人低语和唱歌，不是我们已经提及的那干枯心灵的低语。

说完吧，叙述者！……它们在居里一家门前呼啸。它们让神的石像睡在自己脸上，让领洗证书睡在荨麻下面，让拜荣庙^①睡在丛林里。

它们解放了荆棘和国王们的地砖下的泉源。——在审计法院的内院，在网球场，在撒落着石印品、古书和女人书信的小街。

它们支持石的愤怒，助长火的争吵，它们与人群一起涌入友善的大梦，直到郊区的马戏场，为了让最高帐篷爆炸，让它那妓女的，梅纳德^②的蓬头乱发和布景吊索一起飞扬……

它们与浪荡女人、修女一起，在天主教与战盔、利剑和古老圣骸盒一般颜色的海洋上，去那出身低微的男人和无长子继承权的儿子们去的地方，

它们附在牧人和诗人的脚步上，在途中把摩门教淡

① 柬埔寨大庙，建于12世纪末，以雕像塔著称于世。

② 希腊神话中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女祭司。后指疯狂的女人、荡妇。

紫色的海鸥，荒漠的野蜂和一群群在海上移动的昆虫纳为己有。那些昆虫宛如团团移动的烟，给海滨女人的遐想充作遮阳帽舌和床顶华盖。

它们就这样在我们时代的弯道口增强，呼啸。它们带着这新的呼啸声从高处走下。呼啸里，谁也认不出它们的种属。

在民众的床上撒下，啊！撒下——我们说，让它们撒吧！——啊，撒下

信标，尸骸，里程碑，还愿的石柱，边境的掩蔽所和礁石上的灯笼；如猪圈般低矮的边境掩蔽所，土坡上更矮的海关，白珊瑚岛棕榈树下废置的炮台——那些岛被家禽损毁，——海岬的小教堂，交叉路口的十字架，三脚桅杆和瞭望岗，箩筐、谷仓和贮藏室，林中的祈祷室，山上的避难所，贴布告的栅栏，碎屑上的耶稣受难像，地理学家的石方向盘，探险家的碑铭边饰，沙漠旅行队和大地测量学家（或许还有赶骡子或放羊驼的人？）的石板堆，畜栏周围的铁棘网，给牲畜打印的人露天设的洪炉，宗派信徒举起的石块，地主用石头垒成的标记，还有你们，厂主高高的金栅门，和家族大商号精工制作饰有鹰徽的大门……

啊！撒下——我们说，让它们撒吧！——每块大赦的石头和每块有错的石碑，

于是有一晚它们为我们恢复了大地瞬间的真面目，在那里，在海索草和龙胆之间，诞生了百来个处女和原牛。

就这样增强着，呼啸着，它们坚持不懈地唱着这支十分纯美却谁也不理解的歌。

当它们把死的作品与活的作品，把非凡与最佳分开时，

它们便以希望的梦来给我们解热，它们便在丝的床上，

如同睡眠的女祭司，换毛期中的翅的女儿，啊！如同蛹期的蜂——鞘中的翅衣，箭袋里的翅捆——

为我们唤醒封闭在未来的大页岩里的新文字……

啊，夜间的清凉，翅的女儿在夜晚变成晨曦：在那危险的顶点，在那最高的

树木与蕨的叶面！……“希望，给我施魔法吧，直至忘却那出生的梦……”

一如那训斥过帝王的人，我将听见梦的权力在我身上涌起。

“醉吧，再醉一点，”你说，“因为不承认醉意……醉吧，再醉一点，因为居住在不和之中。”

4

一切都要重新评价。一切都要重新述说。而目光的长柄镰刀被引向全部财物！

一个人在图书管理员们的石廊里微笑。——书的大

会堂！……一个人在玛瑙台基上，透出青铜和大理石的光泽。一个无名之辈。他是谁？他不是谁？

墙是玛瑙垒的，灯盏在上面闪闪发亮。那人光着头，双手光溜溜的，立在黄色大理石的采矿场上——书籍就收在这里，藏在它们的闺阁；书籍就收在这里，藏在它们的壁龛，犹如昔日长着粗毛，缠着布带，养在大庙紧闭房间里的草畜，——忧郁的不可胜数的书籍，从高高的白垩隔层，带着债权与沉渣进入高涨的时间之潮。

墙是玛瑙垒的，灯盏在上面享有盛誉。寂静和科学，还有灯盏的夜，把高高的墙壁磨光。寂静和无声的日课。教士与教士的职位。埃及的神牛庙！

在翠绿新春的哪些节日，我们得洗濯这根指头？它沾上档案的灰尘——沾上这种陈旧的白霜，沾上已故王后，古罗马祭司的脂粉——如同触到因过多的月光过多的磨损而毁灭的白陶圣城地层。

啊！把这黄土给我全部吹走！啊！把这诱物给我全部撤掉！枯燥和祭坛的诱物……忧郁的无可计数的书籍，排在它们苍白的白垩时期……

可在我的指骨上，除了这磨损和智慧的滑石粉，这触摸的知识的粉尘，还有什么？如同季节末尾，还有灰尘，花粉，苔藓繁殖的孢子、粉蝶碎翼、乳菇菌托鳞屑……所有小到极点的黄癣菌，深渊粪便上的沉积物，堕落底端的淤泥和渣滓——精神的灰烬和鳞屑。

啊！玻璃下这种洗衣粉和皂剂的温馨……这种筑基

的白土、漂白土、维多利亚式古老温室用的灌木叶腐殖土的芳香……这种氢化纳、贝壳泥灰、白生生的干椰肉、海藻晒场的寡淡气味，

啊！这种避难所和宫殿的味道，石头脚下的陈年白霜——枯燥和祭坛的诱物，珊瑚沙滩的溃疡，和黄道背信弃义时远处石灰岩巨浆的突然感染……

消失吧！消失吧！活人的话！

5

……艾亚，深渊之神，你的哈欠不会更大。

一些文明置身于镜子的火中，连同一些美酒的火焰，而曙光自北方的佳节，降到女服装员手中，尚未换掉它们的全套内衣。

今晚，我们将让死去的季节安眠，它们穿着夜礼服，披着光泽黯淡的金花边，

而我们的诗坐在岁月的大车上，十分轻灵，

如同古装俏妹和风雅少男的餐桌翻倒时，一曲进行曲节奏的祭饼歌。

别指望我会出席玛丽勃兰^① 一家的告别盛宴。

谁还记得人间的节床？——巴利人，潘诺尼亚人^②，圣诞节、逾越节和圣蜡节，还有感恩节……

① 法国 19 世纪著名女歌唱家。此处似泛指歌手。

② 巴利为印度拉贾斯坦邦的县城；潘诺尼亚是罗马帝国的行省。

未来的海岸，你们既知道我们的脚步将在哪儿踏响，
你们便早已给新海滨大道的裸石和海藻涂上防腐香料。

把书籍留给江河，把灯火留给街道，我有更好的事情
要干，在屋顶上观看风暴的涌起。

万一泉水缺乏一种更高层的认识，
那就让一个孤独女人裸体睡在顶楼——

正是那里，成千上万的忧郁书籍挤在搁板上，如同女
仆和被雇的少女……

那里，有一张铁床供一位裸妇睡眠，所有的门窗都朝
黑夜洞开。

妇人极美，贞洁，被接纳进城里的女界，

因为她娴静优雅肌肤无可指责，那躯体的股腹沟周
围，注入了龙涎香和黄金，

妇人异香扑鼻，一如往昔，在那青铜色的瓦下，独自
与黑夜相伴，

与额上套着铁环的粗壮黑兽相伴，以便与神来往，

妇人任由天国来闻她，仅仅为了天国，她才袒露内心
活跃的亲情……

妇人在天国被赐予美梦，因为她被我们记不起来的
神闻过；

又染上缄默症，因为清晨，她只用手势和聪慧的目光
与我们说话。

于是在东方的天际，在清晨的征兆里，也有了意义有
了暗示……

因此，当魔法师从大街小道
去衣着普通的同代人家中
并推掉一切公职的时候，
为了他，这个悠闲自在、面含微笑、
风度优雅的人，老天保持它事物的差异与叫法。
可正是在一天早晨，或许与这天一样的早晨，
当西边的天际波翻浪滚时，
他向风床上这些新阴谋征求意见。

然而这仍是威力和暴力的意见。

6

“醉吧，再醉一点，”你说，“因为不承认醉意……”

一个人仍在风中立起。言语生硬如同碎骨。脚已经
踏进起跑角……

啊！是的，每件财物都开了封！但愿人们互相转告！
尤其在地势低的街区——财物是重要的。

而你们，新人，那被休弃的时间头上沉甸甸的散发，
你们将怎么处理？

在卧室里做梦的人昨夜睡在世纪的另一边，面对着
逆照的月光。

另一些人则在涂着红铅的喷泉饮新酒。我们属于这
批人，我们是忧愁，走向人的新酒，走向风的节庆！

把梦做完吧，做梦的人期望在梦里赞叹不绝。

我们被匆匆忙忙地解救。处处透着焦急的气氛。而做梦人的肩上，显出梦和惰性的指责。

愿人们为我们在天涯海角寻找本领高强的人，他们因无所事事沦为巫师。

无法预料的人。被神突然袭击的人。以新酒滋养，如被闪电洞穿的人。

我们应该更好地利用他们的能力和玄奥的眼睛。

我们和他们一起，在智慧和纵欲之中得救。

……我们是忧愁，仍走向人的酒！

我们在酒中抬起新面孔，我们在酒中洗濯新面孔。签约人和证人蘸着圣水发誓。

如果我们身边某人脸上缺乏生气，那就让人迎风扳起他的脸！

风中行走的诸神并不白白地举起鞭子。

他们告诉我们——他们会告诉你们？——一百把新剑在时间之刃上磨砺。

他们也将磨快我们行动的开端，如同箭头上石英或黑曜岩的光芒。

“保佑梦幻诞生的神呵，我呼喊的不是你们，而是身穿短裙、煽起争斗的热情女工。

“我们以强暴和偏执来促进我们的事业。

“死人和破产者的状况我们不会操心。

“纵欲是我们的戒律，性情暴躁是我们的福利。

“浸透风的思想的巨著，它们在何方？我们要把它们变成我们的食粮。

“我们的准则是偏袒，我们的习惯是分裂。神呵，我们在对方只有冤家对头。”

在人类的疆界，我们的要求过分。

呼啸吧，破产者！风是强劲的！我们的特性正是这样。

我们起床，带着风中人的震天呐喊，

我们活着的人，我们向前走，要求我们作为生前赠予的财产。

让大家在各处和我们一同起床！活人呵，让人家把欠我们的全部偿还！

啊！是的，每件财物都开了封。啊！是的，每件财物都被撕破！年岁飞逝，羽翼高飞！……

稻草和羽毛漫天飞卷！符号的高潮上涌起泡沫与雪子清凉！朝海的下城对白纸感到不安：诽谤文字与海鸥一齐飞舞。

处处依旧笼罩着焦躁气氛。奇怪的人类在处处昂首冷对这一切：手扶双轮转铧犁翻耕黑土地的农人，在低矮天空的息肉里奔驰的高原骑士，扯开最高的帆篷航行的海员。

巴贝夫主义哲学家光着头走出门来，观看城市。那城市三次被闪电的符号击中。在雷电之下，如在剑光之下，它三次被照得通明透亮。煤矿和港口的巨大设施清晰可

见——一个废铁垃圾堆放场，它在天空的大毒树下，顶着鹿角权杖，活像北欧传说中的老驯鹿：

“你哦，被雷雨浇得一身沁凉……凉爽和凉爽的证明……

“从诸神那里取回你的面孔，从煅炉火里要回你的光辉，

“现在你栖身于世纪旁边，你本来对它负有使命。

“闪电之下，在那儿消逝的，是晚近的年代！

“快，快点！活人的话！活人啊，你们的兄长或许会跟你们一起躺在担架上。

“难道你们没有蓦然瞧见，一切都被吹倒在地——全部桅杆、帆缆和横桁，以及直接在我脸上铺开的帆——像一大片失落的信仰，像一大块虚假的薄膜，一大截虚幻的裙服？

“难道你们还不明白，在甲板上挥起利斧的时刻终于来临？……”

“撤去围墙，撤去界标！露出新草的种籽和须芒！在广阔的地域上，给革新者心灵的抚慰……

“教理的蜂拥而入并不会让我们觉得意外，它们把民众包在锋芒上，好似裹了层泥壳。

“快，快点！锋芒在长！……在成长之物的欢呼中，难道没有为我们产生新的音调变化？

“我们将期待你，金灿灿的秋水仙！在铜的大湖里像一支大号吹奏的歌。

“如果才子更喜欢玫瑰园和羽管键琴娱乐，他将被狗吞吃。”

在情感的管风琴箱里狂喜吧，歌唱大师！

而你，诗人，不但抗传而且屡次重犯的人呵，你仍捧着台风的经谱迎风歌唱：

……“未来的海岸，你们既知道我们的行动将在哪儿苏醒，我们的神明将在哪些新鲜肉体上起身，那就给我们留一张毫不虚弱的床……

“风在劲吹！风在劲吹！听吧，再听一听那雷雨在夜的大理石里耕耘。

“而你，将在欢笑的伸延和愉快的印痕下歌唱的情欲，你仍在丈量留待歌声泛滥的空间。

“灵魂关于肉体的要求纯属过分。就让它们来搅得我们心神不安吧！就让一股极强的冲动，把我们带到极限，甚至超过极限吧！

“撤去围墙，撤去界标……给革新者心灵的抚慰……在广阔的地域上，风中响彻人类的同声呐喊，如同一支大号吹奏的歌……可是处处仍然笼罩着不安……整个物的世界呵……”

海水在暮色延伸下喃喃抱怨，好像负载沉重的畜生因奶水堵塞发出的呻吟。

沙岸在结籽的草丛间，在人类朝股票的运动中哼哼

唧唧。

而在活人的无边帝国，在沙漠的草地之间，展开着另一种运动，它比我们的时代更为广阔！

……直到那沉寂的荒郊野地，那里，时间在一顶铁盔里作巢——三片树叶飘零，围着已故王后的小骨，跳起最后一圈圆舞。

……直到那幽静的、琥珀乡的死水和忘川，那里，清澈的大洋在圣油里给它的金草上光——而诗人则注视那最最洁净的海带。

7

……艾亚，深渊之神，怀疑的邪念会转瞬即逝，
风在这邪念里衰竭……然而灵魂的烧灼感最为强烈，

一反怀疑的诱惑，灵魂对肉体的敲诈
让我们气喘吁吁，但愿风的翅膀与我们同在！

歌唱大师呵，在灾祸那骄傲的挽畜配种时，为使这支
歌声音饱满，

加入这灵魂的全部声音并不为多——
恰似音色大赛上，在青铜碗如颤抖的大唱片之间，
挤得满满当当的爱的大野蜂群。

“诗人，我给你称体重，发现你很轻。”

“崇高啊，我赞美你，你一个细胞层也不缺少。

“早上，熄火的锻炉气味使精灵的洞穴充满臭气。

“显而易见的神明抛弃了我们白昼的骨头。而爱情在我们夜晚的眠床上抽泣。

“恺撒呵，你敏捷的手在窝里只制服了一叶微不足道的翅膀。

“青春呵，请给你头上饰一片更尖的树叶！

“风敲你的门，如营房长官，

“敲你包了铁皮声音响亮的门。

“而你，将死的仁慈，盖住你的脸，用你的袍子

“和我们手上尘世的芳香……”

风在我们沙滩上，在被烧烤的梦的土地上增强吧！

成群结队的人从人的道路上经过，

去人去的地方，去他们的坟墓。而这是在大海的高声叙说中，在光辉朝西方移去的尾迹上，在黑纸和黄昏的利剑之间……

于是我说：别把你的床向忧愁开放。诸神在泉源上集合，

在大海高声的叙说中，这仍是奇迹的低语。

当大家在源源不断的河边饮水，人畜混杂在车队的前列，

当大家在露天的炉火里牵住金属在其淫床上的长叫，

我将把我力量的生气勃勃的水蛇引向风床，我将像
蓄养力量和成长的鱼塘去造访风床。

风中行走的诸神仍将在我们的通道上制造奇特的事
故。

诗人仍与我们同在。在西天的会议，涌起绵延不绝的
事物的大潮。

新的盛典的程序在瞬间的最高峰形成。

而在下面，在西边成熟了产前阴影的纯酵素——凉
爽和凉爽的证明，

男人在黄昏四周，在流着黑马鲜血的隆重仪式上听
见的这一切……

消失吧！消失吧！活人的话。

二

1

……那下边，腐殖土和树叶的浓香里，是一块块新田畴，

那下边，世上最大的阴影荫蔽下，是一块块新田畴，

那下边，整块树木葱茏的土地，在黑幽幽的葡萄园深处，整个大地宛若一部阴影和凉爽的圣经陈列在世界最佳作品的展示之中。

这是奇迹的开端，值得纪念的人额上凉爽和凉爽的源泉。

这是对旧物的爱好，如同预定的大题目下铺展的原始资料和注疏，

如同梅塞纳^①的巨著里重要的卷首篇页——给亲王的献辞，前言，作序者的话。

……那上而，是一些新田畴，如同成熟的高大女人浓

① 古罗马大臣、诗人、文学艺术的保护人。维吉尔、贺拉斯等人曾受其帮助。

烈的芳香，

那上面，是一些新田畴，在各种年龄的人的攀登下，歌颂不凡的贵贱通婚。

那上面，整块树木葱茏的土地，在它最美的阴影摇曳中，解开乌黑的发辫，亮出最绚丽的羽饰，宛如世上最俊美的人床上，那已届婚龄的健美胴体的馨香。

这是自由的水和绿荫的凉爽，在为各种年龄人的攀登歌颂不凡的贵贱通婚。

这是年幼的土地的清爽，如同永恒之物的馨香，如同永恒之物旁边的馨香。

如同婚前的梦，在那里面男人仍占有一席之地，虽然将进入另一种年纪，却仍坐在位子上，在更大的识字课本上理解黑叶和沉默的乔木性。

那上面，是整块新土地，在它雷雨的纹章下，戴着金发少女的鸡冠状顶饰和印地安部落酋长的箭羽，

是整块强健的已届婚龄的土地，迈着异乡人的步子，把它庄严的传说，向另一时代的梦幻和历书开放，

于是大地在它最长的涨滩^①上大步奔跑，从一片海到另一片海，跑向远方展示的世界最佳作品，跑向更高级的文字。

① 高潮线与低潮线之间的海岸带。

在那儿，我们面向西方，朝新水的低噪声走去。这仍是人的土地上奇迹的开端。奥杜邦^①，你描绘的所有动物还不够，我还必须插进一些灭绝的种类：迁徙的野鸽、北极的杓鹬和体大的奥克^②……

在那儿，我们一浪又一浪，走在西方的阶梯上。一出朝向稻草的城市，在露天有斑的女人躯体之间，夜就给大地的黑盐涂上防腐的香料。那些女人身材高大，喜欢黑麦、柑桔和照她们躯体模样塑造的小麦。

姑娘们呵，在房间门口，我们在你们散披的头发里窃取了这份仍属于夜晚的冲动——这浓缩和干燥的香味，你们的气息，如同别处的闪光……你们双腿修长，就像梦中，在沙滩夜晚伸长的灯光里，让我们惊讶的那样……在城市的压延车间歌唱的黑夜，没有为式样高雅的铁饰品拉长字母图案。

今夜有谁睡着了？长长的特快列车隆隆驶过，带着够吃五天的冰淇淋，奔向另一时代的墓穴。它们顶风而去，缠着白金属带，像日趋衰老的竞技者。而那么多飞机循着它们的叫声进行追击！……

洪水泛滥，江河变宽！往上游去的陡路把我们累得气喘吁吁！……单向的城市在街尾牵引它们的载荷。大群稚嫩的姑娘涌入新年，那尼龙织物下面，长着她们性器的新鲜扁桃。

① 美国博物学家(1785—1851)，有著作描述北美的植物和猛兽。

② 北极的一种海鸟。

这是所有线路上传播的信息，这是所有波浪上出现的奇迹。正是以与这整个运动相连的同样运动，我的诗仍顶着风，穿过一个复一个城市，涉过一条又一条江河，奔向更加浩荡的大地之波，它既是别的波涛之妻，又是别的波涛之女……

2

……更远，更高，正是征鞍上的单瘦男子去的地方；更远，更高，那里嘴皮单薄，嘴唇紧闭。

面孔久久地向着西方。在朝西方行进的土地的喧嚣之中。在与平潮相齐的土地无尽的汹涌澎湃之中。

在身后那跟踪我们的隐秘眼睛里，再也看不到海的高大屏障像悲剧作家的高大石墙一样耸起。

今年，在你们角的门口，有粗壮畜生那种刺鼻的香味。那些畜生低着头，嗅着大地游荡的预言，听着地下法螺愈来愈大的喧哗。

冬天像该隐^①一样头发短而鬈曲。它创造了铁的词语，统治着覆着不朽鳞片的蓝色疆域，

达到顶点的大地，带着新国的纳贡，在一块又一块空坪，收集它的大青铜板。那上面铭刻着我们的律法。

从那儿经过的，是风！……让它在覆盖着思想粉末的洁净远方漫步吧：

① 《圣经·旧约》里亚当和夏娃的长子。

在杜松树烧旺它的黑盐之火的地方，在无能之辈考虑举起新石头的地方！

在铺满长矛和骨梭的场所，在铺满死兽蹄子和翅膀碎屑的场所！

直到那些被死枞树簇篱围护的高高的栎树槭树丛；

直到那结冰的厚重大坝，那里一年已过，可秋天却仍把朗诵训练看得那么重要；

在平地在斜坡在所有那些迎风耸立的危崖峭壁上，风从它们身边经过，像勒马停步的枪骑兵随从，

在土地骑士会全部举起的铁器上，在全部被动员叫唤圣饼的军队上，在那下边刀枪的重要专栏

和严冬那些优秀散文上，它们是披着旧世界羊皮的新世界捕狼队……

替人代笔的重要作品，伟大作品，是在新年的洞穴里艰难地写成的吗？

而披檐下的冬天会给我们打制它恩惠的钥匙？

“……冬天像野牛一样被穿上鼻环，秋天像白弹力纤维一样蜷缩，

“冬天在雄黄矿井里，在装油画颜料和沥青的袋子里，

“冬天在臭鼬皮、步行虫的气味和山核桃木烧起来的烟味里，

“冬天在棱镜和晶体上，在黑钻石的十字光叉上，

“冬天没有酒神杖也没有火把，冬天没有玫瑰也没有泳池，

“冬天啊，冬天！你旧铁的雪松球！你的石果！你的铜虫！

“那么多的编玛瑙的蛭螭，那么多的利爪，那么多的角鼓，那里面生活着知识的章鱼，

“冬天没有肌肤没有粘膜，对它来说，全部清爽都栖宿在女人的躯体……”

面与女仆有关系的大地，脱得光光的，在冬日的天空整理他女仆的床铺。

夜啊，您可以歌颂粗陶和红木食槽里的新水！

这是为你们印第安婚礼准备的粉红发亮的浆果和花楸果珊瑚，

还有雌松鸡喜爱的红艳艳的漆树果实……

“……冬天像人贩子，像职业军人、受雇于教士的老兵油子一样被禁闭，

“冬天涂着苍老的流云之色，涂着在强者的地上游荡的野兽毛色，

“冬天在我们身上，强健而绚丽！冬在，冬天在斧钺的铮亮和犁铧的黯淡里！

“冬天呵冬天，你在黑暗之年锻炉的火光里！请不要给我们拿出被梦雾笼罩的童年的新鲜馅饼，不要讲那美妙的故事，

“请教给我们铁的词语、知识的沉默，它就像铸工遗忘的铸桶缝里的世纪之盐……”

在一个既无名称又无铭言的崭新大国门口，在一个既无献词又无缔造年份的青铜大国门口，

威力呵！迎着扑来的风举起一根指头。我发问，你当心吧，我的询问可不是老生常谈。

因为我们身上的需求巨大，而任何习惯却已废除——恰如某种古代的诗韵，阿尔喀体或跛脚体，在诗人门口恳求。

我的脸仍在风中。连同它火焰的渴望，它葡萄酒的红光！……让人们与我们一同在风的暖房起床！活人们呐，让人家赋予我们完全的义务……

完全呵，我向你发问！——可这是这样一种沉默……

3

……风中一些磐石仍将占据我的沉默——鸟群迁徙，从世纪近旁飞过，把它们支离破碎的大三角形，牵向另外的阶段。这是它们偏离如浮冰消融一般逝去的天空，随心所欲飞行的几千俄里。

飞吧！飞往所有被解放的畜生忍着羽翼和头角的剧痛奔向的地方……飞吧！飞往天鹅去的地方，虽然在妇人和海鳐眼里，天鹅性情暴烈……

低一点，再低一点，那里，暖风拖着长长的饰带，顺着云絮各奔东西……满世界寻猎的翅膀拍打着一座流动的沙洲，它被扣在更大更松的网眼里……

我认识你，与自负的河床一般无二的南方呵，还有你

葡萄园的焦躁，与患骨伤的处女肋部相似。常在神床睡觉的人无不染上神性，而你的天空与诗歌的愤怒一样，存在于创造的愉快和垃圾之中。

我知道在饱食的海湾底下，一如在帝国末日，雄性的情欲冲动使自由的水面动荡不宁，

于是我把快乐的脸埋入这些波峰浪谷。黛缘的湍流没有这样澎湃——它只是泻入深渊及其七扭八拐的芦荟丛的一抹青灰……

大海在受水母攻击的荒凉市场上豢养它的怪物。烛火^①下在拍卖不可分的共同财产！全部龙涎香如同一部教理大全！

正是哥伦布海被公开拍卖。为了古董商，古老的护胸甲和彩绘大玻璃窗——好一片驱魔咒的喧嚣！——天主教的大玫瑰一扫稳重之态。

啊！明朝，让新的黎明在更加青翠的芽孢中啧啧惊叹吧，我将不会在逝去岁月心中重新勾起烦恼。

从大海那边姗姗来迟的人听到点名，站起身来。猎猎旌旗拂打他们的面孔。那些活性的烂泥、细腻的河泥在创新者的脚步下又软又滑。重新开始的极端磨损在里面变得微乎其微。

河水从伐木者之乡奔腾而下，河面浮着气泡，河嘴里塞满锉屑和野蓼。

① 拍卖行燃点蜡烛以限制拍卖时间。

在远古洪水的巨著上漂流的气泡，其美丽逃不过河边居民的眼睛。不过朝大海奔泄的更高洪峰，伴随本世纪过时作品大撤退的声音，一级一级冲下我歌的台阶……

4

……机运啊，让冲积的大岛脱离它们的烂泥，把它们引向碧水！它们由牧草和面筋构成；由响尾蛇般的藤和开花的爬行动物编成。它们给粘鸟板涂抹一种特殊方言的树脂。让它们顶着预兆的猫头鹰，被蛇的黑眼磁化，在这个世界万物的运动中，走向棕榈树的移植，走向红树果实、花瓶和自由水中的喇叭形河口，

让它们，神圣的沙丘，与浮着气泡的江河一起，下到与血脓和痛一般颜色的低空。江河牵引着它们载负的支流，牵引着一系列羊膜、小湾和大胎盘袋——它们源流的整根葡萄藤，它们枝干交错的毛细管大树，直至大小静脉的延长部分……

分窝的蜜蜂离开蜂巢，呼啸着飞过——如角一般坚硬的昆虫之弹！……鳗鱼在陡岸上开辟它们螺旋菌的道路……

那安宁嘎鸟，传说之水的雌火鸡，它的生活却并非传说，它的存在是我生活的欣喜与快乐——可我对它活着已感厌倦——

今晚，在大蜥蜴金碧辉煌的卧室，它将把领上的荒唐花缀，夹在哪桩奇迹的篇页，放在哪片橙黄和淡红的水面？

预兆在移动。南风。对地上数字的鄙视！“一阵南风就要刮起……”女清教徒们呵，这已说得够明白，但愿人们理解我的意思：女人的全部乳汁仍会误入情欲的藤丛？

地上最美的树木把叶子送给风，不合时令地一身脱得精光。生命在其菌托断口嘲笑林中动物的流产。而人们曾见，而人们曾见——并不是人们对此担心——

那一群群昆虫的飞行。它们像一篇篇神圣的作品，像飘飞的预言碎片，像家系学家和圣诗作者背诵的课文……人们告诉它们，人们告诉它们——唉！人们有什么话不能告诉它们？它们会在海上吃亏，必须掉头；人们朝它们喊，人们朝它们喊——唉！有什么不能朝它们喊！——回来吧，回到我们中间……可是枉然！它们反而更起劲地往前飞，结果与风一起消失！（对此我们又有什么办法？）

螃蟹在地上爬行，口吐泡沫，蟹钳高举，从侧面向岸边的衰老植物攻击。那些植物冬天被封住，恰如同盟国的炮台。褐色的蟑螂生活在音乐室和谷仓！乌蛇生活在亚麻田的阴凉处，和樟脑与柏树的洗濯间。

谁也不曾见到美女从廊柱高耸的住宅溜走，也不曾见到她们在玩泡沫和链索游戏的栗色姐妹。不过在金色和红色的创造土地上，呵！在玫红葡萄酒的土地上，在和粉红芒果树嫩芽一般颜色的土地上，难道我不曾看见

在新芽老叶交错的树丛中，语言的人被乙基和树脂薰醉——一如在他话语的蜂场，与词句的民众一起，和他

的神设下的埋伏搏斗？——难道我不曾看见，昔日的旅行者在翠绿粉红的——或赭黄有黑斑的——芒果道上，在百万枚皮的、火绒的果子，奇形怪状的巴旦杏，和当作小吉祥物剥走的扁蚕豆圆滨豆的硬荚中间踉踉跄跄，蹒跚而行？……

哦，既然你将复返，在雷雨最后的轰鸣上，在被玫瑰羞辱的记忆里，在所有弃物的温馨中，那你在那里，在乌木和贝壳的大床，在仍处在所有人体当中的光彩照人但终将消逝的肉体之床上，又碾压过什么？

或许，风和我们一夜的美女一起，将搬走白色镂空花边配银饰的凉爽住所，以及它所有带玻璃罩的分枝吊灯，所有家用行李箱，壁橱里的晚礼服，外乡人的证件……

那时我们上鞍的牲口，听见粉红砖砌的古老露台骨头和鳞甲的声响，爪子和蹄子也会发怒。这可是真话。我证实这一点不假。黑色的溃疡在花园深处扩大。那里是美人的夏床……在雨云密布的低空，仍闪出几道刀光剑影，以黄金的代价照亮西方放床的凹室最后的颤动……而捕鱼的鹰，在这翻天覆地的不安之中，竟在你们女儿的洗礼池上松开了它的猎物。这仍算过分，在诗人的编年史上，记下来没有意思。——消失吧！消失吧！浪子的话。

5

在神的繁衍里，人本身也繁衍……同样，在神的堕落

里，人本身也堕落……人与畜生为伍。人罩上了螺壳。人点起了冥灯。

可是，这里仍有可以置疑的问题……因为某人是在沙滩上野鸟羽翼的拍打中诞生的，他就必须时刻庆祝新的助产？

在任何肉体都要屈服的泥沼地区，女人屈服于息肉，土地屈服于纤维瘤。这是用马车运输的一摊摊淤泥，活像非法堕胎女人的零星布头。

清晨，在烧酒和鸦片的橙黄色里，女歌手的黑玫瑰顺着被黎明浸染的江河流下。而寡妇的铁器店，不顾白日来临，朝荒寂无人的内院，徒劳地架起它们白珊瑚的三角大烛台。“对一切我深感厌倦……”我们熟悉赞美歌里的迭句。它源于南方……

啊！让人给我闭绝，那从百叶窗透进的受苦的幸褔；
啊！让人给我熄灭，那朝院子朝花园射来的别处的光明。
院子里的每株棕榈树早已是一片浓荫。

（可是密使在传达启示的同时背叛了我们。而那儿，在开花的樟树——听凭每道轻风揉搓的内衣——突然倒伏上，有什么事让我心醉神迷？……可是在冷清的客厅，那窗纱的洞眼里，终究没有吹进信风……）

黑晚香玉和炽热炉烘的气味使畜生直立在节庆的小巷。阴影在晶莹洁白的卧房往上移动它的面具和令人生畏的蕨。

而在露台上女人美貌里冥想的死神，今晚将以独特的光辉使异乡女人额上的星星更加灿烂。子夜过后，那星星独自步下地下室的壮美黑夜，走向被蓝天照亮的碧波荡漾的泳池。

啊！让别的柠檬皮在我们的青柠檬饮料里，让别的浓汁在机场的候机廊，在我们的梦幻中背叛我们吧！风呵！你们将使醒悟的红火炬更猛地燃烧！

神的警告！神的厌恶！……栖在睡眠者头上的鹰。我们所有菜肴里的污染……我将发觉。——脸仍朝向西方！迎着翅膀的拍击和金属的呼啸！带着唇上这香精的滋味……带着舌上灵魂多孔的，如同粘土的皮阿斯特^①的味道……

今日的问题是石头，是填平两海之间的石头空间，填平两世纪之间的石头时间。——让沉浊的江河在布景深处，在濛濛细雨下过磅，

它在江心挤出江滨地区的全部融流，如在最近的太阴月，在怀孕的天空的重压下，把整个女性的腑脏挤出其喇叭、猎号、螺号^②……

我们的坚实道路在西方。那里石头奔走集合。枯瘦、枯瘦得只见骨头！在翼展和利刃末端，在触角和飞羽尾

① 埃及、黎巴嫩等国辅币名。

② 河流入海口都是喇叭形的。

部，奔向那石块与骨头之乡。在那里我拥有封号和债权。

万物奔向那儿，在移植的仙人掌、芦荟和众多胚芽植物中自我淘汰；在磁暴中用三色硫磺描绘惊呆了的世界突然吐出的气息。

仍会有有一个民族在红铜的果园奋起反抗吗？死寂的山谷听到大声叫唤，在凹槽里醒来，在它们萨满^①的床上醒来，又腾起袅袅云烟！

风在看不见的门口嗅到火的气味。粘土门廊没装门板。瓦罐吊在夜晚猛兽栖宿处……晒得黧黑、饱受干旱之苦的姑娘腹上的粘土少了许多细孔。

必须在那上面寻找最后的苦行机会。我们面部松弛自然，嘴里灌满猛烈的风，额头顶着狂风的颞悬皮带，好像拉着纤绳，

溯上崎岖的石流，踏碎鞘翅和珊瑚。我们从中寻找我们的断层和裂缝。那里既然缺少凹槽，那就让尖角上的平衡使我们开心！

今晚，我们将让我们高贵的梦幻睡在贱民的乱石棱角……睡在淡紫色的淤泥浅滩，泥中杂着团团硬块，那是强风刮来的鱼网、牛头和畜角。

方山^②上的骑士们在死者的陶器^③和粉红的雌羊骨架上行走，把露天一个由尘土与碎骨构成的胜地践踏得

① 原始民族的巫师。见前注。

② 地质学术语，指由火山熔岩组成，被河流浸蚀的高地。

③ 揣指死人的头骨。

稀烂……一只纹章图案里的鹰迎风飞起。

6

……整个地区染上了热病，不等天黑就动身去迎接变红的月亮。年岁从高高的树梢经过……啊！但愿有人告诉我它的动力！我听见大地新世纪的骨骼正在生长。

记忆啊，记忆！但愿你们变成冥想者钻出夜水的梦。但愿度过的时日变成我们无名的面孔。人在夏季牧草丰盛的山坡上牧放他的影子！……

疾风劲吹！肉体转瞬即逝！……在经受晚夕的阵阵刺痛、镶着金黄与火红花边的山脊上，在生着光线的纤毛，处于奇怪的放射虫类之中的山脊上，

难道不是你本人，与那向我们敞开其机运的巨大而天真的种类一起，在那最纯粹的物种中颤栗？……我值夜。我将察觉。那里仍有可疑之处……但愿有人教我新变化的色调！

你们可能问我：您是从哪儿获知这些的？——从收到的语言浅显的作品！两面山坡上发表的版本！……你石柱的角石本身！……诗人呵，因为新的迷途，我要传唤你争讼，在你两面角的椅上，

在所有两面锋利的事物中，使用两种语言的人呵，在所有可引起争端的事物里，你本身就是争端——被神困扰的人！说话模棱两可的人！……啊！恰如迷失在羽翼

与荆棘混杂，迷失在猛禽的狂飞乱舞中的人！

而你，低落的太阳，没有眼皮的生物的残酷，把你美洲狮的眼睛留在这整块宝石里！……要冒风险的事业，在这里面，我已引入这支歌的运行……然而这仍有可疑之处。不过风，呵，风，它的力量别无它图。它只迷恋于自身。

我们经过，连同我们的影子……一些伟大作品，一页接一页，默默地构作于未来的地层，构作于不透光的孵化期的洁白之中。在那里我们从巨大页岩层叠的书页之中采用新的文字……

过了那儿就是浅海区裸露的白垩，高高的截面发出憎恶黑夜的呐喊；哑角们在崖顶上行走，周围是昏暗不明的物体；白色的岸石凝然不动，冷对着燃烧的斧头。

红色的泥土在穷人的刀剪工场预卜未来。作品发表在盖章的土地上。这可是实实在在的事，我证明它的真实。你们可能问我：您是在哪儿见到这事的？……在被照得五彩缤纷的存在的石灰岩高岸上，不止一副面具在扩大。

三

1

昔日一些人曾用这种方式抵挡风：

寻找道路和自由之水的人，在西方的峡谷、山隘和载负着岁月的山坡追逐猎迹的人——解释宪章和教皇谕旨的人，杂役团长和探险队长，他们以铁的代价转让桀骜不驯的航道，和新海远远的航向角。这些海蓄在露天它们苍白的石臼里，宛如大戟在梦中被石磨榨出的乳汁……

在大地鞘翅的嗡嗡声里，经过下界梦幻或实在之境的大旅游家：渴望去远方的谈话者，轰隆作响的深渊的揭秘人，山顶流亡的大呼唤者，边境上争论机运的人，他们把久而久之被眼镜框罩得起皱的眼睛扫向正在变蓝的平原。

陆地在大海高高的水面，如在不可见的天平的铜盘上晃荡。

在大地鲜花盛开的时节，从四而八方飘来洪水退后大印度那新鲜的清凉气息，宛如一缕希望之风吹向巨额遗赠的门洞——放弃本金的捐赠，清闲的基金会，为老去的大诗人高贵女儿设立的长子继承财产制度……

头戴高顶盔的骑士，骑着牲口，在另一种属的荆棘丛

中穿行，把皮制品擦得吱嘎直响……他们颊髯垂肩，挎着武器，不时地驻足，在石阶上测量高高的土丘。在他们身后，广阔的天空下，陆地与海潮相连。或者，他们停在冰碛之中，仰着头，以眼睛和声音感受这冰斗底下静寂的绝境，如同睡者在深渊底下所见的万丈石壁，那上面印着一张惊愕的脸和一个黑色的青铜环。

海水是阔大无边的，在它们梦的台阶上。虽然有一日它们在最高阶级上失去了梦的记忆。

因为在低岸上，在小港湾内，它们在雨下太久地倾听烦恼在淤泥里打洞，太久地在暧昧不清的河床，把他们为海藻所缠裹的船体，和被蚂蟥叮附的牲口像亵渎神明的话语一样驱赶，他们便在被酒精和劲风鞭策的蓝天热情的云缝里出现，嘴唇高挂在欢笑钩子上。

因为雨点轻轻地洒落在这些斜坡上，提供给大地幽灵的武器便也不急于在这里接受风吹日晒：一大家子纯洁的长矛和贞洁的利剑瞞着主人，在这里看护灵魂……可是，外来的肉体把一种红鹅膏和鹅膏菌的味道附在基督教国家那些出生于金黄肉体而不是粘核白桃或粘核桃肉体的人身上……各种肉体的女人之子！啊，一代一代在大地所有薄荷上行走的男人脚步！……在这些人的铁剑下生活的地方，在这些人与大地的幽灵一起，迈着畜生的步子临风攀登的地方，

宽广的路途仍在灵魂背而闪耀，如同指甲在银盘上深深划出的痕迹。

……还有一些人曾以这种方式在风中生活和攀登。

一些发迹的人把他们如江河一样多产的眼光引向新的国度。

可是他们调查的只是财富和爵位……鸢栖息在山口——飞行曲线上的攀着点，它们扩大了人类财产的范围与价值。还有富于阴影的闲暇，把它引发的兴趣扩展到营房边缘。泉水之夜留宿总督们的银器……

接着来了搞交易做买卖的人。戴着水牛皮手套四处奔走惩恶扬善的人。所有的司法人员，警察的召集者和民兵的招募人。穿着深紫红官服的省长及他们肤色橙红散发白鼬气味的儿女。

接下来是教廷的人，他们寻求大堂区的副本堂神甫职位，骑着马来的小教堂神甫，他们每逢夜晚来临，便梦想那壮美的草黄色主教管区，配着粉红的石砌半圆楼阁。

“这个呀，我们梦想过，谁叫我们待在这些塌鼻子的神祇中间呢！但愿教会一封敕书给我们平整这乱七八糟如同大管风琴拆修场的巉岩峭壁！可是山风从洞穴口获得的令人不安的天书，只会是那一群群蝙蝠，入夜前像炼金术士的帐单一样飘飞的东西……”

大改革家也来了——穿着方头浅跟鞋，帽上没有带扣，亦无缀而，披风的褶皱笔直，如港口的扶梯：

“但愿有人在两个海上替我们作出安排，给我们儿子的，是新的港湾，给我们额头平展结着辫子以抵御灾病的女儿的，是光明的城市，那条条笔直的街道向正人君子的脚步开放……”

继他们之后来了大抗议者——各党各派的反对者，联盟成员，异端分子和叛乱分子；先驱，过激主义者，审查官——危险人物和流亡分子，他们都被人的梦幻放逐到通往最宽阔海洋的道路上：这些逃避大地震的人，幸免于大海难的人，背叛幸福的人，把他们的财产法像一捆旧衣，留在法学家门口，并用他们借来的名字，在“缺席”的大题目里不慌不忙地漫步……

和他们一道来的也有念头怪异的人——宗派信徒，亚当主义信徒，麦斯麦^①信徒，通灵论者，崇拜蛇的人和卜测地下水源的术士……还有一些并无念头的人——那些和灰松鼠、树蛙、没套笼头的畜生、没有用场的树木交谈的家伙：

“啊！既然我们无足轻重，那就让我们吃自己这份小烤肉吧。让别的仆役去摇铁荚里的未来吧……”

最后来的是科学家——物理学家、岩类学家和化学家：探测煤炭和石油的人，仔细观察大地褶皱的人，辨读早期符号的人；研究石鼓的抽象边饰的人，他们像在法老低矮的寝宫里打劫的强盗，不在闪着一鳞半爪美梦的掏

① 18世纪德国医生，提出动物磁气说，以解释他施行的一种类似催眠术的医疗方法。

空的砂金矿里，而在石墨和二氧化铀里寻找摇晃着海盗火把的金色子夜。

……地上听忏悔的神甫啊，现在属于另一个时代——这是一个奇怪的混乱时期，因为精神上的大冒险家徒然鼓励脚步践踏物质的权势。异端分子呵，这实在是属于另一种分裂教会的行为！……

“因为我们寻求的不再是铜，纯金，也不再是煤炭和石油，而是如在生命的所在寻找芽头下的胚原基本身，而是如在信号灯碗里寻找闪光下的印记，我们在果仁、胚珠和新品种的核里，在力量的源泉里寻找它呐喊的闪光本身！……”

给君王听诊的医生听觉失灵——一如幻觉者在他幻觉的门口，一如猎人在巨兽的地洞，一如东方学者面对他那黑漆的书页，面对那版本记录不可思议的秘诀。

太阳要诞生了！国王的呼喊！……住在边境省份府邸的统帅和摄政者！

牵牢你战战兢兢的畜生，顶住蛮族的第一次涌入……我将属于那第一批欢迎新神闯入的人……

在傍晚的猪圈将举起一种独特命运的火把！

3

已经有别的力量在我们脚下，对纯粹的石头二至点发怒：在金属，在新近命名的盐，在令人惊叹的物质里。引

来流言蜚语的数目汇入了这种物质。

“物质，我要辱骂你，你这靠野驴和处女装点的家伙：在所有富丽堂皇的墓穴，在所有盛放遗骸的棺盒——寂静在那里面布下罗网。

“这是在思想之剑辉映下，平底多琢面的大黑钻石辉映下举行的冬季婚礼，如同透镜焦点照着的冰棱，如同玻璃断口释放的新黎明：

“在光线交相辉映中噼啪作响，在未来的香精难以描述的淡紫色中焚烧所有掺杂的成分！”

云游四方在我们石头的疆界漫步的骑士，戴着柱形尖顶头盔和铁面罩行路的诸神，你们在什么竞技场保持你们的殊勋？

乡下人啊，在玄武岩的巨大卷册里，在黑色年头的敕令里，你们寻找制定规则的人！

我们从中找到了我们为新的迷途准备的图表和盘算。中午已经处在科学的棋盘上，陷在像圣殿一样照得通明透亮的错误的迷宫。

（在彼岸，那样遥远遥远，在你们战争故事里，也已经那样遥远，那大片大片力量的矮树林哟，我们梦幻的星辰曾从那里升起……）

巨兽在其光荣的畜栏游荡，磁性的眼睛在无法预见的角落之间寻猎，把无声的雷电引入石英破碎的记忆。

它以悲剧的急促步伐，把人的脚步拖到更远的地方。人被自己抛出的套索套住：

会造灯泡的人，会制天线的人，掌握各科系统知识的

人——在闪电的快乐里顶着闪形标志和羽毛饰，而且，在他的闪光之中，他本身亦成为闪电。

让他的脸蒙上最臭的历史丑剧的羞辱！……未来的节日呵，这是另一种流放，在大众逾越节的放宽和政教分离大主题的忧郁里。

……喜气洋洋的人呵，侧耳向着独一无二的生命之源，向着独一无二的时代的拍琴^①，倾听那奇迹的裂石的长夜。侮辱和威胁用各种语言回答我们……

“新的数学，你将显露：在石头的图表和原子的指数里；

“在禁用的大图表上，那里记上了更为短暂的符号；在远方的镜子里，那里伸进了流浪汉的面庞——向日葵的面庞，眼也不眨；

“在疯狂的长坡上，一头头套车的牲口，在和煦的阵风下，满怀着长喘一口气的指望，朝那里奔驰……”

毁灭者在他值夜的住所，在梦和石的苦行中，谨小慎微的生命在新生力量的交点上，在他的石灰岩高原，使一个非凡的暴力精灵成熟，

他面对面地凝视他威力的标志，它好似祭司手中的大金盏花。

① 古埃及一种形状像球拍的打击乐器。

……可重要的是人！什么时候将重视人本身？——世上有谁将大声疾呼？

因为在人的存在里，重要的正是人；需要放开眼光观察更加高涨的内心海洋。

快！快！为人作证！

……面诗人自己走出他的千年卧房：

连同穴居的胡蜂，连同他黑夜的隐秘宾客，

连同他的大群仆人，连同他的大群随从——

掘井工和星相家，伐木人和制盐人，

补鞋匠、金融家、患瘟疫的畜生，

云雀及其幼仔，田主，多情的狮子和要幻灯的猴子。

……连同所有有耐性的人，连同所有微笑的人，

深谷饲养牲畜的人，地下水面上的领航人，

洞穴里收集图画的人，地下小教堂深处雕刻外阴的人，

对盐和煤生出幻象，在矿洞里为期望和黎明所陶醉的人；在锅炉舱和贮藏舱拉手风琴的人；

先知的陋室的巫师，未来群众的秘密带领人，居家的革命宪章签名人，

青春活力不受怀疑的鼓动家，新创作的倡导人，远处

提供使人振奋的景象的人。

……连同所有温和的人，连同所有在伤心路上微笑的人，

给流亡的王后们纹身的人，在大饭店底层抚慰垂死的猴子的人，

订婚床边头戴铅盔的放射科医生，

在碧水中捕捞海绵的人，喜欢触摸大理石少女和拉丁青铜艺术品的人，

在森林里鸡油菌、牛肝菌丛中讲历史的人，在战争的秘密工厂和实验室用口哨轻轻吹出“布鲁斯”舞曲的人，

穿着海狸皮便鞋的极地简易仓库保管员，过冬的灯盏看管人，午夜太阳下的读报人。

……连同所有温和的人，连同所有在错误的工地也能忍耐的人，

弹道工程师，长方形穹顶大教堂岩石下面的魔术师，

别致的白色大理石台面上操作手柄和杆子的人，检验火药与焰火的人，校阅飞行证书的人，

在他的玻璃长廊尽头寻找出口的数学家，在铁蒺藜纽结前的代数学家，纠正天的过错的人，地下室的光学家，沉着的玻璃抛光工。

所有深渊的和远海的人，看不见大管风琴的人，疾走的飞行员，在光亮的外壳里易怒的大苦行者，

以及夜间的冥想者，他宛如蛛丝尽头身着彩条的圆网蛛。

……连同他的大群仆佣，连同他的大群随从，和他迎风飞翔的全部猛禽。哦，微笑，哦，温柔，

诗人本身处在世纪的舷门！

——在人的街道上进行接待，于是风在千里之外吹伏了新草。

因为重要的是人，是人的重整旗鼓。

世上有谁不会大声疾呼？为人作证……

让人们听到诗人说话！让诗人领导仲裁！

5

争讼，我不熟悉你。我的意见是，我们要生存！

举起当风燃烧的火炬，举起迎风腾起的火焰，

让我们中的每个人全力投入，全力燃烧，

使这愈烧愈旺的火炬，在我们中点亮更多的光明

……

肉体是易生气的，那里面灵魂的搔痒仍把我们当作反叛者！

这是好运当头的时代，当精神的大冒险家在人的街道上驱动步伐时，

他们询问整个大地的面积，以了解这杂乱无章的道理——询问

床铺，雨水和地上阴暗的河流护坡——他们或许生气，因为得不到回答……

也因为要处理在你——公正的河岸之外完成的事情，

但愿他们不会一边说：忧愁呵……一边却喜欢上它，——不会一边说：忧愁呵……一边却沉湎其中，像深入爱情的小巷。

禁止以忧愁为生！给诗人的禁令，给记忆的纺纱女工的禁令。或者不如用金针扎破视网膜！

你模糊吧，幻像，理智的人执意要看清你的模样……山上的猎人用野刺缝合媒鸟的眼皮。我们的童贞女将在诡辩家的门口嘶叫。

像旅途中遭了雷雨，患了失语症，被雷霆本身引上真实的梦幻之路的男人，

我将寻找你，微笑，在五月的一天晚上，你将比无可辩驳的童年更好地引导我们。

或者像内行的人，在子夜已经关闭的欢乐中突然想把雪松大门让给劲风——颠倒所有的火把，在七零八散的仪式台中冒险探步，而下界神的大网朝他罩下，谬误的多重翅膀像泥蜂狂飞乱舞，处处给他指明道路——

逻辑啊，我将解雇你，因为在你这里，我们被拴住的牲口变成了残废。

在我们举着红红的火炬的门廊，在如同妇人裸臂，被

我们的视线浸入，一直浸到腋窝的洞穴，在盛放祭献谷物的缸里，在双耳瓮神圣的清涼之中，

这是由眼睛播下的希望，好像从不曾许过人，

这是另一个世界在我们夜的正午的突然成熟……

拿出国家食品库里你们银行的所有金蚕豆^①，也休想买到这样一种地产的使用权。

在我们夜作的回力墙^②，有二十幅摆脱无聊的新雕像，如陷入悬崖绝境的童贞女！

也是彼岸的贡献！对下界黑太阳的崇敬！

对出身平寒的星宿与怪物的这种露面，对头戴双冠^③，把他们无可非议的农牧神与我们非基督徒的回历纪元混为一体的国王和君主这种露面的信任……

而你，担负起这段路程的指挥，眼睛因我们的夜作而分外秀美！瞳孔开向深渊，——恰似金钵里的火红花朵向俯身于罗经柜的夜航人开放。而在灯泡似的漂流的水泡下，黑色的西番莲交叉地贴盖着罗盘方位标。

6

这场诉讼是最后的诉讼，诗人在其中作了证。

而在这等候判决的最后时刻，没有人想到返回房间。

① 金蚕豆指铸成蚕豆大小的金块。

② 用于打回力球的墙。

③ 古埃及国王头戴双冠，象征对上下埃及的统治。

“白昼刚临就施展魔法……新酒不再是真货，新亚麻布不再凉爽……”

“在我异乡人的唇上，是什么东西带有这股越桔滋味？它对我是新鲜又陌生的事物……”

“如果我的诗不加快步子，它就会失去痕迹……面你们时间太少，来不及在此刻降生……”

（这样，当主祭步步受着引导，并得到各方援助以抵挡疑惑，前去主持黎明的仪式时，——光头裸手，直到指甲毫无缺陷——这是他生命的芳叶在第一缕晨曦中传播的转瞬即逝的信息。）

面诗人也和我们一起，在同代人的街道上。

我们的时光流逝，这股强风劲吹。

他在我中间的事情：把启示解释清楚。而心的灵感给他回答。

不是作品，而是事物本身。取自他的生命，取自他的一切。

保存的不是复制品，而是原本。面诗人的写作依照笔录。

（难道我不曾说过：写作也将演变？——谈话的场所：这世界的沙滩。）

“你将显露，失去的数字！……但愿太久的等待不会使我们的听觉衰弱！没有杂质会玷污视觉的门槛！……”

而诗人仍和我们在一起，置身于同时代的人群，带着他的痛苦……

一如在受烙刑者的床上睡觉的人，他沾上了伤痕血迹，

一如在洒泼的浇祭品中行走的人，他受到酒水的玷污。

被梦幻搔扰的人，被神的臭味污染的人，

并非如黑海沿岸的斯基泰人，属于在大麻的烟雾中
或某些茄科植物——如颠茄或天仙子——的毒性中
寻找醉意之辈，

亦不属于吸食亚马逊河人所食的奥洛基^①的圆籽、
贫民的藤本植物——卡披木^②，它使事物的反面突
然出现——或 pi-lu 植物的人，

而是注意保持清醒，珍惜自己的权力，并使他视觉的
正午在风中保持清晰：

“叫喊！神的尖锐叫喊！但愿它在人群中，而不是在
卧房里向我们袭来，

“并通过繁衍的人群在我们身上得到反响直到感觉
的极限……

“粉在墙上的黎明，寻觅其果实的粘膜，并不能使我
们摆脱这样一种驱邪咒！”

而诗人仍在我们之中……这一时辰或许是最后的时
辰，这一分钟或许是最后一分钟，还有这一瞬间！……面
我们时间太少，来不及在此刻降生！

① ologhi，指为可提炼麻醉品的植物。下文中的 pi-lu 亦然。

② 产自哥伦比亚，可制麻醉剂。

“……而在这等候判决的最后时刻，希望本身变成了气流，

“你们最好保持呼吸……眼睛明亮的人难道不会遇到机运？耳朵灵敏的人难道得不到回音……”

诗人仍在我们之中……这个时辰或许是最后的时辰……这一分钟或许是最后一分钟！……还有这一瞬间！

“——叫喊！神对我们发出的尖锐叫喊！”

……

四

1

……昨天。风沉默了。——难道它只有一点人情味？

“如果你的诗不加快步伐，它就会失去痕迹……”哦，
边界。哦，沉默！神的厌恶！

而我们活人嘴里含的仍是死亡的雷管。

如果生活就是这样，但愿人们不说它的坏话！（最妙的办法！……）可是风呵，你不要去拆散你的联盟。

不然，这就像瞬时沙海的回流！……白日的癫狂突然
铺盖道路的清白，并在这样一段时间内朝我们的脚步涌
来，

死亡的无限夸张像一株参天大树耸立在我们面前。

如果生活就是这样，但愿人们占有它！啊！但愿人们
把它，

运动，推向极限，

用风中不停的同样的奔走，用它行程上不断的同样的
波浪！……

有些人认为必须欢笑——莫非你们持有异议？或者

必须假装——使他们受挫？

另一些人虚假地泡在女人的肉体上，一如印第安人紧贴在树皮舟上，为的是朝着童年，溯上哗哗直响的江河直达它的女儿支流。

今晚，在给马扎肚带的短暂时刻，我们只需用额头抵住马鞍：就像山口上，大路旁，长着泉水石鼻的那个人——直到那窄如白玫瑰刺的下弦月，他都会找到马刺的记号。

什么？它只有一点人情味，再无别的？可这鞍具的气味本身，可每天夜里，在睡梦中，

骑士的手在它脸上抹的栗色粉剂，难道不能在我们内心引出别的梦幻

而不是从你们女骑手的褐色画像中唤醒吗？你们这些女骑手是我们的温柔旅伴，呢马裤浸透了你们的体味。

有一晚在欢跳的火舌烤烫的毛皮上，我们娶了你们纯洁的成员，

而森林里的风成了我们的丰收角^①，不过我们的思想把它们的热情留在干燥的海岸，

于是，妇人们呵，你们对我们拒绝接受的儿子歌颂起你们女人的伟大……

爱呵，你反对我们神话的怪物可有道理？

① 装满花、果的羊角，象征丰收。

旅人的夜晚将总是充满斑尾林鸽的抱怨。

在你们温柔的亲密话语之间，远离一切事物，静听朝某条赞比西河流去的巨川那永不停歇的轰响，可总是枉然！……

一些高大姑娘被许配给我们。她们妻子的怀里放出了比我们的托辞更多的水蛇。

你们曾在这里，呵，我们夜晚无言的芳香。在下流头发下释放出热烈感情的贞洁女郎，你们现在何方？

哪一晚，你们会在这些书页的拐角，在最后泼下的雷雨上，听见我们说话。生着白尾海雕那种眼睛的忠贞女人啊，你们将知道，有一晚，

我们会和你们一起重新走上人的大道。

2

人仍在人的街道上投下身影，

而人烟在屋顶飘摇，人们移动在大道。

而人的季节在我们唇上，如一个新题目……

如果生活就是这样，如果生活就是这样，那我们就必须在更低处寻找新面貌？

就必须去山脉涌去的地方？它们载负着碧蓝的天空，如同驮着一背石英。

就必须去长长的脊梁顺着它的弓奔去的地方？它架

起一具有骨有鳞迈着人的步子却没有面孔的躯体。

……我想起一个石头的场所——这世界上极高的陆台，在那里风拉着它铁翼的犁铧。一坪尖角朝天的砾石，如同一层侧立的牡蛎：在风的磨锉下这砾石坪就成了这地方的铁齿刷（一些畜生有这种粗如石珊瑚的舌头，驯兽者梦想这种东西）。

我想起充满恐怖毫无意义的无名山地。不收租金。亦无消费税。风在这里撤销了它的特权，土地在这里出让它的长子身分，换取一份牧人的稀粥——在迟钝女人（她们散发出雌羊的怪味）的万有引力下，更加庄严的土地……山因男人女人的散步而增光添彩。它的崇拜者向它呈献喇嘛的胎儿。用含脂的植物给它作烟薰消毒，使劲给它扔去割喉宰杀的牲畜的下水。为治疗皮肤病而提取的粪便。

我想起石头高地。傍晚，那里用白土粉砌的猪圈，在雷雨之前熠熠闪光，宛如圣城周围的房舍。深夜之前很久，在那些大盐田里，旁边筑有母猪窠的沼泽将被照亮。为旅人提供的小客栈，充满玷玷^①的烟雾……

——你将去那儿寻找什么？

……一种黑色——不，紫色的玉米文化：用粉红色火烈鸟的蛋作祭品，羊角里盛的燕麦汤；装古柯的大袋里提取的智慧。

一种羊毛和羊毛粗脂的文化；用野生动物脂肪作的祭品；浸透灯油的羊绒灯芯；过节用石脑油洗去油污，用尿液泡软硬发的女人。

① 某些热带树种的树脂，可用来制漆。

一种石头和陨石的文化：用黄铁矿和燧石作的祭品；粗陶的研钵和磨盘；砾石堆上的孔眼，如装点牧人壮阔夜空的星云团上的洞穴……

——你将在那里确认什么？

……我熟悉你们，默然作的回答，和绘在日用陶瓷花纸上的答案。石头、羊毛和谷物的盛大节日，将把人们在采石场截面所见的致密与缄默合在一起：共同生活的大家族的紧密聚合——怀孕的牲畜、砂岩、男人，比粗砂岩磨石更重更大的女人——和公开组合中最终加入的泥土……

——你将在那里封闭什么？

……更远点！更远点！在绿色皱纹绸的山坡上，再下些，再下些，面对西方！在这溶胶的倾注中，经过大瀑布，经过平地——朝另一些更慈悲的斜坡，朝另一些慈善的河岸奔去……

直到那另一个虚无缥缈的物体，直到西方那层高高的苍白物体，

那里有一个伟大名字的优雅——太平海……呵，巴尔博亚^①海！……从来不必说出其名的海。

① 巴拿马太平洋岸终端港口，在巴拿马运河南端。

(努涅斯·德·巴尔博亚^①,在这方面诱惑总是强烈!)

再下些,再下些! 在这世界之坡的台阶上流泻,每下一级,就给更接近大海的台板降一个调。(在遥远的任何地方,海都在我眼前,在我近旁,在遥远的任何地方,它都是我的姻亲我的欢爱。换言之——都被请到我露天的餐桌,和我的面包,和杯中的泉水,和青蓝色的桌布和银器,和盐,和枝叶间流泻的日光混在一起。)

更快点,更快点! 穿过这陆地上最后一些倒折口,穿过这最后几道斑岩和片麻岩的熔流,直达那天然块金的岸滩,直达那喷涌的物体本身! 喷涌的大海本身! 力量与光辉的颂歌。有一晚人把战栗的畜生朝它赶来,

那畜生一身白毛,被汗水染上紫色,似乎因为终将死亡的痛苦而在那儿伤心……

我知道! ……什么也不要再次见到! ——可是因为我无所不熟,生活不就只意味着重见?

……一切都是我们认识的。记忆呵,在所有我们刚住过的新土地,您总是走在我们前头。

在土砖坯、石灰和角质物或肉豆蔻色的瓦中,一种同样的担心彻底不眠,它总是先于我们,而树叶摇曳的阴影在墙上到处划的记号,我们早已划过。

① 西班牙航海家(1475—1517),历史上第一个渡过达里安海峡,发现太平洋的人。

这里是沙滩和缝合线。再过去便是背弃……西方的海，仍为我们幽灵所熟悉的海。

……再远些，再远些，那里，是离得最近的荒岛——低矮的圆岛，像星辰，周围是无限的空间——词汇手册的岛，家系学者的岛；沙滩上盖满了生殖的标记，和从王陵窃来的头颅……

……再远些，再远些，那里，是高高的岛屿——百名雕像修琢工手里的浮石岛；嘴唇封闭了文字的奥秘，石料散置于沙滩和撅着倨傲下唇的巨大雕像四周……

……再过去，是地道的、更加荒僻的礁石——一群无以安慰的大苦行者，他们就着远海的雨水，洗濯他们流着怜悯的面孔……

……再过去，西边最后面的，是二十年来生长着最后一株灌木的岛屿：我们认为是一种熔岩棟科植物——自由的水咕咕地叫着，叙说小湾的崩塌，而风永远栖宿在玄武岩众多的孔眼里，栖宿在缝隙和洞穴，空空如也的房间里，和大堆大堆的红色凝灰岩上……

……再过去，再过去，是心绪在广阔海面上的最后几道皱纹。而我的诗还碰巧与它的影子一道在海上长大……

……再过去，再过去，除了你本身，还有什么？——除了人，还有什么？……在海上，中午过后是子夜……单独的人宛如水面的日圭……死亡的雷管在他嘴里爆炸……

……人在海上可能死亡。有一晚停止报告他的行踪。
人嘴里仍含着死亡的雷管……

3

正是在你沉思的当口事情突至：倏忽的闪电宛如十字军战士！——脸有刀伤的人横过大道，循着你的路，
就像陌生人猛然跳出壕沟，把旅人的座骑惊得纵起。
对骑马奔向西方者，一只看不见的手拉转他坐骑的脖子，把它的头对着东方。“你在那儿抛弃了什么……”

以后想想这事吧，但愿你想得起来！还有那更麻烦的灵魂，与大受惊吓的畜生
保持的距离。

4

某个秋天的晚上，我们会随着雷雨最后的轰隆声回来。那时被飞越的海湾那厚厚的三迭纪向死者的太阳打开它蓝色柏油的墓穴。

歪斜的时光在金属的翅膀上，用绿色的火星，扎牢它的第一根光刺。那是一股旺盛的活力，直迸射到我们的翅膀。

可突然，在我们前方，那黑暗的高坝下面，我们女儿温柔光明的国度，一把金刀插在胸口！

“……我们曾与一个时代的终止约会。现在，我们闭着嘴唇，处在你们中间。而风与我们同在——因一种辛辣的，如常春藤酒一样猛烈的成分而兴奋；

“它不是唤来和解的，而是刺激人的，它对你们唱道：我将激怒你们的骨髓……（但愿这支歌的范围有限！）

“可我们的需求并没有沉默，债券也未见减少。我们的损害无可弥补，债期将不会推延。

“我们将要你们报告新人的情况——不是熟悉岁差的人，而是精通人类管理的人。

“新的时刻已经盘旋，翅膀在我们的废墟上发出尖啸。这是新的啸声！……但愿没有一人想到，但愿没有一人想到抛弃他的同类！

“文人白鞋底下所有亚洲的青草似不能使我们摆脱这新的活动；佛罗里达绿色之夜飘溢的草莓与黎明的芬芳亦然……”

——你们，大多数人和大群人，你们不要衡量我的同类的体重。在耻辱的深渊里，他们生活在你们上面。

他们是你们的肉中刺。是思想之剑的尖端。语言的蜜蜂^① 停在他们额头，

对于由那么多方言组成的人类的累赘语句，他们是唯一会使用腔调投掷器的人。

① 蜜蜂象征口才。据说柏拉图演说时，蜜蜂停在他的唇上。

……某个秋天的晚上，我们会回来，带着唇上这股常春藤味；带着红树果、牧草和喇叭形河口宽阔处的淤泥味。

如同那位德拉克^①——据说他曾在海上吹响军号孤零零一人进晚餐——因为我们曾在最宽阔的海湾的弧线上长大，就会带回东方一种更宽容的情绪？……

我们会回来，连同可复返的物体的移动，连同季节漂泊的进程，连同在常轨上运行的星辰，

每月三颗星相互交替与太阳同落，人的革命在行星兴奋的年头加剧。

而风，啊！风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的意图里，在我们的行动中，愿它是我们的担保人！（如同他乡，如同大沙漠那边的密使，

他长久地奔波旅行，给他铁的罍粟带回火的插条；或者他边喊边往前走：给你们的田土播种咯！给你们的坡地插葡萄咯！于是当地人忍着不适起床。）

……抑或，天亮前，我们必须沿着静悄悄的海关和调车场，然后经过郊区、后院和附属建筑，才能飞越仍被绿灯照耀的港口？

① 英国航海家（1540—1596），从小在海船上长大，熟谙航海技术，是英国环航世界的第一位船长。1596年出征西印度群岛，部下大部死于热病，他自己也染热病身亡。

天亮前，我们必须从异国开条路，直达家门口？那时街上尚无一人。从早起的帕耳卡们^①手里

夺取没有墓地的死人在拾荒者的破烂堆里寻找剩余垃圾箱和废品学说的时辰……

乞丐啊！这是大群真梦或假梦沿着河流沙滩，绕着失去幸福的深宅大院，在认不出的道路上散步的时刻，

置身在摩羯星座里，水星的可见度仍相差不大，而火星或许保持它对灿烂辽阔的博斯^②的最大权力，

战士的床铺仍旧长期空着。（他们说，他们为我们作了预言：让他们长期留神，防止旧事重演。）

“……海燕，我们在雷雨视觉窝里的睫毛，你们可是在云烟袅袅的散乱的大作品里辨读新字母？

“未来的岸呵，你们既然知道我们的行为将铭刻在哪里，我们的诸神将被移入什么新的肉体，

“那就给我们保留一张充满活力的床，那就给我们保留一处了无灰烬的住所……”

流亡的最后一些海岬——一个人仍在风中召开会议与自己讨论——我最后一次举起手。

明日，这块大陆将被抛弃……而我们身后，仍是这岁月时辰的整个航迹，这衰老的雷雨的全部沉积。

① 掌管生、死、命运的三女神。

② 巴黎盆地一地区名。

在这里，我们深入各种族的人之中。我们有丰富的经历。我们四处漫游。我们了解了一个一个民族。我们歌颂飞越的江河，逐渐消失的平原，和整个儿挤在它们的圆盘上从我们手指间溜过的都市——大转弯，侧飞。

……宛如巨大的曲线朝它的终点弯下，在这时间折向它的岸折向它终点港的巨大弯道，

我仍看见雷电下屹然耸立的城市。在闪电照耀下，那管风琴一般的城市，仿佛是用纯粹的光的柯枝搭构的，那两只先知的角仍在码头，在街尾寻找民众的墙面……

这样的特征是令人难忘的——一如令人厌恶的畜生额上的命运叉，或如在其黑石骸骨上分成两岔的藻类。

5

风和你们，亦和我们，同处在我那一类人的街道！

“……我们曾和一个时代的终止约会。我们现在与另一时代的人同处吗？

“大量的公开放弃似不能满足我们的欲望。我们身上的需求并未沉默。

“对于我们，与过去存在之物不再有协定。

“我们曾有太多的过于镇定的膝头，小麦粒在那儿自我教育，

“用石头关于我们的位置和古罗马民会那些少女关

于银行票据的普律多姆^①式议论；

“曾有太多的我们货币上那些手持棕榈枝与橄榄枝的女人。那些货币十分金黄，就像弗拉维氏族皇帝们^②的母亲与女儿。

“利亚^③，我们曾有太多的家庭的伟大联姻，太多的在俗的神职人员，曾有太多的理智的节日，和太多的由国家权力机构确定的闰月。

“这些文字游戏的材料，我们有一整套。你们制奶油的牲口，你们的牛棚恐不可能为此支付费用。

“而靠近城市的档案馆，仍会在黎明挂起它们虚幻的，如盲人角膜翳一般毫无意义的石头颈饰^④？”

啊！当民族因过分智慧而灭亡时，我们的想象是多么虚幻……桂竹香和长生草诱惑你们的高墙。土地述说它复活的国王的故事。在那些辽阔的伯爵领地——小麦在其中享受安乐，把火与炭分送给星期日的大管风琴——窗边女人的陶醉把蟋蟀挂车的声响溶入梦幻的车辆场……

① 法国作家 H. Monnier 小说中的人物，平庸而自负，好用教训人的口吻说蠢话。

② 指古罗马帝国皇帝韦斯巴芗（69—79 在位）及其子提图斯（79—81 在位）和图密善（81—96 在位）。

③ 《圣经·旧约》中雅各的第一个妻子。

④ 指那种圆形或椭圆形，可装亲人肖像或头发的首饰。

你们荒原上寡妇的女儿，在家庭的林子里寻找紫葡萄的姑娘呵，我们可曾以捡你们海边的无主财物为生？……冲上海岸的珊瑚，龙涎香，其它大西洋的奇迹——浅黄褐色的线角，古老三桅战舰上漆成黑色或金色的壁板，都由神的手在海上摊出来，作为你们获得的嫁奁，和你们亡夫的遗产——或许印度少妇怀里，也藏有一件船头雕饰，要在某个冬天的晚上，在厨房，拿来与奶姊奶妹的爱物订亲？……

你们，挂招牌的小城那些小街死巷里的男人，你们很可以在白日赚取你们好成色的铜板：这是交给你们堂区财产委员的彼世纪念品和什一税……教父，你已照店铺的样，量完了你的呢绒？你无论如何会把国王们拖进店堂后间？你的葡萄酒提出来，被别人喝了。可担保人不再是有产者……

“谨慎，你在铅垂末端的准则，你在衰退恢复之末的俭省，我们曾拥有过多。也曾有过多的风和特兰西瓦尼亚^①的旅馆，那些在有金碧辉煌的阳台和女修院铁栏杆的广场角上卖古董的女商贩——迭榭式写字台、玳瑁收藏柜，或圭亚那式橱柜、玩具橱和装女诗人折扇的波希米亚玻璃盒——过多的祭坛与贵妇小客厅的旧家具，那些依靠公证人收回的家庭的花边……

① 罗马尼亚西北地区名。

“对继承了家庭一笔小遗产的人，因娶妻而寻广宅深院的人，或在教堂广场开设消闲楼的人，外省流淌金胶的植物园，如寓言作家所描写的那样，一座擦着彩色屋顶的古老风磨，或者，河边的一园蜜蜂，和古老修道院的门拱便可满足的人，又说什么呢？——或更好，用其交易所的收入，贴着荒城的墙根，建一座凉亭或一座游乐园，墙角凹进或凸出——葡萄棚下面镶着铁和金的花边，圆形房间内部贴上豪华的蜜色或金色墙饰，卧房里处，放床的凹室，羽绒睡袋仍留着夏末的夕晖……

“呵，温暖，呵，软弱！呵，温暖和小伙子变得一脸苍白的场合……总是有足够的奶，可以满足爱美者的牙齿和自恋男子的肠道……可是，当我们的女儿戴上战盔，变得暴烈时，你们，语言不复存在的风采啊，你们还会高唱贵妇小客厅的小咏叹调？……

“房产被刮倒，投资翻一倍——在整个毁灭上生出崭新的思想！……啊！让新思想颤动！让新思想颤动！……让它，发出尖啸的它震颤我们！——就像弓箭手的角质指套拨动浸了树脂的弓弦。”

在池塘尾部沉睡着重酪样的物质。落叶淤塞在阿波罗水池。

让人给我们把这一切清除！让人为我们分吃这垃圾和粘液做的面包。让人搬走各个时代留在它们淋巴液的所有沉渣！

让仍在灯芯草之间穿飞的苇莺为我们歌唱新潮的上

涨……

奔涌的新潮在这些粪水和水垢中开辟它凉爽的道路，

而新年自胸部给自己展现一道光辉灿灿的航迹，这就像

满身汗水的幼畜和在埃尔比勒^①的急流中直抖身体的武装男人性的愉悦……

“熔岩石！和无垠耕地卷边的起伏，向无限的世界举起患腮腺炎的庞然大物！……

“哦，卸货！哦，大车！墨黑的熔岩天使在车上仍对我们高歌火山喇叭曲，把脖颈震断，子宫震裂！……

“而风与它在一起！如怒海翻腾的闪闪浪花，或经过沙洲、进入碧水之前，突然腾起的滔天巨浪！……

“……谢天谢地，不安并非不在所有海域游荡：

“它伴随我们树林里的雷雨的叛乱，伴随所有荒原和休闲田上风的疾刺和尖鳍；

“它在风起云涌如农民起义的天的蓄谋之中，在农庄园子的麦秸里，

“在长柄镰刀、长柄叉和牲口棚的大件铁器之间；

“它伴随谷仓里链条的微颤，和昏暗中马刺的碰响，

① 古城名。在今伊朗和伊拉克交界处的扎格罗斯山脚。公元前331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三世和波斯王大流士三世曾在此激战。

“如在春分秋分时节，在种马饲养场，当种马放养员被人劝说在当地娶老婆的时候……

“一股南风会在灭火时刮起吗？如果是的，当地会充满敌意。谷物会涨价，未婚男青年的床仍会空着……而诗的诞生会招致讯问……

……

“……那么，你们就是从这一切里获得力量的酵母，灵魂的起源。

“是在男人土地上建设的时候。是女人土地上的新生。

“一些伟大作品已经在你们的黑麦地里，你们的小麦穗上战栗。

“向新年敞开你们的门廊……你们脚下要诞生一个世界！超脱习俗与时令的世界！……

“直线划向颤动着未来的斜坡，弯线转向被风格的灭绝所诱惑的广场……

“——加快！加快！最猛烈的风的话！”

——用鞋跟，在地面仍踏响这种节拍，给地面的节拍，

这节拍是最后的节拍！又好像是给歌唱大师的。

“而和我们一起的风宛如歌唱大师：

“我将使你们行动的活力加速。我将把你们的作品引向成熟。

“而你们将磨尖你们的行动本身，如石英或黑曜岩的光芒。

“同谋者呵，一些急躁的力量，传向你们妻子的母腹，如同光的折磨射向被拴住的金船侧边。

“而诗人与你们同在。他的思想在你们当中如观察塔。让他一直观察到晚上，让他观察人的运气！

“为了你们我把他的眼睛移居深渊。至于他大胆做的梦，你们将把它们变为现实，在他诗歌的发辫上，你们将编织出他未完成的行动……

“哦，清凉，哦，在语言的源泉重新感到的清凉！……新葡萄酒不再地道，新亚麻布不再凉爽。

“……而你们先前时间太少，来不及在此刻降生！”

6

……这是在人的土地上刮的疾风——在我们中间劳作的疾风，

它向我们歌唱生活的恐怖，又向我们讴歌生活的光荣。啊！在危险的极点，向我们颂扬，向我们讴歌，

并在不幸的荒凉笛声中，把我们这些新人，引向我们的新模样。

这是在人的大道劳动的伟力——正在劳碌的伟力。

它使我们在随俗的人中超脱习俗，在时令的人中超脱时令，

它在不幸的荒野石头上为新的婚礼还给我们已收过葡萄的土地。

汹涌的大浪有一晚把我们从高地那种波浪，从外海那种波浪中夺走，

并把我們——新人，举到瞬时的极点。有一晚，它以这同样的运动，把我们抛上这样的海岸，然后离我们而去，

面陆地、树叶、利剑与我们同在——还有新蜜蜂飞来飞去的世界……

如此，游泳者以同样的运动，在他游的反面寻觅天的双面新服饰，突然，他的脚触到了沉沙的边。

然而运动仍留在他身上，并且扩展，尽管它只剩下回忆——崇高在生活的螺旋上低语与呼吸，

可是皮肉下灵魂的贪污使他长久喘不过气——一个仍在风的回忆中的男人，一个仍然爱风如好酒的男人……

如同一个曾在白瓦罐饮水的男人：对他的嘴唇仍怀好感，

而灵魂在他舌上发疱，如同气候失常，

灵魂在他舌上多孔的味觉，如一枚粘土的皮亚斯特^①……

① 埃及等国的货币名。见前注。

哦，既然雷雨给你解热，活力和新观念将使你活人的床铺凉爽，不幸的臭气再不会污染你妻子的衣物。

你的脸是从诸神那里收回的，你的神采是从铁铺炉火里夺回的，你将听见岁月流逝，和将在鞘翅和贝壳残屑上再生的事物欢呼。

因此你可以把擦油后显出猪肝色的长剑重新投入炉火。我们将把它们打成犁铧，我们还将熟悉为爱情而袒露的大地，在爱情下面移动的大地，不过那移动比沥青还要滞缓。

唱吧，温柔，在夜晚和微风最后的颤动中，像心满意的畜生渐渐安静。

这是今晚疾风的结尾。夜在别的山顶扇风乘凉。大地在远处给我们描绘它的大海。

诸神如果喝醉了，还会在人的大地迷路？而我们关于耶稣诞生日的大题目，在饱学之士那里会得到讨论？

一些使者还要去会大地的少女，让她们怀一些会服侍诗人起居的姑娘。

于是我们的诗将在人的大路上行进，带着另一时代的人留下的精液与胎儿——

这是我的男性后人中的新一代，我的女性后人中的新一代。于是在人的大道上，我活着的声音渐渐地，由人及人传下去，

直到那遥远的死亡逃之夭夭的海岸！……

7

当强力更新了人在大地的床，
一株太老的古树，枝叶都已干枯，又开始念叨它那些
准则……

而另一株高耸的大树，从地下的大印度帝国长出
枝叶鲜润，新果累累。

(1945 年)

海 标

1

你们，窥破寥廓梦幻的海洋，哪天黄昏会把我们抛弃
在城市的讲坛，与那些公共的石头和青铜的葡萄藤饰为
伍？

更广大的人群，我们在这不曾式微的时代斜坡上的
观众；大海碧波万顷，宛如人类东方的晨曦，

大海在它的梯级上欢腾，恰似一首岩石的颂歌：在我
们的交界线是瞻礼前夕的祭礼是节日，在人的高度是低
语是欢乐——大海本身是我们的清醒，如同一道神谕
……

玫瑰的悲伤气味将不再包围陵墓的栅栏，棕榈林中
活着的时辰，将不再让它的异乡灵魂缄默……苦涩吗？我
们活人的嘴唇可曾如此？

我见过放假的大事朝深海的波光微笑：我们梦幻的
欢乐的大海，如同青草萋萋的逾越节，又似人们欢庆的佳
日，

在它的白云饲养场下而，边境欢乐的大海如同免税
区，又似永久经营的土地，还似野草疯长，由骰子来定归
属的省份……

微颺啊，请淹没我的诞生！让我的庇护去更大的瞳孔的竞技场！……南方的投枪在快乐的门上颤动。虚无的鼓点臣服于光明的短笛。而大洋处处糅压它死玫瑰的负担，

在我们钙的平台上抬起它那四分领^① 长官的头颅！

2

“……我将让你们哭，这在我们中间是太大的恩典。

“因为恩典而哭，而不是因为痛苦。”唱出最美妙的歌的歌手说，

“还因为这心灵纯粹的激动——我不知其根由——，
“和大海这起风前的洁净瞬间……”

航海人如此说，操着航海人的话
如此称赞，称赞海的爱情和欲望
快乐的源泉从四而八方，仍朝着
大海涌流……

“我要讲的是一段故事，大家将听到的是一段故事；
“我要讲的是一段故事，因为讲它是适合的，

“而且将那么雅致地讲述，大家一定要为之快乐：

① 古希腊和古罗马将省或地区一分为四的统治方法。

“自然，这是大家想听的故事，既然大家尚不担心死亡

“不管故事是这样那样，以其清新而论，

在无记性的人心里

“愿它是我们新的宠爱，如同为陆地的灯而吹的港湾微风。

“坐在忧愁的大树下听

这段故事的人中，

“将没有几个不起身，不随我们

笑吟吟地走入

“仍然幼嫩的蕨丛和

死的蕨苞的开放之中^①。”

3

诗用来给为大海作的朗诵伴奏，

诗用来协助大海周围的进行曲，

如同祭坛周围的气氛，如同悲剧第一段合唱的引力。

这是一首不曾唱过的歌；是我们身上的大海将把它歌唱；

大海融入我们身上，直至呼吸的起伏，

① 蕨嫩时状似打球的曲棍，顶端生有芽苞。芽苞随着生长而摊开，成为叶子，摊得越大越接近死亡。

大海在我们身上，带着它外海的柔滑声音和它在全世界没收来的凉爽。

诗用来缓和航海旅行中值夜的激动。诗用来在海欢乐中更好地感受我们的值夜。

这是不曾梦过的海上之梦；是我们身上的大海为它梦见；

大海被织进我们身上，连同它深渊里的荆棘地，大海在我们身上编织它伟大的光明时辰和它黑暗的宽大跑道——

大海啊大海！在海的汇流中，
任何放荡，任何诞生和任何悔过，
都存在于它泡沫的集聚和它乳液的天生智慧之中
啊！存在于它的元音——那群圣女！那群圣女！——神圣的沸腾之中。

大海本身就是泡沫，宛如花团锦簇的女预言者，端坐在铁椅上……

4

大海啊，被这样赞美，您将为好意的赞语所包围。
被这样邀请，您将成为以不表功绩为宜的宾客。
问题不在大海本身，而在它对人心的统治：
既然在给国王的请愿书里，
宜把象牙或玉石放在君主的颜面与廷臣的赞颂之间。

我，以不卑的鞠躬向您致敬，
我将竭尽敬意和身体的平衡；
而快乐的轻烟将薰醉热烈崇拜者
的头脑，
而说得更好的愉悦将形成微笑
的优雅……
大海呵。您得到这样的敬意，以至于大家
把它当作内心的消遣，长久追忆。

5

……然而我喜欢这首诗有如此长久，因为我把远处
大海那灿烂的光辉整个糅进了我白昼的话语——如在森
林边缘，黑油油的树叶间，突然露出一角碧海蓝天：那是
网眼中一条被勾住腮孔的大鱼银光闪闪的鳞片！

在我悄然低语时，谁曾把我突然撞见？我被微笑和谦
恭看守着，在我的血统的人中操着，操着侨民的语言——
兴许在某公园角落，抑或在某使馆那渐尖的金色栅栏旁
边；面部或许侧向一方，眼光在我的话语之间投向远处，
投向港监办公室顶上鸣唱其抒情小诗的某鸟。

因为我喜欢这首诗有如此长久，所以保留对它的关
心在我是那样的愉悦：一切都被这伟大诗篇，如被石珊瑚
乳液所浸染、包围和威胁；我服从它的汹涌汇流，如在远
海的脉搏轻扯缆索和钢绳的时刻，服从梦的大水缓缓上

涨中子夜的搜猎。

我们怎样想到要抵押这首诗，这正是必须说明的事情。不过从中获得它的快乐难道还不够？诸神呵，即使我要费心留神，在把它收回之前……孩子，去看吧，在街角，穿着维斯太女^① 服装漫游的美丽天仙，如同哈雷的女儿^②，被扣押在黑夜玻璃的圈套里，急于在椭圆的拐角上收回自身。

远处是嫁与皇族的平民，婚姻是秘密的！……大海啊，这支歌将是你的婚礼之歌：“我最新的歌！我最新的歌！它将成为海的男人之歌……”倘若不用这支歌，那我就要求你了。不然，有什么东西能为大海作证——既无石碑又无柱廊，既无阿利斯康林荫大道又无普罗匹内^③ 山门的大海，在环绕的土坡上没有石头的达官显贵，在稳固的堤岸上没有插翅的走兽行列的大海？

至于我，既然负责写作，就要为写作争光。自告奋勇撰写正文和出版说明的人，如同创建一项还愿的伟大事业，他为捐赠人大会所恳求，因为惟他有此志向。可是无人清楚他怎样工作：有人会告诉你，他住在屠夫或铸工的街区，——在民众骚乱的时期——从熄灯的钟声开始，直

① 罗马神话中供奉女灶神维斯太的贞女。

② 哈雷是英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哈雷的女儿，可能是指由其观测到轨道的彗星。

③ 阿利斯康林荫道在法国阿尔勒城，原是高卢—罗马人的大公墓。普罗匹内山门是古希腊雅典卫城的入口。

写到敲响黎明的军鼓……

早上装扮一新的大海已在檐口上方向他微笑。此时他的篇章出现了异乡女郎……因为他喜欢这首诗有那么长久；又有这种志向……那天晚上向她表示殷勤，并以此压住那么迫不及待的心情，那是多大的快乐。若是与她联姻，那微笑会同样甜蜜……“我最新的歌！我最新的歌！……它将成为海的男人的歌……”

6

正是大海在戏剧的石阶上向我们走来：

携同它的君王、摄政者，穿着夸张的金属服饰的使者，瞎眼大演员，上了镣铐的先知，嘴里塞满黑石，穿着木靴直跺脚的女魔法师，以及它献上的在颂歌耕地上行走的贞女；

携同它的牧人，海盗，幼王的乳母，流放中的老游民和悲歌的公主，著名尸骸下默然无声的高贵寡妇，伟大的王位篡夺者和远方殖民地的开辟者，受俸教士和商人，产锡省份享有特权的大亨，骑在犁田的水牛背上云游四方的伟大哲人；

携同它的全部妖怪和所有的人，啊！不朽神话的所有繁衍，把神的高贵私生子和种马的高贵女儿与一群群奴隶贱民结合——一群人众在历史的跨度间匆匆站起，在散发着墨角藻香气的黄昏最初的颤栗之中，结队朝竞技场涌去，

朝作者和他面罩上着色的嘴巴走来的朗诵。

大海就这样在它的高龄，在它巨大的海西褶皱^①里朝我们走来——整个海都在遭受其海的屈辱，连成一体，处在一期！

如同一个延续至今、语言崭新的民族，如同一种使用至今，语句崭新的语言，大海把它至高无上的指挥领上它的青铜桌子，

并通过情绪的高扬和语言的膨胀，通过形象的起伏和明暗的耸落，奔向它周期性壮丽风格的灿烂辉煌，它这样披着鳞片与闪电的强光，如置身在英雄群，

在它大块游离肌的滑移中奔腾流动，大海粘附在胸膜的滑动中，它整个儿涌起，骑着它黑鳞的链环朝我们走来，

庞然大物朝着暮色，朝着天主的进犯漫卷而来……

正是日薄西山，被内脏塞满的黄昏发生头一阵颤栗的时分，在神殿被套上金箍，竞技场的古老铸铁被光线映出缺口时，神灵在仓鹑窝，在大片侧膜胎座植物突如其来的喧闹中醒来。

① 发生在古生代晚期的地壳运动的总称。这次运动使古生代晚期及其以前的地层发生褶皱、变质和断裂。天山、阿尔泰山等都是这次运动所形成的褶皱山系。

当我们在布满祭品和家畜的红土高坡上，朝梦的希望奔跑时，当我们在装饰着葡萄蔓和香料，宛若罩着金穗和绦子的公羊脸的祭供的红土上行走时，我们见到远处浮现出我们梦的另一面：水平线上的神圣事物，大海，不可理解的大海，也在那儿，守望它异乡女人的不眠夜——那古怪的，不能和解的，永远不能交配的异乡女人——漂泊不定的大海落入它精神迷乱的圈套。

我们曾振臂呼喊“啊啊……”我们极尽人力发出这声人的呐喊；我们头上曾有这种祭品的沉重负荷，整个我们愿望的怒海如一罐黑胆汁，如祭司铺砖的庭院里的一大桶下水和杂肉！

我们曾，我们曾……哦！说下去吧，果真如此？……我们曾——那紫葡萄酒与胆汁是那樣的富丽堂皇！——大海高过我们的脸，平了我们的灵魂；可是他用与我们灵魂一般高的无法形容的粗蛮，活生生地脱下全身的皮，蒙在天绷上，如同在偏僻的粘土高墙，

用四个木桩钉紧的，绷成十字的水牛皮！

……难道我们不曾从更高，已经更高的地方，看见我们意识中更高的大海，

那在符号的消隐中被遗忘来洗濯的面孔，为我们摆脱了立体感和纹理的宝石？——难道我们未从更高更远的地方，看见更高更远的大海……那不含暗示，不带任何密码，由黯淡无光的夜衬托的光明柔软的书页？……

啊！是哪棵光明的大树在此汲取它乳汁的源泉？！

……我们不曾受这乳汁的滋养！我们不曾被指定到这个等级！人间姑娘是我们短暂的伴侣，因为她们的肌肤受到威胁……做梦吧，美美地做你的凡人梦和神仙梦！……“哦！叫一个录事过来，我要对他口授……”

难道没有一个负责节日日程与游戏的亚细亚客^①做过同样的空间和时间的梦？哦，诸神！我们身上有这样一种欲望，想在那长青之国的入口生活，这难道不能使我们获得资格？……眼皮啊，请不要合上，因为你们不曾抓住那样公正的时刻！“啊！叫一个人过来，我要对他口授……”

天空变成海鸥的蓝色，早已恢复我们的存在。我们百万盏祭献的灯火朝受到骚扰的海湾行进，并骤然分散——恰如将辰砂投进火焰，迸起万朵金花。

因为你将为我们回来，存在呵！在第一阵晚风中，
胶泥呵，回到你的实体你的肌肤你海的重量！大海呵，回到你牛栏石和石棚的颜色！——你，力量与耕耘的大海，带着雌畜内脏香味和磷味的大海，在劫持的猛烈鞭声中，回到被生育的人类及他们出产英国栎的地区！可被精神最精彩的行动之火抓住的大海！……（当蛮族在宫中短暂逗留时，与农奴女儿的结合会以如此高亢的音调突出血统的喧嚣吗？……）

“快乐呵，请给我带路，在整个大海的路上，在全部微风的颤栗里——瞬间从中给自己报警，如同穿着自己翅

^① 古罗马帝国亚洲部分主持宗教仪式的高级官吏。

翼做的衣裳的鸟……我走，我走一条羽翼之路，在那里忧愁只不过是一翼翅膀……美丽的故乡必须重新征服，因为国王的美丽家园，他自童年起就不曾见过，他的辩辞写在我的歌里。短笛呵，请指挥行动，并支配这仍属于爱情的恩典。这爱情放在我们手上的，只是一柄柄快乐的利刃！……”

而你们，哲人呵，你们是什么人？要来斥责我们吗，哲人？假若海难仍在它的季节，滋养一首不合理性的伟大诗篇，你们会拒绝我与之接近吗？我的领地，让我进去吧！对我的快活，我毫不感到羞耻……“啊！叫一位录事过来，我要对他口授……”可出生于人类的，谁会站在我的快乐两边而不冒犯我呢？

——那些生来就把理解力建立在知识之上的人。

一 高高的城市在它们条条 海滨大道上灿烂辉煌……

1

高高的城市在它们条条海滨大道上灿烂辉煌，并通过巨大的石头工程浸入外海的金盐。

港口官员作为边境人员出席：入港税和淡水补给协议，定界工程和船只转港的结算。

人们等待着公海的全权代表。啊！联盟终于呈现在我们面前！……人群涌向惊涛骇浪中的峭壁前部，它们

处在平常的岸坡下部，一直延伸到海面上的点点礁石。那些礁石在图纸上称作石锥和石剑。

是哪个尖嘴的星辰又搅混了密码，把水面上的符号弄乱？

在商业祭司的船闸，一如在炼金术士和缩绒工变质的水槽，

一角苍白的天空稀释了大地黑麦田的遗忘……一只只白鸟玷污了堵堵高墙的尖脊。

边境的建筑、港口的混合工程……我们向你祈祷，双方共有的海，还有你，亚伯^①的土地！养路捐已经获允，地役权互作交换。据石头判定土地是可征徭役的！

可租借的大海摊开它一堆堆碧玉。流动的水洗涤着静寂无声的基础。

诗人呵，找到你的金子，来打结婚戒指；找到你的合金，来铸引水通道上的钟。

家家户户的门口吹拂的是海风，条条街道尽头荡漾的是大海，在我们的准则和法律里开头的是大海和海风。

已知最奢华的标准，一具女人的躯体——大量的黄金！——对于没有象牙的城市，还有你女人的名字，贵妇！

因为我们出租一切，把钟点卡入我们港湾的黄色网眼便已足够……

患有水母痉挛的大海以发光的长句和绿灯的惊恐来演唱它金色的合唱独唱交替的颂歌。

纹章仍然对新港的题辞敞开，记性好的人投票赞成某种有翅的走畜；

但那刚强的环，在突堤的吻端，置身于白羽纪功碑下，在波涛中做梦，梦见

① 《圣经》里的人物。亚当和夏娃之子。他牧羊，他哥哥该隐种地。耶和华看中了他的祭物，引该隐嫉妒，遂把他谋杀。

那更远更远的驿站。在那里另一些马的头上直冒热气……

3

别处历史比较模糊。有些低凹城市在对海的无知中繁荣，它们坐在它们的五座山丘和它们强壮有力的母鹿之间；

或者随着牧人的脚步，在草地上，与驮轿的母骡和包税人的挽畜一同饲养，它们给那山上覆满一坡可征什一税的沃土。

但另一些低凹城市，恹恹无力，用它们庇护所和感化院的高墙枕靠着浩淼的水域。那些高墙刷成黄蒿、茴香或是穷人的千里光属植物的颜色。

还有一些像未婚的母亲一样流血，它们脚沾鱼鳞，脸沾地衣，迈着掏粪女工的步子，走下淤泥池。

供船舶在撑柱上搁浅的港口。泻湖边缘钙质沉积土和肮脏白垩上的双轮载重车。

我们熟悉这些小巷曲径的尽头；这些纤道和习俗的陷阱，那里面残断的楼梯扭曲了它石头的字母表。我们见过你，铁梯扶手，和大海落到最低水位时那一排粉红牙垢，

在那儿，有一天傍晚，路政局的姑娘在儿童的注视下，脱下她们按月更换的内衣。

这里是民众放床的凹室。和它那黑色凝块的褥草。清新不腐的大海在此洗涤它的污迹。而这是母狗在石头的

骨疽上舔食。伤口的缝合线上覆盖了一层柔软的紫藻，如同水獭毛……

上而是没有石栏的广场，它地面铺着哑暗的黄金和绿色的黑夜，像科尔基斯^①的雌孔雀——骚乱过后黑石的大玫瑰，装着铜嘴的喷泉，人在其中如雄鸡一般流血。

4

水的欢笑，你上来了，直到陆上居民的住宅布局。

远处，被彩虹和光的镰刀穿透的大雨给自己展示平原的仁慈；野猪拱掘戴着黄金面罩的土地；老人用手杖攻击果园，而在传来声声犬吠的蓝色山谷上方，看青人的短促号角在暮色中与海货商的大法螺会合……一些人的绿柳笼里养着一只黄鹂。

啊！事物，所有事物在它们的海岸，在别的手中的沧桑巨变，使我们终于失去古代的女巫：大地及其褐黄的橡实，沉甸甸的喀耳刻^②式的发辫，和映入家庭瞳仁的黄昏的橙红！

一个贪食的时辰在海薰衣草中染成紫红。一些星辰在荒漠的薄荷颜色中醒来。而牧人西坠的夕阳，在蜜蜂的嘲弄声中，美得像神殿残砖碎瓦中的疯子，下到船厂，走向修船的船坞。

① 古代地名，在黑海东端高加索南部。在希腊神话中是美狄亚的故乡，阿尔戈英雄们的目的地。一块非常富饶，巫术盛行的地方。

② 希腊传说中的女巫。

那里，在耕地的农夫和海的铁匠中间，解开了道路之谜的外乡人酩酊大醉。那里，入夜前，蒸发起低潮的外阴气味，疯人院的灯盏在它们的铁篓中射出淡红色的光。盲者觉察出死亡的螃蟹。月亮挂在占卜的黑女人的街区。

尖锐的笛声和锡的喧哗半醉微醺：“人的痛苦，傍晚的火！百神在他们记事的石板上沉默！可是大海永远在你们家庭的餐桌后面，而女人的海藻香气，没有神甫的面包乏味……哦，过客，你男人的心今晚将和港口的人一起露营，就像一只红火烧着的小锅架在异乡的船首。”

给星辰和航海主宰的忠告。

二 星辰与航海主宰的话

星辰与航海主宰的话：

“他们曾称我为黑暗，我的话原本来自大海。

“我谈及的年头是最伟大的年头；我在其中察看的大海是最壮阔的大海，

“成年的情欲之海啊，向你的岸——荒唐致敬……

“陆地的状况太可怜，但我大量的财产在海上。我无数的利益在海外的餐桌。

“一个撒满发光物的夜晚

“把我们留在浩瀚的水边，一如把食锦葵的女人留在洞口，

“那是穿着白皮长袍的老引水员

“和他们身披甲冑怀揣文书的幸运贵人，在盖着圆亭的青石周围，习惯于以虔诚的欢呼致敬的女人。

“我将跟着你们，会计员！还有你们，数的主宰！

“诸神会比黎明前海上的劫掠更狡猾，更鬼祟。

“海的投机商与幸福一起投入

“远方的投机：无数会计科目，在垂直线的灯光下展现……

“整个大海把我包围，胜过被称为千年万年与太阳同起同落的敞开的年份。污秽的深渊是我的乐趣，沉入则是敬神。

“无国籍的星星在绿色世纪的高地行走，

“而我在海上的特权是为你们做这个真实的梦……他们曾称我为黑暗，然而我住在光辉。”

“世界的秘密，前面走吧！我们把舵的时刻终于来临！……我看见天国钟表铺湿淋淋的大铜子在圣油中滑行，

“一些可爱的大手掌为我打开贪得无厌的梦幻之路，

“我并未被听见的景象吓倒，但为了让自己在震惊中定心，我把眼睛投向那无限的好意，投向对我的逢迎。

“知觉的门槛！光荣的门前！……一种曾目睹我出生，在此地不曾受压榨的葡萄酒的快意。

“大海本身也像是一阵突如其来的喝彩！海呵！你是调解人，是唯一的说情！……礁石上一声鸟叫，微风在奔走尽职，

“而阴影从一挂风帆移向梦的边境……

“我命令一颗星辰挣断天国牛栏的锁链。于是无国籍的星在绿色世纪的高地行走……他们曾称我为黑暗，我的话原本出自大海。”

“引水员，向你的话致敬。这不适合于肉眼，

“亦不适合于船舷画着的有红睫毛的白眼。我的运气在于黄昏的逢迎和眼斑鱼的蓝色陶醉——那里面奔流着先知的气息，礁石植物中的绿色光焰。

“上帝呀！为了目睹天亮前，蒙着薄薄的面纱，迈着女人的脚步，在海面款款而行的提洛斯岛^①的黎明经过，

“在岬角顶端的铁炉上，既不需要香气，亦不需要香精……

“——一切事物都是在黄昏，在黄昏的逢迎之中谈及的。

“而你，非创造的梦，你是知道的；而我，被创造的我，则一无所知。在这水边，除了一起将捕捉黑夜的陷阱设下，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在盖有圆亭的岛屿尽头，那些裸手抱着大瓮在黑夜裡浸洗的女人，恭顺的女人呵，除了干我们本身所干之事，她们还能做些什么？……他们曾称我为黑暗，然而我住在光辉。”

① 提洛斯岛是希腊神话中太阳神阿波罗的出生地。传说他母亲勒托为天后赫拉所嫉妒，到处奔波，来到提洛斯岛，在这里生下了阿波罗。

三 女演员来了……

女演员来了，正从路上下来。她们举起双手，向大海致意：

“啊！我们测准了石头上人的脚步！

“不腐的大海，我们由你评判！……唉！我们戴面具的人估计过高！我们这些在大众娱乐中摹仿人类的演员，就不能在沙滩上保留这最高级语言的记忆？

“我们的作品在城市门口——葡萄酒的门，谷物的门——受到践踏。姑娘们把我们黑马尾做的大假发和我们受损的沉重羽笔拖入小河，而马匹则陷在大面具堆中难以抽蹄。

“幽灵呵，用我们盔帽的巨大卵饰来衡量你们猴子和鬣蜥的额头，如同寄生的动物以法螺的洞穴来……荒漠的苍老母狮压弯了戏台的石栏。大剧作家们的金色凉鞋在沙地的尿坑里闪闪生辉

“连同那贵族的星星和夕阳的绿色钥匙。”

“可是我们仍要向大海举臂致意。染成藏红花色的腋窝涂着大地的全部盐分和香料！——肌肉鲜明的起伏，

塑造得像条股腹沟，而且这份祭品也是用人的粘土捏成，里面显露出神的未完成的面孔。

“在城市的半圆形剧场——海是它的戏台，人群绷紧的弓把我们仍扣在它的弦上。而你，父辈的高贵话语，你跳着大众舞；待在荒原上的部落之海呵，将是我们毫无回音的海，和比萨尔马特^①之梦更遥远的梦？

“戏剧的轮子在水的碾子上滚动，在黄昏带血的碾槽里碾碎黑色的莖菜和铁筷子属植物。每道朝我们奔来的波浪都举着它四品修士的面具。而我们举起杰出的手臂，仍然转向大海。在我们富有营养的腋窝里伸进黄昏带血的吻端。

“在大众中间，朝着大海，我们结伙移动，身子大摇大摆，那是我们乡下人的宽胯向长浪学来的动作。——啊！我们比贱民和国王们的小麦更乡下！

“为了大海，我们的手掌被骨螺，我们的踝骨也被藏红花染色！”

女演员来了，正从小街下来。她们穿着戏装，插进港口的人众中间。她们开出通道，直到海边。在人群里，她们款款有致地扭动那乡下人的宽胯。“这是我们的手臂，这是我们的手！我们涂得像嘴巴的掌心，我们为演戏假做的伤口！”

^① 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4世纪生活在俄国欧洲部分南部至巴尔干东部一带的游牧民族。

她们把出奇的梭形眼皮和张大的瞳孔插入白昼的事变。硕大的面具被阴影笼罩，上面那两个眼洞被手指叉着，宛如阅读和书写密码文件的镂空格子。“唉！我们对面具和文件估计过高！”

她们，还有她们的雄壮声音，步下港口发声的楼梯。把她们高墙的倒影和铅白一直领到海边。在坡岸和防波堤布满星星的石上行走，她们认出了凹着背爬出窠穴的苍老母狮那行足迹……

“啊！我们预测准了石头上的人类。而我们终于朝你、我们父辈的传奇大海走来了！这是我们的身躯，这是我们的嘴！我们长着两条牝犊眉毛的宽额，和我们长成奖章形状的宽大膝头。作为榜样的大海呵，你会同意把我们留有妊娠纹的母腹作为戏剧的成熟吗？这是我们蛇发女魔的胸脯，我们罩着棕色粗呢的母狼心，和我们哺育大众的乌黑乳头，因为我们是一大群幼王的乳母。难道我们必须撩起粗呢戏服，在肚皮的神圣盾牌上，一如在英雄的拳头上，制作性器官带发的面罩，以其森森的黑毛，来抵挡性野难驯的剑，异乡女人或女巫的断头？”

“是的，这是个漫长的等待和干燥的时期，在这期间死亡在创作的每一次失败中窥伺我们。在我们画好的布景中间，烦恼是这样强烈，在我们面具后面，整个受赞美的作品在我们身上激起的反感是那样强烈！……

“我们的石头剧场看见了人类在戏台上的脚步渐次减少。诚然我们金色的木餐桌由世纪的所有果实装饰，而

我们前台的餐具橱则被财主贵人所有资助文艺的葡萄酒点缀。可是神的嘴唇在别的杯盏上游荡，而大海慢慢地从诗人的梦中撤退。

“紫盐的大海会跟我们争夺光荣的高傲女儿？……我们的本子在哪儿？我们的规矩在哪儿？……而为了防止戏台负担太重，我们该在哪些专制君主的宫廷，从我们伟大的同餐共饮者那儿寻求保证金？

“在沿海的群众后面，总有另一场梦——那另一种艺术的大梦，另一部作品的更大的梦在抱怨。在人类的地平线上那最大的面具总在上升，哦，生机勃勃的最伟大作品之海！……你曾跟我们谈到人类的另一种葡萄酒，于是在我们被贬的作品上，突然有了厌腻造成的那种嘴唇的赌气。

“现在我们明白了，是什么阻止我们活在我们的诗节中。”

“落潮，我们把你呼唤！异乡的波浪，我们将观察你在世界上的奔流。如果我们更有空，又必须装扮一新来欢迎客人，我们会为大海抛弃任何装备和任何记忆。

“哦，大海，伟大艺术的乳母，我们向你献上我们在戏剧和大众的烈酒中洗过的躯体。我们为大海脱下我们的戏装和在剧场穿的奇装异服，如在圣殿周围。就像逢三年一度的盛大节庆，那些缩绒女工，或用棍棒在槽中搅拌元色的姑娘，或光着身子在酿酒池中压榨葡萄串，一直红到股腹沟的少女在大街上展示她们的粗木器具，我们把我

们的破旧行头带给光荣。

“我们放弃我们的面具和酒神杖，放弃那三重冕和权杖；我们像女巫戒尺一般的乌木长笛——还有我们的武器和箭袋，我们带有鳞片的铠甲，我们的内衣，和我们演大角色的毛皮，我们美丽的粉红羽毛盔饰，我们撑着两只金属角的蛮族营帽，我们仙女的护胸牌，凡此种种，我们都放弃，我们都放弃！……异乡的海呵，为了您，我们放弃我们豪华的如织布女工工具的大梳子，和我们打成女教徒祭神的响板模样的银镜，我们鹿角锹甲^①形状的硕大肩饰，我们镂空的大别针和我们婚礼的扣针。

“我们亦放弃我们的面纱，我们被凶杀的鲜血浸染的粗呢衣服，我们被宫廷御酒染色的绸缎；还有我们乞丐的讨米棍，我们哀求者的弯头手杖——连同寡妇的孤灯和纺车，哨兵记时的漏壶、信号员的尖角灯笼；制成诗琴的非洲大羚羊头，我们精工制作的硕大金鹰及马桶和凹室的其他装饰——连同杯盏，许愿的坛子，水壶，让主人净手和异乡人解热的铜盆，有盖的长颈壶和装毒药的小玻璃瓶，女魔法师上漆的箱子，使团的礼品，存放乔装改扮的国王的信件与册封爵士证书的金匣——连同遇险船只的桨，先兆罩着的黑纱，牺牲的火把，也连同王室的标志，欢庆胜利的巨扇，以及我们女预言家的红皮喇叭……一切戏剧和传说的破旧器具，我们都放弃！我们都放弃！……

“但希望之海啊！我们把成串的金镯留给我们恋女的

① 森林中一种鞘翅目昆虫。雄虫身长约八厘米，大膊。

手腕，连同我们硬木底的皮鞋，以便在新的脉动和别的激励之中，演出将来的作品，十分伟大的作品。”

“贫乏！贫乏……我们恳求，为了大海，让我们有可能写出新作：写出活泼美妙的作品，仅仅是活泼的作品，美妙的作品——而煽动叛乱的大作，淫秽的大作，虽然会遭到人类的所有攻击，却为我们重造了远离人，从人在石上的大步来体验人的情趣。

“十分重要的作品，在戏台上使得人们既不知种族亦不知世系的作品……啊！让一种崇高从大海，从更远的地方向我们走来，即使在我们衰退的年头，也仍然把我们惊住。啊！让一种更雄浑的格律在此世的所有事物背后，把我们拴在对世上事物更崇高的叙述上面，让一股更遒劲的气息在我们身上升起，它对于我们既像大海本身又像它异乡女人的深长呼吸！

“从更雄浑的格律到我们的边界，其间的事物人们一无所知。威力呵，请教给我们最高等级的重要诗句！请告诉我们最伟大艺术的色调，大海你这最伟大作品的榜样！请教给我们那重要的习俗，并最终让我们掌握分寸，它在戏剧的红色花岗岩上，给我们敞开大家喜爱的时辰！……那采自民众的精彩话语，谁将为我们把它接上流动的王公之水？

“我们的髁部受教于每道长浪，此时早已扭摆，与远处人群的运动互相呼应。但愿人们凭我们演员的台步，仍指我们上台！但愿人们仍指引我们面朝大海，登上那不毛

的巨大石弓。那弓弦就是戏台。但愿人们为在戏台上表演人类的崇高，将我们所评论的这些伟大作品放在我们手中：它们撒满闪电，挂满暴雨，好似被海的苕麻和蜇人的水母刺痛。梦的坦白和灵魂的篡夺，随同远海的灯火在里面奔流。快乐的章鱼在那里咝咝鸣叫，不幸的火花也在那里闪耀，如同流动的绿火照着的海的紫盐……希望呵！请允许我们在更自由的门槛上把你们解读，而在黄昏神圣的金色之中，剧作家的妙句仍将在群众上方突然把我们惊住，

“一如石墙之外，在高高绷紧的天与海的平面上，长长的船队扬帆远航，在剧情在台上发展期间，突然驶过岬角……”

“啊！我们的呼喊是情人的呼喊！可我们这些仆人，谁又会光顾我们在贪财的灯盏和脱毛师的铁三角架之间的石室呢？我们的作品在何方？我们的规矩在哪儿？而将使我们从衰退中重振精神的主宰又是何人？那个善于抓住我们，把仍在喃喃抱怨的我们放在戏剧的交叉口培养，如把一桠生命力强盛的树枝插在庙堂门口培植的人又在何处？——啊，我们好不焦急！

“啊，让他来吧，那将统治我们的人！他将来自大海抑或海岛？让他来抓住我们，生气勃勃的我们，或者我们将抓住他！……那是个神态举止焕然一新的人，对他的权力无动于衷，对他的出身也不大关心；那眼睛被他夜晚的猩红蚊虫叮蜇，仍然作疼……愿他把时代漂泊的散物巨流

集合于他的缰绳！

“从我们母腹中一只鹰的隐隐抽搐中，我们感到专制的临近——恰如从那微风在水面吹起的皱纹中，我们感到精灵嗅出远方神主的踪迹而暗暗赌气……逐字逐句地，大海

“崭新地出现在它的石头大书上。可我们并未过高地估计作品的运气！……听吧，诸神统治的人，时代的脚步正朝着圆形剧场走来。——我们，在黄昏带血的准则里染成藏红花色的高贵女儿，浑身上下，直到指甲纤维都被夕晖薰染。朝向大海，我们把杰出的手臂更高地举起！……

“我们为革新戏剧，在石上表演人类的崇高，而恳求新的恩惠。”

四 贵妇们也在露台……

贵妇们也在露台，手臂搂着乌黑的芦竹：

“……我们书读完了，梦也做完了，难道不仅是这样？运气在哪里？出路在何方？我们所缺少的东西去了哪儿？哪根是我们不曾踏过的门槛？

“贵族，你说了假话；出身，你背叛了！欢笑啊，你是我们焚毁的花园上的金色大隼！……风在猎场刮起一个高贵姓氏的枯死羽毛。

“有一天傍晚玫瑰失去香味，清晰的轮子陷在新裂的石缝，忧愁在大理石孔里张开嘴巴。（在我们的金色栅栏上，黑暗是最后一个唱歌的，它给我们的幼狮放血，今晚将让我们一窝窝亚细亚的雏鸟起飞。）

“然而大海在那儿，尽管无人跟我们提到它的名字。重重长浪恹恹无力地卧在我们雪松的楼梯平台！这可能吗？这可能吗？——凭大海在我们女人目光里的年纪，凭我们绸缎晚服上的颗颗海星，

“凭大海在我们身体最隐秘处的告白——有人认为在紫杉、宫廷的蜡烛和雪松或崖柏的雕花护壁板后面，在

焚烧的树叶之间，曾那样长久地拥有我们，贤明呵，这可能吗？……

“我们节日的边界一个怪异喧闹的黄昏，当最著名的头脸也放下体面时，我们独自从暮色和平台那边走出去。那里，人们听见海水在我们石头的边界上涨。

“我们朝遗忘那偌大的街区走去，好像是在我们猎场下方朝饮水的石槽和铺了地砖的池塘周围走去，那儿有人买通了车马总管。我们寻摸门和出口。

“于是我们突然到了暮色和陆地这边。那里人们听见海水在我们海的边界上涨……”

“戴着我们闪闪发光的宝石和夜晚的奇珍，我们半光着身子穿着节日的服装，独自前行，直到向海的白色峭壁前沿。在那里，我们这些陆上人

“把我们梦想的最远的葡萄藤一直拖到这敏感的断裂点，恰似支肘于嵌铜的黑色熔岩石桌，那上面黄道带的图案标定了方位。

“在偌大的行业公会门口，我们用父辈的梦遮住面孔。盲人在里面举行祭礼。由于人也可能回忆未来的家乡，

“我们便回忆并非我们出生地的家乡，回忆我们未曾涉足的豪华场所，

“正是从此刻起我们才进入节庆，头顶好像戴着乌黑松果扎成的花冠。”

预兆之母啊，颤栗吧，一直颤栗到我们婚礼的衣饰之中！罩着面纱并不宽容的海，哦，为在她们情妇或妻子的高床上干事的妇人们所摹仿的海！……敌意既支配了我们的关系，

也就不会阻拦我们相爱。但愿牲畜看到你的面具而生出一些怪物！我们属于另外的等级，而且是与戏剧揭起的石板交谈的等级：我们可以注视暴力而不使我们的女儿充满丑恶的感觉。

我们好动，因而喜欢你是那国王的营地，那里奔跑着头顶金冠的不幸的白母狗。我们贪婪，眼红你那里罌粟的田园，那里栖停着闪电。我们带着一股没有羞耻的激情朝你移动，我们梦中也怀着对你作品的酷爱。

现在你对于我们，不再是墙上的图画，亦不是庙宇的装饰，而是在你叶丛中，在你人群中联姻的大玫瑰，等级的参天树——如在入侵之路交叉口耸立的赎罪大树。

在那里死去的孩子用金葫芦、残断的利剑或权杖安慰自己，在黑粘土的人像中间，麦秸编成的头发，红珊瑚大叉，把进贡的祭品和杀敌缴获的战利品混在一起。

有些人曾见过你正午的面庞。那里猛一下闪现出祖宗那可怕的威严。临死的战士在梦中嘴里塞满紫葡萄，以你的武器护身。而你海的光芒在利剑的柄舌和白日的失明中，

你海的滋味在国王加冕礼的面包和被人祝圣的女人肉体里。“你为我摆开你王朝的餐桌。”寻找正统王位继承权的英雄说。痛苦的人来到海上：“我来这里领取我的国籍证书。”

在白昼的第一碗乳汁——上了珠绿色光的清晨——中，在国王们的迁徙所走的峭壁公路上，某个历史的弯道让我们经受两个海岬之间自由之水这种默默较量的时候，你异乡女人的面孔亦可赞美。

（中止！陆地的目光终于中止。两个海岬之间已经谈妥，以珍珠作酬报。我们穿着饰有银箔的裙服伤心地登船……几艘大船高架翅膀，把贵重大理石的精华，以及它们的青铜侍女升到半空，啊！装载的全是黄金餐具，打着我们父辈的印凿，还有那么多货币，打着金枪鱼或御者的记号！）

“既然我们是陆地人，岸上人，既然我们是同谋，那我们就让步……然而，如果必须把已经出生这种冒犯推得更远，那就让人群为我们敞开不屈之路的通道，直到港口。

“今晚我们将接触戏剧的古盐、在帝国的所有门口变换方言的海，也接触在别的门口值夜的那片海，甚至那在我们身上值夜，使我们惊叹不已的海！

“光荣与大海！列强的分立！世纪近旁喜气洋洋的分裂……那是不是你仍留在我们肚腹上的戳记？诸神的密码，我们曾把你解读！王家的路径，我们将顺你而行！哦，水花翻腾的三重泡沫和水上加冕礼的那股烟气，

“就像国王们的土堤上，在魔法符号用白色的粗线条勾出的半岛围堤上，那扬花的三重芦荟和在黄昏前的肃穆中爆烈的百年花萼！……”

五 女诗人的说法

女诗人的说法：

“辛酸，啊，恩典！哪里仍在焚香？……埋下罌粟的种子，我们终于转身向你，活人的失眠的大海。你是我们的失眠之物，如面纱下的乱伦一般严重。然而我们说，我们也曾见过，女人的海比厄运美丽。我们只知道你伟大而可嘉。

“哦，大海，你像无尽的诋毁，又像神圣的诽谤在我们梦中膨胀，哦，你像猥亵的肿瘤，又像神奇的病痛压迫我们童年的高墙和我们平台！

“溃疡在我们母腹如解放的印记，爱情在创口的边缘像众神的血液。爱情啊！神的爱情与斥骂相同，间间逛过的大温室在我们女人的肉体里，而思想转瞬即逝的群蜂则在源源不断的水上……温柔啊，你将啮啃

“那如芦荟之火，或如珍宝堆中富翁的厌腻，粘在妇人心中的苦恼，直至那生于曲颈和嘴巴倒弧的灵魂的假正经。

“我们身上一个钟点起来了，我们未曾预见。在我们床上期待家庭的火把倒头，未免太过分了。我们的诞生属于这个黄昏，我们的信仰亦来自这个傍晚。雪松和乳香的味道仍把我们留在城市庇护下的位置，可是海的味道在我们的唇上。

“而对陆地每一架葡萄棚的指责与猜疑，在我们看来始于夜阑人静时，我们床上、衣物上海的香气。

“门槛与凹室之神，祝你们健步如飞！哦，服装师和理发师，不可见的女守护神，在公众仪式上，你们在我们后面，向海的光亮高举你们充满城市阴影的巨镜。

“今晚，当我们与幸福的牛栏断绝关系时，你们在哪儿？

“可你们在那儿，露台和屋顶的神圣宾客，统治者！统治者！舞鞭的主宰！哦，在伟人国度驱动人类脚步的主宰！在一切方面让人震惊的主宰——在夜间使女人的叫喊高亢尖利的你们呵，

“让我们哪天晚上回忆起在那里烧毁的一切高傲实在之物。在我们看来，它们属于大海，属于他乡，

“处于所有违反道德的超出智力的事物之中……”

六 神甫家的那个姑娘

神甫家的那个姑娘：

“预言！预言！海上漂泊的嘴唇，和水沫下它刚说出没说完的话连接的一切……”

“绑在海岬脚下的少女从那里面获取消息。但愿有人禁止她们在我们中发言：她们最好说说她们所接替的神……少女捆绑在海岬尽头如同绑在马车辕上……”

“急躁，我们有话说说不出的急躁。大海在岩石上洗濯我们渴望盐的眼睛。在无性的石头上生长着异乡女人的眼睛……”

“……啊！一切都只是那歌颂贪婪与盲目时刻的幸运水泡？那在我们身上挖掘大沙洼的海，那跟我们谈论别的沙滩的海仍然是海？”

“诗人在梦中接触的同谋，哪有水上水下的多！……”

孤独，啊，广众！谁将为我们解救囚禁在泡沫下的看不见的姊妹？——伴同着蜜蜂和伞形花，后退的翅膀和成百片被打断的翅膀，

“啊！那么多的少女被囚禁，啊！那么多的少女被压榨，那么多的少女被处死——一些骚乱的大姑娘，尖刻的大姑娘啊，因喝了青苇酒而醉醺醺！……”

“……你们的儿子会记起，他们的儿女也会记起，沙地上的新种在远处重复了我们不犯错误的童贞女的脚步。

“预言！预言！世纪被罩上风帽的鹰在海岬的刚玉砂上磨砺。一些黑色的褙褫在荒蛮的天边变沉。在被淡弱的金晖照亮的群岛上，雨水突然把启示的白燕麦打倒在地。

“可是你们，你们对启示有什么害怕的？对水面的一丝微风，对那丁点淡硫磺，对那如梦的配料和预兆的黑盐，迎面朝我们扑来的黑色小鸟纯粹的下种有什么害怕的？（鸢是名字，远洋飞鸟是种类，间歇的飞行则如同夜蛾。）”

“……考虑到我们的年纪，有些事情应该说出来。在物体的断口，有一种少有的锋利，恰如利剑碎片上那种干粘土和铁器的味道，总是吸引生来命好的人的嘴唇。

“‘我渴望，我为你们渴望异乡之物。’海鸟在其交尾高潮中的叫喊！于是外乡土地上的事物不再有意义……对于我们，海的大陆并不是婚姻的土地及其葫芦巴的芬香；对于我们，海的自由天地，并不是被驯服的星星照花眼的常人那座山坡。

“与我们在一起的姑娘被称赞。当沙地的甘薯类植物转为锆石红，大海披上燔祭色的时候，在海藻狼藉，如人迹荒凉的垃圾地的沙滩上，在从浩淼的水面升起的神圣臭气中，她们会在最高的桅桁上绷紧自己的身子！……”

“……一些摊开的绚丽布景清楚地显现在调换帆向的天底。我们内心的喧闹在铁梳下平静。大海在我们身上，如在石砌的教堂太后殿那些僻静的房间涌起……

“使女人的眼睛更为阴郁的大海，胜于大海的美妙和呼吸，胜于呼吸的温柔和梦幻，以及我们鬓边从那么遥远带来的宠爱啊，在连续之中存在未来之物，

“如神圣的唾液，如永恒的活力。温柔存在于歌唱，而不是口头表达术，存在于呼吸的衰竭，而不是语言。面生活的幸福与水的幸福正相适应……”

“……在严肃的大洋上，雨播撒它水的忧虑：神的眼皮闭合了同样多的次数。雨在大洋上熠熠闪光：同样大的天空在稻田的食槽里壮大。一些被活活捆绑的大姑娘，在染成金黄的阴云的重负下低下头颅。

“有时大海平静了，它那高龄的颜色，竟像晨曦辉映下新生儿的眼睛，也如衬着金色的底子，葡萄美酒透出的辉光。

“或者粘一身灰白的花粉，好似蒙上九月的灰尘，她成了贞洁的海，光着身子走人精神的灰烬。可谁还会对我们附耳轻言那真实的场所？……”

“……我们被轻轻地呼唤，都凝视谛听我们身上那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的东西——如同帆缆最高角那北方的季风嘹亮的呼声。温柔存在于等待，而不在呼吸和歌唱。这是些不便言喻的东西，仅仅被我们略微领会……我们倒不如保持沉默，让小小的贝壳给嘴带来清凉。

“哦，在墨黑的水上漂泊寻找圣庙的人，你们远行，长大，而不要去建设。含有风化岩石的土地从它自身出发，来到这些水的斜坡上解散。而我们这些解除约束的女仆，徒劳地行走在松散的流沙上。

“一处处露头的柔滑白粘土，一团团疙疙瘩瘩的柔软白泥灰岩，在我们睡意朦胧的女人脚步之前挨到陆地。用踏在这夜间的苦行之上的脚掌——如同在特征被雪覆盖的暗夜用盲人的手——我们跟随这凹凸不平的纯语言：脑膜印模的外凸，胚胎早期脑叶的隆起……”

“……雨点过去了，未受任何东西盘问。它们长长的预兆车队去了沙丘后面，解脱了套车的牲口。夜晚的胖人离开了田野。惟有双双对对牲畜朝大海走去。

“海啊，假若我们也不曾掉转头，那就让人来斥责我们吧！……腥咸的雨水从远海淋到我们身上。可这是碧水在大地上的光亮，正如人们一年几次所见的那样。

“孩子们呵，你们既然迷恋水生植物宽大的叶子，你们也会在那碧水的半夜抓紧我们的手：解除束缚的女先知就要和雨点一同去修整稻田……”

（可是，在那方面，我们想说什么？我们不能说什么？）

七 一个从神手上升华的夜晚

一个从神手上升到海岛间熹微晨光的夜晚，我们的女儿三次呼唤彼岸的姑娘：

“今晚我们开营火会！今晚我们开营火会，在所有海岸！……还有我们的联姻！——最后一晚!!! ……”

我们生着帕尔卡女神^①那样的乳房的母亲，坐在她们的雪松椅上，在种植着茎杆植物的花园里为剧本的蹙脚担心——夏季享受了过多的爱情，直至在它黄蜂的尾段，

因而在白色玫瑰园中失去了记忆。

我们，髀更窄，头更尖的女人，早就与波涛的绞具有缘的泳者，献给未来的海浪一副更敏捷的肩膀。

寡妇的尖刀和宽叶薰衣草并没在我们轻飘飘的篮子里睡着……对我们来说，前进中的世纪这声呼啸和它壮丽的奔流，

① 希腊神话中掌握生、死、命运的三女神之一。见前注。

和它海的高声呐喊仍然都未听见！

长着龙胆眼的雷雨贬损不了我们的幽梦。而追着我们脚步漫过来的戏剧本身只是我们赤裸的踝骨边翻滚的泡沫和蛮佬的语言。

因为好奇，我们静候那第一声鞭响。水面上挥舞的利剑，宛如在民众广场翩翩起舞而遭斥责的女儿，

对我们而言只包含一条光芒四射生气勃勃的辩证法，

如在家庭祖母绿大宝石那晶亮的焦点……

在冬至前后七日跳枇杷舞的人，哪天晚上舞步弱缓之时会感到恶心，而憎厌之情会猛一下把他攫住，

但他不是厚实的祭坛人口

如连续锤击其波涛之田的大海本身——那波涛是偶像之波，迈着戴绿帽子的男人复仇的步子踉跄而行。

明日，我们穿上戏靴，不佩珠宝，面向路上的大戟；但今晚，赤脚套上仍属童年的凉鞋，

我们下到童年的最后一道山口，朝海走去，

从荆棘丛生的小径。那里，微微颤动地飘飞着团团发黄的陈沫和片片抱窝老禽的羽绒。

友爱！不管我们是什么人，请给我们以友爱：连同浪花、翅膀和水上的断羽，连同盐的闪光和混流的水上那不朽女人的大笑，

还有我们本身，阔大无边的

白羽裙中的泳者！……和整个巨大无边的绿网，和整个巨大无边的金簸箕，它在水下簸扬一个琥珀和黄金的时代……

一个染成绵枣儿和山萝卜颜色的傍晚，当峭壁的绿斑鸠把它水笛的快乐抱怨送到我们的边界——海上的瓜叶菊不再是人们害怕的叶，远海的鸟对我们掩住其嚶嚶鸣叫——

一个在头上比在解开的腰带更温和的傍晚，当掌管生死命运的帕尔卡女神遥远的犬吠在山腹中睡着——《克莱里》^① 这花园的斑鸠不再是人们畏惧的传奇，而海躺在曾是我们起点的地方——

我们说此刻比我们母亲孕育最美丽女儿的时刻更美。今晚肉体毫无缺陷而天空的大净给我们洗浴，好像用的是脂粉……爱啊，是你！千万不要走神！

谁在白日没有爱过，今晚准会作爱。谁若在今晚出生，我们永远把他当作知情人。女人们在暮色中频频相召。家家朝海打开房门。僻静的大房间在夕阳的辉映下兴奋。

揭开吧，朝海风揭开我们的香草瓮！毛茸茸的植物喜欢长在海岬和小贝壳堆上。一只只蓝猢猻吃饱了带刺的

① 法国作家斯居戴利与其弟弟合写的历史小说，假托古代的题材，写17世纪贵族的爱情生活。

无花果，溜下红岩。而用石英雕凿祭碗的男子向燃烧的大海出让他的祭品。

那上面有人召唤，是倚在门边的女人清脆的声音——最后的傍晚！——和我们摊在床上，任微风轻抚的纱罗衣裙。那上面走动散步兜风的女仆。我们的洗衣妇忙着准备我们女人夜间用的服饰。

衣物的清新留在台板上，从旅行箱笼里取出最后一晚的银器……我们的卧房朝大海敞开，傍晚伸进一条偶像的臂膀。在不作弥撒的神殿，死人的太阳排放它金色的柴捆，风尘仆仆的母骡在庭院的拱柱边停步。

……活着的女人呵，时候到了！海风把它的运气让给陆地的最后一阵微风。如奴隶装着鼻环的树木展开它娑娑作响的叶。我们的宾客寻找通向大海的小径，在山坡上迷了路。女人们寻找薰衣草，而我们自身浸浴在薄暮的净水之中……黄昏的脸上没有丝毫的威胁，只有透着海鸮白色的那一大片海天。东方垂挂着一轮薄荷月。天边点缀着红星，宛如尝到了盐味的公马。于是海上的男人进入我们的梦境。最好的男人啊，来吧，挑吧！……

八 异乡人，你的帆船

异乡人，你的帆船那么久地顺着我们的海岸航行（夜间有时听到你滑轮的吱嘎声），

你会告诉我们你的痛苦是什么，在更暖和的晚上，谁促使你踏上走惯的陆地，来到我们中间？

“在起着一团团白晕的黑大理石港湾，

“帆船是盐做的，戳记不深。可是那么大片的天空却是我们的梦？

“鳞片，从神的面具上刮下的柔软鳞片，

“和远处被隔离的麻风水上的微笑……

“比脱离翅膀的羽毛更自由，

“比逃避了暮色的爱情更自在，

“你在成熟的水上——它终于摆脱了年龄——看见了你的影子，

“并听任锚在海底的牧歌中颂扬权利。

“水上的一片白羽毛，朝向光荣的一片白羽毛

“突然让我们感到这份巨大的伤心，因为它这么白而

且是在夜色将临时分

“羽毛在黑水上漂流，作为最强者的战利品，

“它们可会告诉你，黄昏啊，那儿实现了什么？

“风带着高地的泥土，连同久久飘荡的槟榔和熄火的
炉膛味道，

“名媛贵妇在海岬上，朝薄暮的光辉敞开一只用黄金
扎穿的鼻孔，

“而大海在高贵的脚步下变得愈加温柔。

“命运仍会向我们伸出它的石手吗？……

“在你们的沙滩上是海这个女基督

“使仍在所有快乐肉体之间的肉味道成熟，

“陆地置身于贪婪的荆棘和波涛滚滚的玫瑰之间，在
它多孔的岸上

“打磨。在我们看来，它成了轻浮之物，

“比梦中女人的衣物，梦中灵魂的衣物花销更大。”

九 船舶窄小

在夜晚第一批灯火的延伸中，迟迟来到这些大理石
和青铜艺术品中的情人呵，
在陌生的人群里沉默不言的情人啊，
你们今晚也将为大海作证：

1

……船舶窄小，我们的眠床窄小。
烟波浩淼，在欲望封闭的房间里，我们的帝国更为广
阔。
夏天进来了，它来自大海。我们只会告诉大海，
在城市的节日里，我们是什么样的异乡人，以及某星
某晚从海下的节日里升起，
来到我们床上，闻神圣的尿布。

邻近的陆地徒然为我们划出它的边界。全世界翻滚

的同一道波浪，源自特洛亚^①的同一道波浪

驱滚它的髁部直达我们面前。这道轻风昔日曾吹到
远离我们的汪洋……

然而有一晚房间里喧声鼎沸：连死亡本身吹响的螺
号，也没有被人听到！

双双对对的男女呵，喜爱船舶吧，还有房间里高高涌
起的海！

陆地有一晚哭泣它的神祇，而人则猎逐红毛畜生；
城市在衰退，女人在遐想……但愿我们门前

永远是这被称作大海的黎明——翅膀的精华，武器
的撤销，爱与海同属一床，爱与海同睡一床——

而这场话仍在房里进行：

2

1——

“……爱情呵，爱情，你把我诞生的啼叫保持这么高，
使它从大海走向情女！所有沙地上遭受践踏的葡萄藤，浪
花在每个肉体中的善行，沙滩上水泡的歌声……致敬，向
神圣的勃勃生机致敬！

① 小亚细亚西北部临海的古城。传说中的特洛亚战争便发生在此城。

“你，贪婪的男人，脱我的衣服：比驾船的船长更见沉着的主宰。那么些衣服解开后，就只剩一个得到承认的女人。夏日开始了，它以大海为生。而我的心给你展示比碧水更清纯的女人：种子和甘甜的汁液，与奶混合的酸，和鲜血一起的盐，金子和碘，也有铜的滋味及其辛涩的成分——整个大海装在我身上，如同装在母亲的坛子里……

“出生于海的男人躺在我躯体的沙滩上。愿他把脸贴在沙下的泉水里汲取清凉，愿他如身上刺着雄赳图案的神，在我的平地上得到欢乐……我的爱哟，你干渴了吗？我是在你唇上比干渴更新鲜的女人。我的脸埋在你的双手，犹如埋在海滩的清凉的手掌间。啊！愿它是你炎热之夜扁桃的沁凉和黎明的清爽，和异乡海岸上品尝的第一口果子。

“有一天晚上，我梦见了比梦还要葱翠的海岛……航海者们上岸寻找一种蓝水，结果发现了——正是退潮时刻——流沙重新铺整的眠床：乔木状的海退走了，只在上面留下了这些纯粹的枝叶印痕，如同一株株遭受摧残的大棕榈树，又如一个个心醉神迷的大姑娘，缠着围腰，披头散发，被大海留宿在眼泪里。

“上面是一些梦的图景。可是你，额头平展的男人，你既然睡在梦的真实里，对着圆的壶嘴喝水，就知道它那布

匿人^①的保护层：石榴的肉，仙人掌的心，非洲的无花果，亚洲的农作物……我的爱吻，女人的果实超过海的果实：从我这个既未涂脂抹粉也未盛装打扮的女人手上，收下海的夏日的定金……”

2——

“……男人心中，孤独。男人也奇怪，没有岸，却泊靠在岸边的女人身旁，而大海我本身仍走向你的东方，如同走向你那混杂的金沙，并在你的岸上，在你的粘土圈——与孕育她的波浪同生同散的女人——缓缓的展开之中流连忘返……

“而你愈是赤裸愈是贞洁，仅仅因为你双手被覆盖，你就不是深水的童贞女——那是青铜或白玉的胜利女神雕像，被辛苦劳作的渔人那沾满藻类的大网和古代的双耳尖底瓮一起打捞上来，而是长着我的面孔的女人肉体，是我嗅觉下女人的热气，是被她自己的体香所照亮的女人。那体香宛若半合的手指间粉红的火苗。

“一如盐存在于麦子，你身上的海存在于其本原，你身上属于海的东西，给你养成了易于接近的幸福女人的趣味……夜里，在船底，你的脸被翻倒，你的嘴是供食用

① 古罗马人称腓尼基人特别是迦太基人为布匿人，并认为他们较为狡诈。

的果子。我的呼吸在你的胸口自由通畅。而欲望的海面从四面八方涌起大潮，宛如那月亮近地期的潮汐。而雌性的陆地装点着气泡，向淫荡而柔顺的大海敞开怀抱，一直敞到它的池塘、沼泽。涌进草地的海水发出戽斗水车的吱嘎声响。夜晚充满了孵化……

“我的海味的爱呵，让别人远离海洋，在封闭的山谷深处放养牧歌——薄荷，蜜蜂花，草木犀，温和的庭荠和牛至——这人在那里谈养蜂，那人在那里照料绵羊生产，雌羊身下垫着皮毛，亲吻着黑花粉墙下的土地。在桃树挂果、葡萄园插好了撑杆的时节，我斩断了把船壳固定在木下水架上的麻绳结，于是我的爱来到海上！而我的焦灼不安也来到海上！……

“船舶窄小，结合紧密，可情妇忠贞不二的躯体呵，你的节奏更紧凑。船体本身究竟是什么？船的形象图案是什么？是无桅的摇艇和两地间往返的小舟，还愿的船只，连同它正中间的洞口；它以水下体的形状接受审视，在曲线上作了加工，顺着海浪的曲线，弯弯曲曲地钉着双重的象牙色拱……船体的装配者总是用这种办法把龙骨与肋骨和底肋木的作用连在一起。

“船舶，我美丽的船舶，肋骨弯曲，载负着男人的一夜的船舶，你是我载运玫瑰的花船。你在水上冲断祭品链。于是我们与死亡作对，行驶在猩红色大海黑色老鸦企属植物丛生的道路上……被称为大海的黎明广阔无边，浩

森的海面横涯无际，在翻耕的土地上梦想我们紫色的疆界。而远处涌起的长浪顶着红钻石，像一群情人！

“只有在爱的船上才有更高级的侵占。”

3

1——

“……我的牙齿在你的舌头下面洁净无垢。你压在我心口，支配着我的肢体。我的爱呵，床的主人，一如船主。在船主的紧握里舵把柔顺，在他的威力下波浪温和。与帆缆索具一起哼哼唧唧的，是我身上的另一个……全世界翻滚着同一道波浪，同一道波浪一直翻到我们面前，翻到世界的远地，翻到世界的高龄……而那么多波涛从四方涌来，甚至在我们身上开辟通道……

“啊！惟愿你别作我的狠心主人，冷漠无言，外出不归：你是灵活熟练的驾驶员，却是顾虑重重的情人！愿你从我身上，比从你自身获取更多的收益。情人呵，难道你也不希望被人爱？……我忧心忡忡，忐忑不安。有时，男人的心在远处迷途，于是在他目光的弧圈下，一如在孤独的巨大桥拱下，出现了耸立在荒漠门口的大海那面高墙……

“哦，你和大海一样，也被那些遥远的重大事物缠住，

我看见你并接的眉毛比女人的伸得更远。你航行的夜晚会没有岛屿，没有涯岸？在你身上又总是谁遭否认谁被抛弃？——可是不，你微笑了，是你，你来到我的脸上，带着那股怀疑的、属于水上行走的某个重大命运的强光（哦，在大块黄绿泥田之间突然被光照射的海！）。而我，向右侧睡着，听见你奔腾的血液在冲击我赤裸的女人胸脯。

“我的爱呵，你在这里，我只在你身上有寄身之所。我将把我生命的源泉向你奉献，并向你敞开我女人的夜晚，它比你男人的夜晚更光亮。而我身上爱的崇高或许将教给你被爱的优美。那么，给肉体游戏发放许可证吧！祭品呵，祭品，还有生存的恩惠！夜向你袒露了一个女人：她的船体，她的小港，她的海岸；以及她隐藏着所有回忆的前夜。愿爱把这些变成它的窝！

“……我的头在你双手中是窄的，我的额套着铁箍是窄的。而我的脸可供食用如海外的果子：有一晚，午夜之前，在帝国石板上奔跑的亚洲来使敬呈在沉默寡言的御座脚下的卵形黄芒果，火红玫瑰花……你的舌头在我口中如海的蛮荒，我满嘴都是铜味。可我们夜间的食粮并非黑暗的食粮，我们夜间的饮料亦不是罐中的饮料。

“你双手把我情妇的手腕抓得更紧。我的手腕在你双手把握下，活像竞技者绑着皮带的手腕。你把我的双臂举起交放在我的额上；而我们也额头抵额头，好像要一同在沙上完成重大事情，为了海的重大事情。而我本人将是你沙上的民众，生活在你那一群神祇中间。

“或者我的手臂毫无束缚！……于是我的双手获准放在你肌肉的挽具中间：在背后鼓突的肌肉上，在腰间滑动的肉团上，你力量的四马双轮战车在奔驰，宛如水的肌肉组织本身。主人啊，我赞颂你的双手！还有你高贵的男人肋部，那光荣与勇敢的板壁，一旦脱去衣服，可见那勇敢仍保留着，一如甲冑的痕迹。

“欲望的炮朝束缚它的皮带开火。双眉相接的爱向他的猎物俯身。而我，掠夺者呵，我看见你脸上幡然变色！当天神的震怒向他们猛泄下来时，在圣堂里抢劫祭品的强盗也是如此……你这个神，我们路过的客人，情欲好色的海鳗，你在我们体内溯流而上。铜钱在我舌上，海在圣堂里点燃，爱在大法螺里低吼，好像君王在枢密院咆哮。

“爱情，爱情，陌生的面孔！谁在我们身上给你敞开他海的道路？谁来把舵？用哪只手？……不可靠的神啊，快跑去取假面具！把伟大神话的大逃亡掩盖！与秋日相交的夏季，在过热的沙地上把它起金色大理石花纹的青铜色卵打破，那里面生长着妖怪和英雄。而大海在远处散发出浓烈的铜味和雄性躯体的气味……海的联姻就是我们的爱情，它涨到了红盐的门口！”

2——

“作为情夫，我不会为情妇加高屋顶。夏天在海的耕地上用长矛打猎。情欲在它的巢地上呼啸。而我，宛如沙

滩上空追逐猎物的苍鹰，用自己的身影将你躯体的光泽完全罩住。这是天意，它把我们连在一起！被奉献的躯体啊！我双手举起你乳房的祭品的时候已过。雷电和黄金之乡以其光荣使我们满足！是火炭的报答，而不是玫瑰……难道没有一个沿海的省份，曾在玫瑰遮掩下被巧妙地掠夺？

“最美的肉体呵，你的躯体使海的夏季特征成熟：打着月盘和月牙形的印记，染着黄褐色块和猩红的酒渍，像沙子一样漏过淘金机的筛子——沾着金子，被清水里拖的光的大网捞起。最美的肉体，盖着神的印记！……从颈背到腋窝，到腿弯，从大腿内侧到赭色的踝骨，我将低头在从你出生顺序上收集的起首字母中，寻找你出生的密码——如同每晚计算从海下地台升起，慢腾腾地去西天参加赞美大会的星星。

“夏日，树皮和油脂的燃烧器，把黑松的香味掺入女人的琥珀。女人晒褐的皮肤和琥珀的橙黄色是七月的嗅觉和咬啮。诸神亦是这样，他们染上并非属于我们的疾病后，穿着他们女儿的紧身裙，变成漆一样的金黄色。而你呢，覆着一层地衣，你不再赤裸：髌骨点缀着黄金，大腿光溜溜的，如同古希腊的重武装步兵……你应该赞美，被自己的光泽覆盖，像国王的金子一样打着印记的高大躯体！（这些裹着极软的麂皮，扎着粗麻布条，交叉捆着草绳，装在舱里运往宫廷的哑白铸铁，谁又不想剥光它们的包装呢？）

“啊！宛如吸收了某位皇亲国戚骨血的女人！女祭司

穿的黄袍的黄色，大缸里栽的玫瑰的粉红！你出生时由天主的原器作了记号。难道在露台的葡萄棚火上灼烤的肉体，不曾有一个作出更高的表示？被爱情烧灼的颈项，正值暑季的头发，还有如大泥碗里腌制的玫瑰一样发烧的腋窝……你像祭坛上供祭的面包，带着被红线标出的仪式切口……你是鱼形的纯铜偶像，被人用岩石或峭壁的蜜涂抹表面……你是赤日炎炎的中午倾泻它的灯油时光焰四射的大海本身。

“你也是已届婚龄的灵魂和沙漠喇叭口里红焰的焦灼；你是沙砾的芳香，沙砾的热力，甚至它的好意；你是他的呼吸，在火焰影子的欢乐中。你散发着不朽的沙丘和全部共有海岸的气息。在那里梦幻那苍白的罌粟簌簌颤抖。当海在远处退到它那多孔的地台上时，你是盐的欢呼；盐的预知。你是层层金色页岩脚下的鳞片、绿光和绿光的游蛇。在那里沙地的香桃木，矮橡树和蜡树下到海的光芒里寻找它们的雀斑……

“啊，女人和变作女人的热情！闻过你的嘴唇不会去碰死亡。活泼泼地——有谁比你更活跃？——你散发着碧水和暗礁的气味。你散发着处女和海藻的气味，而你的母腹用当代的恩爱洗濯。你有嵌着星辰的石头气味，有在水的淫荡里激动的铜味。你是海浪背面顶着藻冠的石头，熟悉嵌饰有最大叶状体的石灰岩反面。你是被阴影遮蔽的砂岩正面及其善良。你与野燕麦、沙滩的黍子和被淹沙地的禾苗一起摇曳；你的气息混合在禾草朝海吐出的气

味里，而你自身与沙砾朝海的流动一起消失……

“兴奋呵，太兴奋了，高贵的心灵！竟留宿这么多海浪，而肌肤也比眼膜更为敏感……你跟随不可抗拒的擅长于其工作的大海。然而你感觉到不可缓解的压迫，便向——自由也罢，不自由也罢——水的扩张敞开。于是可伸可缩的海在你身上使用其指环和瞳孔，它白昼缩小，夜晚扩大，这占据你的无边巨眼……敬礼！向水的同谋关系致敬。对你的灵魂来说，这里并无冒犯！既然神的暴烈性情抓住了女人肚里待生的男人，却把女人放在其衣物和碎羊膜堆里揉压，啊，既然大海本身就吞食藻类和胚胎，并把它胎盘的大袋，它分层的大藻，它接生婆和祭司用的巨大皮围裙抛给法官与母亲会议，那么愿它满足与其牺牲品会合的神圣意愿，愿倒在花被里的情妇向海的夜晚献出她被揉皱的大唇形科植物的肉体！对她的灵魂来说，这里并无冒犯……

“淹没！顺从！愿神圣的快意把你——它的住所淹没！狂烈的喜悦存在于肉体，而肉体的刺激存在于灵魂。我看见女神的虞美人在你的唇齿间熠熠生辉。海上的爱焚烧了它的船只。而你，你乐于耽在神的敏捷中，因为人们看见清水底下灵活的神祇，在那里，一条条影子游来游去，解开了他们轻柔的裙带……敬礼，向神的多样性致敬！全世界翻滚着同一道波浪，我们的行程翻滚着同一道波浪……节奏紧凑，顿挫紧促，它居中折断女人的躯体如旧尺……放荡，你将长大！淫猥的海激励我们，它的承水盘的

气味在我们床上飘荡……销魂的卧房全刷成海胆红。”

4

1——

“……女人在沙上的呻吟，女人夜间嘶哑的喘息，都只是在水上逃循的雷雨的喁喁私语。雷雨和崖悬的野鸽，在沙滩上破碎的心，仍在海的情妇流泪的幸福里！……你这个压迫者，把我们当作一窝鹌鹑和一溜迁徙的翅膀来蔑视的人，你会告诉我们，是谁召集我们的吗？

“混杂在我声音里的海，总是融合在我身体里的海，爱情，在岩礁和珊瑚上高声说话的爱情，你们会把节奏和宠爱留给爱得太痴的女人肉体吗？……女人的，而且是被压迫女人的呻吟，女人的，并未受伤的女人的呻吟……哦，主人，我的痛苦；哦，主人，我的快乐！有哪个被逮着的温柔傻瓜会因为多几分爱而受惩罚？

“我是女人，情人不在，我整个躯体就痛苦难熬。为了我们，沉重的马车在水上行驶。让马用蹄子踏我们，用额角顶我们，让车用烤花的青铜辕木撞我们！……可怜妇挽着情夫好像两个乡下佬，而情夫搂着情妇宛如一堆星辰。于是我的躯体不顾体面，向做种的公猎隼袒露，一如大海本身供给雷电交尾。

“哦，奋起反抗死亡的海！让它在全世界行走，去与你爱的游牧部落会合！它的千斤顶上只有一道波浪！……而你，主人，统帅，你会使用我们的武器。那弯曲而光滑，长着眼镜蛇的花颈的大浪，惟有爱使它停在摇摇颤颤的茎上。

“没有一支亚洲的笛子，会使膨胀的妖怪平息，哪怕它给自己的西葫芦肚子鼓满空气。可是舌头交舌头，呼吸对呼吸，气喘吁吁！满脸大汗，眼睛被酸侵蚀，唯一支持你来我往激烈论争的女人，脾气暴躁的情人，后退弯身又迎上来的女人，终于发出她情人和女祭司的叫声……

“神圣的柄，你将攻击吗？——妖怪的恩典，我的延缓！还有焦灼难熬，更加强烈！……斜偏着头的死，头胀成流线型的爱，射出它频频伸吐的舌头。连续不断是其名；童真未凿是其时。倾听死的生活之音吧，还有它的蝉鸣……

“上帝的许诺，你将攻击！——哦，主人，你的答复更加迅速，而你的告示更为有力！独裁的人呵，大声点说话！猛烈地攻击，持续不断：刺激已达极点！粗大的海鳗，再深一些探索，海里的闪电便是这样寻找船的套壳……

“你攻击过了，神的雷电！——谁在我身上发出这未断奶女人的尖叫？……哦，光彩！哦，忧愁！不朽女人的巨梳梳理着光灿灿的浪花！整个这层顶楼，正在坍塌的顶楼，就是金色的布景照明灯！……我以为置身于神话和梦

区。

“神呵，我的宾客，你在这里，把你勃勃的侵入推进器留在我身上。未被叫卖的灵魂那悠长呐喊也使我们心醉神迷！……那迷人然而徒劳的死神迈着滑稽演员的步伐，去光顾别的眠床。而那异乡的海浮满泡沫，在远方别的海岸生殖它的仪仗马队……

“我的爱啊，这些眼泪可不是人的泪水。”

2——

“……朝龙骨敞开的船舶，被金子和炭火照亮，实在是海难燃烧的篓子！哦，光彩！哦，忧伤！抓住生命，而且如此迅捷！大海并不更热衷于使它的神衰竭……

“宽恕曾在此地待过，那样短暂地待过的女人——啊！如同在王室的酒樽里饮过血，便不再清楚自己的等级和地位（然而梦幻依然记得）的女人：我同迷人而徒劳的死亡经常来往，我与无脸的雷电平等交谈；对于海，我比活人了解更多，我也知道在其黄火空隙的古老罪恶。梦见清水下躺着裸剑的人，决没有把火与泪从童话中驱走……

“未获真情的女人啊，情妇的眼泪，其源泉并不在情夫身上。对嫉妒的神心怀敌意，是他把你采到我怀里！把葡萄串在我们脸之间压碎的手是外来的。你并未分给别人，却背弃……背弃，背弃，忧伤啊！出人生命是一出哑剧。有谁又开过口？即使说话也不能让别人听明白。我们的风景不能住人，便是撬门也是徒然。不过生活的勇敢在于进入，而不是习俗与财产。

“……情欲呵，你将再生！并会告诉我们你的另一个名字。哦，爱情，王家的大道，酒醉醺醺的国王从这里站起，由盲人护送！情欲，走在我们之前，把我们陪伴的情欲，这是否你唯一的名字，你还有没有其它名称？……哦，让沙砾在远方看不见的门槛前呼啸，让启示的临近在水上变得清晰的你，哦，你是先驱，你是预言者，你的搜寻最广泛，你的道路众多。你在我面前缓过气来。你总是把你的武器递给我，可你也总是把弓上的女人递给我吗？

“情欲移动的龙卷风，还有往四而八方分送其预兆的闪电！强壮的神在水肿胀的脸上吮吸。带着鲛鳍假而的海不再与万物忧郁的实质结合。情欲，主人呵，看看你的作品！……而梦幻蜿蜒曲折的海，像玻璃化的火山熔岩之海，闪着晶亮的黑玻璃光泽，把它的三面体立方体出让给凿子！

“下来吧，雕塑家，伟大的心灵——因为作品伟大

——来到你的普通工，你的全部采石工和姑娘中间。梦幻啊，再看看你的作品：不是金银匠的盾牌，亦非精雕细琢的银镜，那上面显映快乐的丑行（豹子藏身于葡萄园，处女置身于公牛后臀，或海豚用泡沫的葡萄蔓作头饰），

“而是只用一把榔头一块黑亮的煤玉，雕凿的这股强大的力量与联合的织物，就像满载的船舵上罩的铁丝网：海，它的发卷，它的括约肌，它在情欲之环上闭着的百万个眼——或海，宽衣解带，披着它遍体鳞伤的黑牝马长袍：凉快而淫猥的袒露！

“……女友，我最好还是说，何况众神已经走过：在海的长浪背面，在它光溜溜的石墨长桌上，在远处绝美的灰罨栗田的平静之中，只一面，只一口气，我倏地瞥见了它，静止的海，透着沉积物的颜色：远方的海就像一位苏丹，正梦见他那些额上点着蓝脂的黑种王妃……

“……啊，正在上涨的，宛若在奔跑中被捉住的高大女人！我仍将全副武装在你肉体的夜晚起来，身上仍将流着你海的岁月。

“灵魂仍是那样紧密地贴在肉体的切口！在你多刺的

岸上歌唱，结结巴巴说话，如厄里特里亚^①的姑娘——呕吐出它的神的力量与温柔的大水蛇在礁石上袒露的女预言家，你仍将经常接触梦幻的真实：这另一片海，更广阔又更邻近，却无人给它教育，亦无人为其命名。

“借贷的神呵，开始你的路程。我们是你的接力人！全世界翻滚的是同一道波浪，从特洛亚起翻滚的是同一道波浪……波涛涌起，变成女人。长着情女肚腹的海孜孜不倦地堆积它的猎获物。爱让雪松床在它的木板，让弯曲的船体在它的接头处歌唱，海则使它们摇晃。我们的床富于祭品，和我们的业绩……

“钉在我的艏柱上的处女啊！一如被当作祭品而宰杀的女人，你是给船首的刃口浇洒的奠酒，你是大海给摇晃活人的死者供上的祭品：告别的仪式之后，松散的红玫瑰花链在水上摊开——而不法商贾的航船夜晚将切断它的香线。

“情欲，戴着假面的王爷啊！你已告诉我们你另外的名字！……而你，情妇呵，为了你的神，你仍发出你那白尾海雕的叫声。而你，情妇呵，为了呐喊，你仍将倾身吸气——留点神，神一直进入那轻柔的吸气声，和那低微的元音，……服输吧！服输吧！……还是向问题臣服！

① 埃塞俄比亚北部省份，东北濒临红海。

“可是谁在你的侧翼，把你剥得一丝不挂，并把你仰面推倒，如雌鹰面向难以对付的对手，爪子紧按着他的肋部？……攀附在岩石上的好斗的强大荆棘啊，你对死亡的斥骂比海更猛烈。愿爱和海互相了解！愿生和死同居于藻类的叶状体！……我放出了闪电，它的搜寻决不是徒劳。你攻击吧，神的雷电！……抓住生命不是圈套。而情妇亦不是哑剧演员。分叉的侵人之树，闪电重新爬上它的躯干！”

“——就这样，有名有姓的女人在中午打动了水的迷人的心：伊斯塔尔^①被闪电和绿鹰驱策，裸体罩着用她漂流之火织成的碧罗宽裙，光彩照人……啊，要光彩，不要忧伤！要割而不断的爱！心灵最终摆脱了死亡！……你给了我这声水上女人的呐喊。”

5

1 ——

“站在你身边，宛如舱底的桨；滚翻在你身边，恰似帆篷连带横桁，捆在桅杆下方……龙骨下，航沟里，涌出百万兴高彩烈的气泡……而我们的梦，大海本身，恰像独一无二的大伞形花……它的百万花粉花絮正在飘散。

① 根据上文，应为女人名。但不知指何人。

“智慧呵，死后的继续存在！雷雨的清凉，由于眼皮被打青肿，它脱离了雷雨的青蓝……生存的幸福哟，摊开你的掌心……可它真在那儿吗，它不过是一桩善行？我身上有的一步离去，它不是女人的步子。远处一些旅游者在旅行，我们没有招呼他们。拉紧浸着金晖的帐篷吧，啊，死后纯洁的绿荫……

“沉默的巨翼，曾那么长久地跟在我们船尾，无声无息。如今在梦中，在水上，它仍旧指引我们曾那样相爱的肉体，我们曾那样激动的心灵……远处最后一道波浪奔腾而来，把它衔着的祭品举得更高……我爱你——你在那里——巨大的幸福在那里被全部享用。

“慢一点吧，万物向终点的移动。死者在死亡中航行，并无生者的操心。放肆的黑夜把我们抱在它的两肋。而我们松开了紧搂的手臂，以倾听无岸无礁的海在我们身上漫延。太强烈太温顺的情感。千百双赞许的眼睑……

“在这整个静穆的所在，情妇直眨眼皮。波平浪静的海把我包围，向我展示它棕榈树的顶点。我听见血那有营养的公平的液体在奔腾——我仍在哺育的梦呵！我的嘴唇沾了你诞生的盐，而你的身体沾了我出世的盐……你在这儿哟，我的爱，我的寄身之所只在你身上。

“在你的气息里，如在船帆的遮护下，我因此而微笑。轻风吹进了船篷……愿我是你关系密切的甜蜜，是你在

水上温柔的欢乐；你熬夜时的静寂和清醒，你睫毛影子里的眨动。把我女人的额头和妻子发际的芳香给你；把男人心那水母里血的奔涌给我。

“我的左乳被你握住，帝国的玉玺已被窃取！……合上你的手心，生存的幸福……压在我髌骨上的手遥控一个帝国的面孔，而爱的仁慈扩及它的所有行省。让水的和平与我们同在！远处，白雪黄沙之间一个广袤王国打开了国门，正用波浪洗刷其白色的牲畜。

“而我，在清澈的水底，我是什么？一株棕榈庄严的自在又是什么？是谁在摇头摆尾，柳珊瑚？……我听见无名的庞然大物在暗夜里生活。而畏惧的荆棘生自我缺席的肉体。门槛石横在门槛中央，海水已将它漫过。徒然而异端的死哟，你已被特赦！官司赢了，海又协调一致。于是远方的恩宠被分享，爱汲汲于它的好处。

“安然无恙的神呵，把我从死亡救出的神呵，为了我们这份满足，为了你们在我身上表现的这份爱情的伟大劳作，和你们在我身上吐出的这声海的呐喊，你们该受赞扬。换了祭服的死亡去远方哺育它的信民。波翻浪滚的大海为我们在远方召集它的仪仗马队。而我钟情的你，你在这里。我的心灵和肉体摆脱了死亡，你要保护它们，为它们操心……

“百叶窗放下了，灯光熄灭了，木板房屋像三层桨战

船一样破浪航行。在轻薄的木挡雨板下，钉着一溜椽子，就像一排平列的准备划动的桨。飞驰吧！飞驰！顺着我们乳白色的板条……微风清凉入帘子，吐出一个比安喀塞斯^①更纯洁的名字；于是房屋在它稻草的隔墙里松了一口气……外来人的趣味呵，告诉我们你走哪条路，你亲自朝东方发动哪条幸运的三层桨战船。难道谁无船在海上谁便在我们身上旅行？生活会无了无终？但愿每人死前都爱过！

“我们这些在无桨无桅的床上飘洋过海的人，知道可返回事物的进程，也清楚它漫无止境。爱和海以及条条海路……低照的月华注满灯盏，洒满盐场。我看见那卖牡蛎女人的锋利剖刀割进我们的窗帘……抑或，这是栖息在棕榈树林里，用它一窝窝蓝冰来清凉夏夜的贝律星^②。于是，赤脚踏在木廊和门前石板上……我看见原始的夜晚和它真珠的湛蓝拉开了纱幕。

“陆地从其黑色的麂皮下到低潮线。海赤脚在沙地上离去。镶金边的大陆在它们的光环里旅行。变大的岛屿向沙滩的纪念章存放柜出让它那畜皮或光木的平面大硬币；而那些长角果荚微微裂开，像一只船体，果实已经掉落，空余下白色的干果隔，如同桨手的坐席。漂泊的种子

① 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亚王。与爱与美神阿佛洛狄忒相爱，生埃涅阿斯。

② 原文为 Bélus，不详。

登上陆地，便把自己掩埋。以后那里会长出一些树木，用于制作高级木器。

“哦，居所，哦，横隔在万物之海和我之间的腮……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潜流暗涌中间，如在被淹没的森林迟迟开花的树梢头恋爱，可这整个不可知的世界究竟是什么呢？……这一夜，星辰倍增，在水上膨胀。一些巨大的星宿如利剑，湿淋淋地从海中跃出，既无护手亦无剑柄；大海把古罗马斗兽者的刀剑向我们掷回。一些没带武器的部队在石头花园里散开，如同种族之间盛大节庆的结尾。幸运的征服者，沙滩上民族的媒人在那些节庆里其乐融融。

“天亮前将会下雨。黑夜撕破它的头带^①。可是在被啄的沙地上，谁也辨认不出写出的文字。门槛石用苍白的乔木图案，用预兆把自己遮盖。被神化的畜生在坛坛瓮瓮里醒来。命也算了卜也占了，大海协调一致，官司打赢了。海雾包围了蓄水池口，神污染的印渍在连接海沙的古老泥水工程里扩大。一块块高耸的白石被山羊舔着。迁居的女人啊，苦难已消逝！于是我爱，于是你在这里。只有在爱的航船上才更安全。

“……这是雨前风！你听见棕榈的小果子砸在屋顶上噼啪有声。有人将在我们的滴水石上收集它们，以装点白

① 古时祭司头上扎的一种细带。

日。而我也将指给你看，它们穿着角质或牙质的靴子，镶着指甲和鳞片，怎样像印度人那样缠着头巾……海风在浅水的岩礁上吹拂。棕榈酒在棕榈树身上流动。而这声音，是雨……不，是在棕榈树架上武器摆动的撞击声。是哪个伤病的灵魂，突然落入困境，被囚禁在我们以灯芯草为纬的草幔——像传说的那些亚洲大船的帆篷？

“……雨落在平台和有棱的屋顶上：于是瓦片染成了畜角和肉豆蔻的颜色，染成了声音清亮如敲轻鼓如奏扬琴的岩石颜色。瓦坛子放在挡雨板下。坛肚幸运。海的骤雨泼到方砖墙面和门槛石上，泼进露天的大碗和努比亚女人外面上釉的瓦钵。情妇将在里面以其情妇的黑夜洗濯自身。先洗髀部，再洗胸脯，再洗脸，洗腿，一直洗到股腹沟，洗到股腹沟的褶皱。星星也将在其中洗浴，它最后来，迟迟洗完。

“……下过雨后便是黎明。月华染上明矾的色彩。东边的天际已是一片野鸭的斑斓。欢迎你呀，每一份优美！在海上，夏日的黎明是脱光衣衫踩在脚下的情妇的第一步。这出生于女人的女人躯体传自大海，而且是通过女人们……而为夜晚保管其出产于海的珍珠的女人，仍将与珊瑚时代结亲……也许并不曾下雨：雨丝呵，你的降临竟是这般轻柔……可谁又怀疑沙滩上的这种符号的细线，不像年轻母亲腹上的细细胎纹？

“早晨如妻子一样被洗抹。而色彩被还给世界：拉皮条的和做母亲的女人！海在这里，它不再是梦幻。向它欢呼吧！一如向正午的海，在开花的胡椒树后给它的幼狮洗身的海欢呼……我知道有一群小水母，或像卵巢，或像子宫，已经占满了曙光初照的小海湾。而海的葡萄已被夜间的小啮齿动物光顾。气味芳香的参天大树变成朝大海的恩典。所有的寄生虫在环礁湖的舌头上被梳刷。大海把它圆滚滚的白珊瑚少妇一直推送到我们面前。惟有寻找龙涎香的人，骑着他们迈着侧对步的马，跑遍焕然一新的长滩。捡鹌鹑的人弯腰探视岩洞，钻进海滨的窟窿。

“有人也为圣堂周围和避难场所，捡那些被称作波塞冬妮的床上用的小干藻。拣择小扁豆的女人，戴着长舌的叶冠，傍着石头台阶，坐在柜台状的岩石前端。在岛屿的尖顶，栖停着一只只燕鸥，它们与蛎鹬——喜鹊交往。幸福的磁针把它笨重的实心金箭安在被淹的沙滩。一条蓝鱼，周身原是金银匠那种蓝色，变成伟大的游牧民喜爱的孔雀石绿色，在自由的水里独自游弋，宛如祭献的船舶……

“欢迎啊！欢迎！我们每一位来宾——啊，同父异母的兄弟！……愿同一株棕榈树荫及众人！……而我钟爱的你呵，你在此地。愿水的平静与我们同在！……还有为了情妇，向光天化日的检查敞开的睡眠……

“只在情妇的睡眠里才更安全。”

孤独啊，男人的心！在我左肩上睡着的女人，她清楚整个梦幻的深渊么？男人光天化日下的孤独和黑暗……可是对情妇来说源泉也是隐秘的——海底翻动着些许沙砾与黄金的泉源就是这样……

情欲啊，你走开点，让我也来认识这裸露的女人额头。女人在男人的嗅觉下温柔，在思想的爪子下驯良……啊，地道外来人的趣味，你将告诉我们你沿哪线海岸而行！还有，宠爱啊，你是否需要女人那柔软的颈项，直到来到我们身边？

在我的呼吸中流出去，并朝我的脸发出清脆稚嫩嘘声的女人，给我展示她妩媚的航迹。并且，从她十分温顺的芳唇，到她那提婆^①的额头，比女人更裸露的她，献出她如卫星背面一样不可目睹的容颜。

哦，在所有可以目睹的秀美脸蛋中，最美的那张被人紧盯不舍……那柔嫩的蛋形含着那么多优雅，在那上面，是什么别的更为久远的优雅，在我们看来比女人更属于女人？既然得到其他的恩惠，我们可会从女人那儿得到爱

① Dêva，梵语中天神的意思。

这份恩宠？

情妇身上是处女的滋味，妻子身上是情妇的宠爱，而你，夫人额际的芳香，哦，被人吮吸芳香和精华而娶走的女人，闻过你的嘴唇不会散发死亡的气息……哦，优雅，你比囚禁在真空管里的玫瑰更难变质。

由于你，金子在果实中发亮，不死的肉体给我们显示它粉红的藏红花心；由于你，夜里的水在法老的大棕榈树洁白无瑕的壳上，在剥去它们后极清洁光滑的树干上，保留灵魂的存在和滋味。

……哦，你在睡眠里离去，抛弃了你必死的部分，

你是我东方的希望，你将留在海上，你是我帆上和梦的羔皮上的怪物，你和横桁一起，在淡红的天穹摇摆。或干脆，你就是帆本身，帆的职责，和纯粹的帆的概念——灵魂在帆的平面和受力面上十分贞洁的思辨……

你是我早晨的将临，白昼的更新，你是我大海的清涼，宝瓶宫的乳液下黎明的清新。当沙滩的水泊映出第一缕玫红的云霞，早晨的绿星，被授予采邑的白昼公主赤脚步下天庭的碧阶，来给海的卷曲额纹施舍童年……

你是我清醒之水的透明和梦幻的先兆，你就是泉源

的看不见之物，而不是它的涌出，你就是那火焰的看不见之物，它的本质，在极纯洁无冒犯的地方。在那里火焰微弱的心是一枚温和的戒指……

你是食花瓣的女人，是沙滩的孤挺花躯体。你在情夫的掌心舔尝了盐味，但你用你稻田的谷米把他滋养。你是异国土地上的甘甜果实；是在蛮族那里采集的谷穗，是为回去的旅行点播在荒凉海岸上的种子……

哦，在奔跑中被捉住，可在我们怀抱里却像泉源的夜一夜流淌的女人，是谁在我身上顺你软弱的江河面下？你是我的江河，我的大海吗？抑或海中的江河？你是我奔流不息的大海，是同一人绝不能两次涉足的大海吗？……

属于情妇单纯的快乐的曲线是幸福的。

……伏在我左肩，拥满我手臂的小海湾的女人，像喷香、绵软、未加捆扎的花束（据我的触觉，这段幸福时光的历史极为光滑），

撑着右髁休息，脸埋在我身上的女人（一些大花瓶就是这样，在温柔的木支架和白毡底垫上旅行），

在梦中对阴影的扩展发怒的女人（我张起船篷，遮挡海雾和夜露，帆被风推向最清的水域），

她，比单身汉子心中的柔情更温柔的女人，是我的负

担，但比装运的种种香料都轻，哦，女人——我怀抱的船上十分珍贵的种籽，不腐的鱼卵……

我屋顶上的时光脚步啊，请再轻一点，就像女人赤脚踏在桥上。天空把它的乳液倒给大海，这仍是一个沐浴宝瓶宫乳液的黎明的温馨。

我独自值夜，忧心忡忡：携有女人和女人那份甜蜜的人，恰如载运非洲小麦或贝蒂卡^①葡萄酒的船舶，到了东方更要警惕，那正是易出意外的时刻。

死的蛆虫钻在床的木料里，钻在船的龙骨里。但爱更猛地敲打梦的壁板。而我，我听见夜幕在一只船头下撕裂。

当六月的海在室内喘息——情妇在梦幻的连枷下直眨睫毛——白昼下起头一场骤雨，大海本身开满花朵。

我知道，我见过：大海搀和着牧草和圣油，在它膨胀的紫黑大锦葵和它光芒闪烁的深渊口之间，摇晃着，涨挤着它幸运的蕨叶丝。

只一道十分顺畅的长浪，如同采葡萄女人只踏一脚，

^① 古罗马帝国行省名，在今西班牙境内。

便挤完了，可是整个大海被徒然挤压，它瘪下去又涨起来。在生命——它顽强的乳房里，乳汁在缓缓地分泌……

东风在新鲜的水上，吹起新生儿肌肤的皱纹。低月在沙丘上追逐远方童年的白水獭。而夜晚把它女人的纤手留在我们手中……

在白昼仍酣睡不醒的女人，海的夜显现在她脸上——映出一个无脸的黎明的镜子。而我，我在她岸上值夜，为一颗柔情的星所折磨……我将倾心于

非男人的话不听的女人。

……脱离你女人的夜晚，一直来到我身边的女旅客呵，是谁把你在渎神的手上唤醒，像不凋花的女儿被人抓着腋窝离开母体的泡沫？在白日你又是我别的什么人？这生命的变黑，难道是它的外表？

你诞生，我窥视……你的手臂搁在腹部，躺在胸脯的盾牌下酣睡。你面含微笑。为了防灾免祸，你被托付到我的双手，就像被安排飘洋过海的大家闺秀——此刻，你已醒来，额上刻着神圣的皱纹；然而还有什么先兆把它的秋水仙大道一直开到你而前？

不安的心上人啊，休息吧。既无威胁也无危险。我相

信你的软弱，我在你的优美上妥协。爱的王权最终被用来
抗拒怀疑和诡辩。难道你不属于能听懂海的声音的女人？
“任何女人都别在我的水而照她的担心！”

外面，天空用它的盐腮吸新鲜空气。夏夜折叠起它的
帆，藏起它装上翅膀的小艇。月亮在锦葵酒中平静。而倒
卧在灯芯草席上的女佣，把天上被其它星辰遮掩的大哑
角留宿在海湾底下。

黎明在跟随铁铺的脚步；远处，城市及全城民众眼圈
泛黑如同死人。船只在锚地打转。辘轳放松了前港的链
条。斜桁的提灯熄灭在下流的酒吧。

愿你受到热烈欢迎，来访的第一道长浪呵，你撼动港
湾里的船体，摇摆码头里处的桅林如同箭袋里的箭簇。暴
死者携着水的风信子下到河口。儿童及其黄狗离家出走。
而伊阿宋^① 的海在远方喂养它的食肉植物……

爱，光天化日审查下收回的恩惠……光明呵，别让我
放弃这份爱的优待，它像鼓帆的风……船舶窄小，我们的
眠床窄小。因为夜间，被爱情的托被架^② 框罩了那么久，
白天我们也得保持躯体和迟迟不放松的臂膀的弯曲，

① 希腊神话中忒萨利亚王子。为夺回被叔父篡夺的王位，历尽艰
险取来金羊毛。原娶美狄亚，生有三个儿子。后来另娶格劳刻，
被美狄亚报复，一家人全死。

② 一种放在病床上保护骨折肢体的架子。

就像长久坚守舱底的人有时的情形？……

6

1——

……稍前于黎明和白日的利剑，当海露在大理石和青铜上涂抹，当远方兵营和狗吠让玫瑰撒遍城市，我看见了你在值夜，于是我佯装睡眠。

谁总是在身上神不守舍，哪怕在白昼？还有你的住所，究竟在何方？……明日，你会丢下我去异乡的海上？远离我，谁是你的主人？或者，哪位不声不响的引水员，会从不能泊靠的海那边，独自登上你的船？

我看见你在我的髓骨外变大，像是俯身悬崖边的信号员，你不知，也不曾见到你游隼的而孔。你脸上雕凿的鸟可会戳穿情夫的假面？

新主人，你究竟是谁？走向什么地方？那儿有没有我的份。你在哪条灵魂的船上站立，是像蛮族的王子立于马鞍，还是像那另一位，混在女儿队里，闻着武器的酸味？

怎样去爱，以女人的柔情去爱谁也不能打动的人？而且，这份柔情他是否懂得？因为他只会凭额头的奇迹，观

察他引发的女人那独一无二的幸福……

此刻，起风了，竞技的梭子蟹已经在波翻浪滚的水上飞奔。全副武装的海总是发号施令！……不酝酿行动的爱就不那么伟大——爱呵，爱，只有在背弃的时候，它才那么伟大……

鹰这一夜不在军队。沙砾下门槛石下武器在颤抖……而在你门口，老是那一道嘶鸣的波浪，用一样的动作，靠它耸得高高的两角，呈现昂奋的马衔那同一副影子！

此外关于海，你了解吗？我们有时生出生存的深重忧虑。于是不安潜伏在女人的心里，宛如沙滩的角蛙……心灵杓鹬，情妇的担忧，只在情妇睡眠时，才有更大的危险。

有人夜间跨过我身体的沙丘，光着头去平台盘问皮肤泛红身强力壮如海上航标灯的火星，我说他没有女人的礼貌和细心……

……孤独呵，男人的心！你怀有的大海比梦幻更含营养？大理石的夜向忧愁敞开它的坛子。而在你紧闭的心房，我看见无女人看管的灯盏在奔走。

你在哪儿？梦幻发问。可是你，你没有回答：你像一位舰长的儿子，为了征服大海，在荒凉的海岸上盖了房

子，——而且窗户打开，连床都朝着碧波万顷，却被剥夺上船的机会，只好强压着痛苦。

你在哪儿？梦幻发问，而你，你已经远远地见过，还在远远地看着那条移动的乱嚷乱叫的线：远处的大海感情动荡，像一支无人指挥的充满预言家的军队……可我，关于那直达你的道路，我还知道些什么？

别做我默默无言、外出不归的狠心主人。哦，远离家门的多情面孔……你在哪个远得我无法到场的地方战斗？为的是哪桩不属于我的事业？用的是哪些我不曾擦洗的武器？

我担惊受怕，可你却不在这儿。妻子孑然一身，遭受惊吓，情妇受人讥笑，你的密使你的卫士在哪儿？遭别离的妻子也要被抛弃？……谁用海来实行包围？海岸防御线上显出阴谋。你勾结了内应。是谁把异乡女人领进了要塞？——海就在这儿，它没有通名报姓，便包围了房子。围攻已近尾声。人群在各间卧室。妻子再也不能免遭拥挤……可在我们的门口，既没有乳娘，也没有祖母，人家让进来的，是一个女魔法师——就是人们让从厨房和卖牡蛎妇人居住的街区走上来的女人。让她在卧室切断腕静脉自杀。别让她靠近你的床！通奸的海，女魔法师的海，她在那儿向你撩开她的绿裙，并要我喝她绿色的饮

料。两个同谋，于是我们沉浸在她色萨利^① 女人的碧眼中，——那是给情妇的恐吓和耻辱……

助人为乐的神呵，陆地上的神呵，你们不站在情妇一边反对大海？……而你，并不残酷的男人心，你也希望苍天宽恕你的武力！

……我曾见过你在我女人的温柔中睡觉，宛若一个滚着狭窄羊皮的游牧人。但愿你记起，我的情夫哟，所有那些朝海敞开的香巢。我们曾在那里相爱。

我们的床被拆毁，我们的心毫无遮护。请想一想那雷雨和浪潮的搏动，它就是我们寻求爱情吐露时的热血，想一想天亮前，我们送进海里的所有燃尽的星星，那时我们赤脚在爱神木间穿行，如同双手沾满古代行吟诗人鲜血的神圣凶手；想一想我们从海岬高处，往贼鸥群抛掷的那么多疲惫不堪的月亮。

爱也是战斗！我举出死亡作证明，因为只有它与爱情相抵触。我们的额上点缀着活人的红盐！朋友啊！别往城市那边走，有朝一日老头们在那里给您编织王冠的草绳。光荣和权力只建立在人心的高度。荒漠的爱情比帝国的崩溃要耗用更多的大红。

^① 希腊地区名。

也别在变幻不定的海上离我远去。没有女人(你的仆人)不能在其中生活的海、时辰和战斗。然而女人在男人身上,海在男人身上,远离死亡的爱情在整座海上航行。可是我们,对使我们结合的力量,我们又了解什么?……我的翅膀夹在你的翅膀里,你听它在拍打——尚未断奶的雌雕在呼唤雄白尾海雕!

我怕,我冷。和我偎在一起,抵御寒冷的夜晚——一如在帝王们的山丘,而向大海,被教士绑在其穿孔的黑石柱上,以举行冬至仪式的红星……把我搂紧一点,以抵挡怀疑和死亡的衰落。统治者,望着我,望着眉心那高贵的地方,敏捷的画笔把加冕礼的鲜红点在上而。

神成了副手!信仰被亵渎!……别走开。待在这里!谁也不要在你身上想入非非,神不守舍!向右侧身躺着,无眠的女人,仍将起来偎在男人身边。为了这诸神的大笑,它把我们与水的放荡连在一起……于是我向无声的神祇祈祷:但愿有朝一日同一条海的纤路,把我们从同样的死亡,引到同一条梦的纤路!

只有在爱的航船上,才有更伟大更高尚的战斗。

……武器在黎明的凹底折断——哦，光彩！哦，忧愁！——还有远处没有被选资格的海……一个男人曾见穷人们手捧金盆。而我顺着人类的狭窄海岸，漫步于同一个梦境。

不要害怕。既无背信弃义之徒，也无假发誓言之人。载负女人的船不是男人抛弃的船。这是我向海神的祈祷：诸神呵，请守护男人心那十分贞洁的宝剑，因为它与女人相交。

女友呵，我们的种族强大。我们之间的海不会划出界线……我们将咬着铜线，在浓香四溢的海上扬帆。爱在海上，最葱茏的葡萄园在海上；诸神朝青翠的葡萄跑来，碧眼的公牛驮着陆地最美的姑娘。

我将在其中洗涤我游牧人的衣衫，还有这充塞太满的男人心。在这里时辰对于我们正如人们所祈求的那样：像大家闺秀，上船时没有女仆陪护——神态自若，风度高雅，贞洁美丽，充满热情！

情夫们，我们既不是耕田的农夫，亦不是收获季节的雇工。无人驾驭和驱使的高贵自由之波是给我的。新鲜的水上，那生活的全部新奇，生存的所有新鲜是给我们的……诸神呵，你们虽在夜间窥见我们裸露的面孔，可是你们不曾看见我们涂脂抹粉的脸和我们的假面！

倘若我们起走我们薄薄的板条，整个戏剧的世纪将挂上它的新幔。某人终于让人听懂他的意思！是白毛种马的哪声嘶鸣，随着微风，在水的连衫裙上引来情妇的强烈颤栗？

我们将下到半封闭的小海湾。早晨，人们在那里给兴奋的幼畜洗澡。它们一身粘乎乎的，仍带着产道粘液。起锚前，我们双双在天蓝与金色作底的清冽浅水里游泳。我们的影子朝那里奔去，在同一条梦的纤路上结合在一起。

起风了。你快一点。帆篷已经鼓满。荣誉挂在张张帆上，水上的焦躁宛如血的激动。微风把它碧水的游蛇引向湛蓝的远海。而驾驶员在淡紫色夜晚——青痕与瘀斑的颜色——的巨大斑点之间认出自己的航道。

……女友们呵，在我们情人的床上，我曾那么向往大海！可那闯入者那么久地在我们门口拖曳她异乡女人的连衣裙，好像裙裾压在门下边……啊！愿全世界只翻滚一道波浪，愿同一道波浪把你们集结，你们所有人，每个等级的妻子女儿，每个家族已死与活着的女人！

……于是大海从四面八方，从人的高度，向我们涌来，推送着，抬举着大群挤挤密密、活像千百只新娘脑袋

的年轻波浪……“玫瑰，”传说说，“从诱拐者手上取火的玫瑰啊，那与我一起通过港口阶梯上生石灰门的女人，你们羡慕吗？”

女人呵，这具肉体是用我们最好的种子，最美的果实造就。大地的黑盐仍在给他粘结的睫毛扑粉。薰衣草酞剂，枸橼果皮汁在海上将清楚地告诉我们她的绿盐灵魂。桥上的爱穿上了红皮凉鞋……“埃亚——船上的母山羊，会把乳汁供给给我们……而猴子把你们的珍珠挂上了桅杆……”

——必死的女人？啊，在危难中更得到爱的女人！……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掌管生、死和命运的帕尔卡女神呵，那妇人平静额头上的第一道涟漪，对深藏不露的男人心所具的价值。“请收好，”故事里的男人说，“不死的仙女呵，请收好你不朽的提议。你的岛不是我的岛，因为在这里树长青不凋；你的床不使我冲动，因为人睡在上而不用正视他的命运。”

我更喜欢人类的床，因为他得到死的光临！……我将历尽凡人的道路——海难和种种不幸——也要使在我帆下避难的女人免遭毒刺侵袭。不能永存的手啊，神圣的手！你们为我恢复战胜的尊严。怀着爱，冒险的自负的死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哦，情夫们自在的欢笑和上等生活的傲慢，宛如无法察觉瞬息即逝的海上，那光荣的强烈战栗。在那战栗里，帆船收起风帆，破浪前进！……

……海上风平浪静。洁净的水面荡起两道洁净的涟漪，情妇在水上的大善行。以心灵培养白日的清白，把甘甜碗捧给贫穷的女人，心怀爱情如同光天化日灯火不熄的女人；在我身上说出真理，又将把我从帕帕耳人手中赎回的女人，那个能干胜于温娴的女人，劝我做胜过女人的女人。我们之间的海高高地抬起活人的等级。

船舶窄小，我们的眠床窄小。爱的心灵，整个爱的亲密产生于你，而不安的心灵，整个爱的彼世从你而来，你听见迁徙的鸟群发出比海更高的鸣叫。而你，新的力量，比爱更高贵的激情，你给我们敞开什么别的，无需使用船只的海呢？（如我有一日在岛间所见，大群急急迁徙的蜜蜂，穿过航道，一时间停在高高的桅杆上，寻找其栖息之所……）

了不起的隐秘的情夫呵，沉默寡言的情夫呵，你们这些未被任何睡眠所玷污的人，却被海任意支配！……世界奔向其地层的更新——哲人在船首被撕裂，闪电的种子撒遍所有顶峰，而戏剧表示高兴的蓬头乱发是无错的。梦幻被称为现实，它那年深日久的海，它那把联姻带往远方的帝国大路，和它把揭露带向远方的不恭敬的大法是我们的；大挥霍的表面，未来的巨大蜂窝是我们的，后者比荒漠布满偶像的绝壁具有更多的蜂房。我们的期待不再落空，祭品出自于女人！……

情夫们呵，情夫们！与我们同等的人在哪儿？我们面对黑夜，向前走，肩头停着一颗宛若帝王之鹰的星辰！我们身后是渐次变宽但仍在我们船尾吮乳的航迹，这是逐渐消逝的记忆，这是神圣的道路。我们仍转向渐渐后退的陆地，转向它那一大堆栏杆圆柱。哦，陆地，我们向它大声宣布，我们不大相信它的习俗和舒适；对海上的我们来说，不存在使用者手上的尘土或灰烬。

我们没有担任任何职务，也未被委派任何差使——既不是亲王也不是帝国的副执政官，在半岛尽头，陪伴王家之星就寝，我们只是些孤单的自由的人，既无担保人也无保证物，没有作见证的份……每晚，一艘金色的三桅战船朝那壮丽的海沟航行，在那里，人们把历史的残骸和历代油漆的餐具倒入遗忘之川。诸神赤身裸体去干活。大海燃起无数火把，为我们举起黑鱼鳞片似的新的辉煌。

情夫们呵，情夫们！谁知道我们的路途？……他们会对城市说：“叫人去找他们吧！他们迷路了！而他们的缺席是我们的损失。”可我们说：“恶习究竟在何处？诸神在黑魑魑的水上花了眼，海上的迷路者是幸运的！也让人说一说海吧：迷路的女人是幸运的！……全世界翻滚着同一道波浪，我们中间翻滚着同一道波浪，它举起，扭动着钟情于它的力量的水蛇……这强有力的搏动，来自神的脚跟，它无所不及……爱与海来自同一张床，爱与海共栖一床……”

敬礼，向神的真实敬礼！把海上的漫长回忆献给大群武装的情夫！

7

冬天来临。海在追逐猎物。夜上溯到喇叭形的河口。祭礼的帆船在圣殿的穹顶摇摆。东方的骑士骑着狼皮毛色的马出现。装载着苦草的马车在地头耸起。岸上的小水獭光顾躺在干坞的船舶。由海上来的异乡人将向领主纳贡。

女友哟，我见到我们的眼睛被海划上了一道道波纹，就像那埃及女人的眼睛。游艇从门廊下拖出，经过两旁摆着法螺蛾螺的小径；东一块西一块的阶地，被姗姗来迟的沙地小百合侵入，雨系紧了它的黑袍。天空抛锚行猎。海岬上的高大住宅是用厚木板支撑的。有人把雀笼收进屋。

冬天来了，海走远了，陆地向我们袒露它的骸骨。人们在铸铁大盆里燃起了松脂和柏油。都市啊，在库柏勒^①的门上刻上舟徽的时候到了。在双角铁砧上颂扬铁的时候也到了。海在人类的天空中，在屋顶的迁移里。绳缆匠在港口的濠沟里倒退着行走，无船的驾驶员支肘在小酒店的桌上，地理学家在打听沿海的道路。而异乡人的行政

① 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与万物之母，是力量再生的象征。

官会不会告诉你情夫们的住所？

哦，仍然做你的梦吧，但要说真话。交付的漂木经过城门。家家主人為自己准备食盐。名门世家的闺女在壁炉前换内衣。黄黄的火苗像关在铁笼里的海上猛禽，无力地拍打一只翅膀。卧室里，有人在铁锹上焚烧一片片有纹的树皮。海上的交易把它的货币注入家庭银行的流通。拉车的牲口闻着喷泉的青铜艺术品——房间里响着合金的铃声，装了栅栏的门后挂着算盘和计数器——这就是一个小艇或女靴形状的有题铭的纹章图案……历史和年代纪事在货币的证明下闪闪发光。

冬天来了，苍蝇死亡。从道具箱里抽出大段印着鲜红图案的绿色织物。给死人穿衣的女人和配角一起受雇于剧院。而散发着茅厕气味的海仍住在旧墙角落。人群中混杂着尸骨，在九月法螺的喧闹声中行走……女友啊，是哪一片不同的海潜入我们身上，并用铁筷子属植物围住它的玫瑰？夏日的黄斑会在女人脸上消褪？现在触到了事物的实质：小巷里盲人的鼓，穷人所沿的墙上的灰尘。人群是虚浮的，时光是空幻的，可是无船的人朝它走去。

哦，仍然做你的梦吧，但要说真话。冬天来了，星辰变得强壮。城市五光十色，闪烁光辉。夜是人类的激情。在庭院深处，人们大声说话。卧室里摆着种种形状的灯盏，火炬在铁环里放出热切的光。女人们用淡淡的珊瑚红化夜妆。她们被海划上波纹的眼睛透出醉意。而在卧室宽衣解带，露出金膝之间的躯体的女人，把轻轻的呻吟发向

夜空。那是漫长夏日的回忆，漫长夏日的海。——在情夫们紧闭的门口，钉上航船的雕像！

……全世界翻滚着同一道波浪，城市翻滚着同一道波浪……情夫们呵，海跟随我们来了！死并不存在！诸神在中途停靠港呼唤我们……于是我们从床底抽出我们家族最大的面具。

巴力之海，马蒙之海^①

1

“巴力之海，马蒙之海——各种年龄各个姓氏的海，
“啊，既无年龄也无理性的海，啊，不慌不忙没有季节
的海，

“巴力之海，达贡^② 之海——我们梦幻的第一个面
孔，

“哦，永久希望的海，超过任何希望的海，

“在我们的诗歌之前的海——不知未来的海，

“海呵，悠悠岁月的回忆，好像患有癫狂，

“把极其高傲的目光投向万物的空间，投向生命的过程，投向它的节奏！……

① 巴力 Baal 是古代近东许多民族特别是迦南人崇奉的司生殖化育之神。为众神之王。马蒙 Mammon 是叙利亚神话中掌管财富的神。

② 《圣经》中非利士人的主神，先前是鱼神，后成为农业之神。

“智慧！我们乞灵于你，我们在誓言中提到你，

“啊，无与伦比高出一筹的伟大，啊，伟大种姓的伟大者，高贵阶层的高贵人，

“你的种族，你的地方和你的法律归你；你的民族，你的精英和你的群众归你，

“既无摄政亦无监护的海，既无仲裁人亦无顾问，因而听不到授爵封地的争吵的海：

“你生来享有爵号，充满特权，你享有你的衔头握着你的皇权，安心地穿着你的皇袍，向远方谈论伟大，

“并作为帝国的优待和公有的恩惠，向远方分发你高贵的生存方式。

“当同样的无理性因我们而被梦见的时候，我们睡着了吗？而你，存在，你也睡着了吗？

“伟大的桌子，我们走近你，心为人的狭隘所压抑。

“必须叫喊？必须创造？——在这瞬间谁来创造我们？难道惟有创造才能抵抗死亡本身？

“我们选择了你，伟大的位置，非凡的出身！光荣和成长的竞技场，喝彩的地方！

“可是，请告诉我们，这种无反悔的联姻，这种不上诉的审理，究竟是什么？

“不如在你海的周围焚烧百名头戴金冠的麻风国王，

“那是光荣的花台，贫穷的基座，和无可救药的人的傲慢。

“权力，通往你的光荣的路程一无阻碍！先前的封建君主啊！……裁判区阔大无边，司法权完好无缺；

“可是，在你的活力里乞讨自由和使用权，我们已经感到厌倦，

“哦，没有警戒没有围墙的海，哦，没有葡萄园没有耕地的海，伟人们的深红影子在里面扩展！

“像猴头犬那由粘土和忧愁杂交的神，坐在你的石头边缘。

“在每一道被暴雨冲刷成的沟坡，在每一道色如干粪的被焙烤的斜坡，

“我们曾梦见你；最后一次开庭，我们曾为你梦想一次更高级的庭审：

“陆地上最高的山岭，远远地一浪接一浪，聚集在一起，好像被授予神职的大哲人那神圣的近邻同盟——整片陆地缄默不语，穿着教务会的袍子，出席会议，在白石的半圆梯形会议厅就坐。……”

2

和那些离去时把凉鞋脱在沙滩上的人一起，和那些默默无言，把一去不返的梦幻之路为自己敞开的人一起，

我们有一天身穿节日盛装走向你，海呵，冬至夏至的纯洁，无忧无虑的欢迎，于是我们很快就不知道在哪儿停步……

或许这是你，门前的轻烟，它从你身上升到我们体内，如同星星发红时紫木樽里神圣的酒精？

我们围住你，辉煌！我们将寄生于你，诸神的蜂箱。哦，成千上万泡沫的房间，罪过在里而衰竭。——和我们一起吧，库迈的笑声和以弗所^①人的最后叫喊！……

这样，征服者戴着战争的羽饰，来到圣殿的最后一些门口：“我将住禁屋，我将在里面散步……”死人的膏油，你们不是这些地方的肥料！

而你，我们门口壮丽的熔岩，向三重戏剧开放的海：忧虑和轻罪的海，欢乐和辉煌的海，还有那战斗的海，你将帮助我们反抗人类的黑夜！

忧虑和轻罪的海——这就是：

我们终于跨过门槛的肥大蛆虫；我们不光梦见你，我们还挤榨你，神奇的传说！……水下的林中空地出没着无脸的星宿；灵魂比精灵更敏捷地在里面移动。啊，难以言表的殷勤的海，整个欢乐的海！你也是给我们的宽恕。你运动，我们也在你身上运动，我们干尽了冒犯与违法行为。

我们不曾咬那非洲的生柠檬，也不曾观看嵌着蜉蝣羽翼的清亮的琥珀化石，而是在肌肤不再是肌肤，火不再是火的地方生活，而且脱了衣服——就在光辉四射的汁液和万分珍贵的精液上：在这曙青色黎明的边际，像一片

① 库迈是意大利古城，可能是希腊人在西方最早开拓的殖民地。以弗所是古希腊城市，公元 262 年遭哥特人入侵，毁于兵燹。

孤独而宽大的叶子，饱浸着晨曦，光灿灿的……

恢复的统一，复原的存在！啊，海，光明的机构，大太阴月的躯体。正是光明为我们制造养料，使生命的最主要部分显露，如利剑抽出红丝鞘：生命被突然发现于它的本质，神本身在神圣的棕榈林深处，在他最圣洁的圣体中被食用……君王在他光荣的驿站巡幸！愿主人终于和他的共餐者一起入席！……

同盟已告终结，勾结却是无懈可击。我们来到你光荣的民众之中，如同扎入梦幻心中的刺。应该呐喊？还是应该称颂？此刻究竟是谁失去我们——抑或赢得我们？……因为盲目，我们唱赞歌。我们向你祈祷，被不朽的恩惠拜访的死神。诸神呵，我们的语句想以受特赦嘴唇的翕动，在歌中表达梦中不能用动作表达的意思。

在泡沫的碧波之中，如同在数学着火的林中空地，当我们走近的时候，有一些比传说中动物的脖颈更易受惊的真理。于是我们在那儿忽然不知所措。是你吗，记忆？海还留在你的印象里？你还要走下去，你报出自己的姓名。可是海呀，我们仍念着你的名字，虽然我们不再有名有姓……我们以后还能梦见你，可在这瞬息间，只能念你的名字……

欢乐和辉煌的海——这就是：

共有之神统治着他的诸省。海欢乐地进入了爱情的火炭场……啊，在永恒的东方那光辉灿烂的草地吃金色罌粟的海，吃锦葵和油炸糖糕的海！在勤奋的沙滩上冲洗金色的女人，在港湾白胶泥中稀释的女预言家！……是你，你走了，去获取光荣，啊，在陆地的每一个岬角冲洗陵墓的女人，啊，在竞技场的每一道门口高举火炬的女人！

咀嚼骨骸和树皮的老者站起身，露出满口黑牙，赶在天亮前向你致意。我们在那儿，在棕榈之间，看见用你夜的作品装饰的黎明。而你本人，在清晨涂满黑漆，活像孕育着神而被禁止嫁人的处女。不过过了中午，你被金色所激怒，就像神披上了马披的坐骑，谁也别想骑它，套它——笨拙的畜生披上豪华的鞍褥，佩戴金银珠宝，迈着均匀的步伐，在日光下摇动它那画面动人的高浮雕和它那镶金嵌银的巨大勋章；

或者，驮着观察塔，戴着大块古铜的战争护身符，可怕的畜生蜷缩起四腿在它荣誉的盾牌之间休息。它套车的挂钩上，像挂着一堆肠子海藻，满满当当地挂着它甲冑的青铜链环和转环钩，以及它的精美武器。在它巨大的皮罩衣袖隆搭角处，这些铁器已经磨损；

或者更好，就在我们之中，温驯的畜生一身漆黑，毫无披挂，被人用新鲜粘土和纯赭石绘出大块图案，它只在

黑圣石到红宝物之间传递权杖；它在人群的泥坑里显得粗笨，迟钝，像是还愿的物品，然而在并不厌烦的人群中，它独自跳舞，为它的神施加影响……

战斗的海——这就是：

我们在里面寻找我们的长枪，我们的军队，寻求我们内心渴求战功的阵阵冲动……海哦，不倦地充血的海，必然回流的海！你是蛮族的暴力，你是太平盛世的纷乱，你身披甲冑，奔腾不息，比爱情冲动时更活跃，更强大。哦，你奔涌时灵活自由，勇猛无比！让我们用呐喊来回答你的狂喜吧，我们看台的好斗之海，对于我们，你将是竞技场的竞技之海！

你的意愿在权杖上，在神的癖好里，但你的乐趣在礁顶，在闪电的频率里，在利剑的使用上。我们曾见你，暴烈的海，醉醺醺的海，在你的沥青大玫瑰和发亮的石油流中，把你的巨龟那被金色渲染的笨石，像刻着六而淫文的神圣石磨，滚向你夜的嘴巴；

而你本身在你排列有序的鳞片和巨大的樺槽里运动。身披甲冑，奔腾不息的海，灵活有力的海——哦，厚实而完整的海——你的表层卷曲，闪光，好像自豪地鼓起，被你的战士高高抛起的拍岸浪锤打。哦，基础厚实的海，你被最浩荡的队伍举起——哦，胜利和并合——亦被同

样的潮水承载！你涨起来，升高，直达你黄金的顶点，如同青铜板上守护的神楯……

在战笛声中被拆毁的堡垒填不满一个更大的场所以使死者复活！在调解的梦幻那碘和黑盐的光芒下，梦想者可怕的链环圈住了永久恐惧的瞬间：禁地铺铁的大院，突然揭露的世界面目——我们再也辨不出它的正面……在这可怕的搜寻中，在这光的吵骂中，从诗人那里发生了什么？——拿起武器吧，今晚有人将对你说。

3

意象不可胜数，格律应有尽有。可是时辰也刚刚把合唱团领入第一段歌词的反复咏唱。

合唱团迈着至高无上的颂歌步伐致谢。为海重新开始咏唱。

咏唱者仍然面向烟波浩淼的水面。他看见茫茫大海荡起千万条折痕，

宛如圣堂修女手捧的千褶百叠的神袍，

或者，像枯草稀疏的山坡上，渔家姑娘手上织的村人共有的大海网。

而韵律的网在一眼复一眼地织就——大海本身在它的书页上，如同一曲神圣的宣叙调：

“……巴力之海，马蒙之海，各种年龄各个姓名的海；

啊，他乡的海，永久的海，你是更长白昼的希望，超过任何希望的希望，因为你是异乡女人的希望，你拥有不可胜数的宣叙调，啊，无名的罗唆的海！

“在你起伏的身上，我们起伏，我们跟你述说无法形容的海：

“它表层运动不定，而主体却依然故我岿然不动；它原则上本质上多种多样，谎言里说的是真实，启示中透露的却是背叛；它又在又不在，又老实又不安分——既在又不在；规矩又荒唐——放浪形骸！……

“哦，大海你是经久不熄的闪光，被奇特的光辉照亮的面孔！你是提供给梦外的镜子，你是提供给海外的大海，犹如遥遥相配的单铙独钹！你是为神圣的人侵在陆地肋部洞开的伤口，你是我们黑夜的痛苦，白昼的辉煌——你是被爱情洗濯的门槛石，是堕入泥尘的可怕场所！

“（呵，危险已迫在眉睫！大火被带向远方，如同被带住违拗不从的荒漠；爱情被带向远方，如同被带给另一张床上未被召唤的妻妾……伟人的地方，伟大的时刻——倒数第二，接着倒数第一，还有现在这一位，她在闪电下无限持久！）

“哦，对立统一的海！哦，又分又合的完整的海！你是节制又是过分，你是暴烈又是温和；你是淫秽和猥亵中的纯洁——无政府的和合法的，违法的和同谋的荒唐的！

……有什么，还有什么无法预见？

“无形却又太实在，不受时效约束；不容置疑不可否认却又不能占为己有；不可居住却可经常来往；无法回忆却又值得回忆——有什么，还有什么不可形容？难以把握又不能让与，无可指责也不应指责，还有现在这一位：哦，似冬至夏至的纯洁的海，如王室美酒的海！……

“啊！对我们而言，往昔一直在此，将来永远在此，为岸及其屈膝礼所尊敬的海：你是和解员，你是调停者，你是我们法律的创立者——文艺赞助人和乞丐的海，密使和商人的海。还有人们所知道的海：她得到我们书记室的帮助，坐在我们的教士和法官中间，他们正在宣布用二行诗写的规则——还有海上联盟的创立者，联合各爱好和平的民族的伟人，把小伙子领向他们彼岸妻子的牧人所诘问的海，

“就是国境线上守候逃兵的战士和帝国边界的徽章雕刻者，荒漠门口商品入库经手人和贝壳货币的供应人，沙漠里在逃的弑君者，雪道上押送的被引渡者，矿场里背靠守门犬的奴隶看守，裹着烂皮袄的牧羊人和背着盐走在被引导的牲口中间的放牛人，去先知的橡树林中拾橡子的人，在森林居住打制桶、斗的人，为制艚柱寻找弯木的人，在落叶萧萧时节来到我们门口的大盲人，在院里梳头的陶器商，在粘土断面上滚过的圈圈黑浪，给教堂配置帷幔的人，在城墙下裁制船帆的人，还有你们，藏在青铜

门后面的此世最古老文献的夜间注释者，和伴着灯盏竖耳谛听各民族遥远的喧哗及其不朽语言的编年史家——他们如墓坑边给死者呼唤马车的人，持着大量官方证件在高地旅行的人，坐轿在麦海稻浪或荒唐国王铺了地砖的林苑赶路的人，夜间携带红珠，与十月一起在武器史回声隆隆的大路漫步的人，胜利的人群中排行列队的上尉，闹事之晚在路碑上被选出的行政官，子午线大广场被举起的护民官，偃着情夫胸脯如在海难死者供桌前的情妇，被女魔法师的床从远处拴住的英雄，我们玫瑰丛中的异乡人（他在女主人的蜜蜂园中被海声催眠）在梦中所见的海——时值中午——轻风徐来——哲学家在他的粘土船上睡眠，法官躺在刻有船首图像的石盖顶，大祭师坐在他们船形凳子上……”

哦，希望，你难以描述！朝向你的是激动和苦恼！

民众拖着他们的锁链走向你海的唯一名字，畜生拉着他们的绳子走向你对牧草和苦涩植物的唯一喜爱，怕死的人仍在他涨潮的床上探问，晒垡田里迷路的骑士在马鞍上转身寻找你的住所，而你床铺的女儿那团团乌云朝着你的步伐在天空聚集。

去吧，启开喷泉闭塞的石头，泉水在那里沉思它们选定的赴海之路。也让人斩断绳索，挖掉基础和支轴！太多

的岩石要停泊，太多的大树要拴住，它们都陶醉于万有引力，在你海的东方一动不动，宛如在挤奶的牲口。

抑或，火焰本身钻入果子、鱼鳞和焦痂越来越大的爆炸，以它的火鞭驱赶疯狂的人群！海呵，直赶到你的收容所，和你无梯级无栏杆的青铜祭坛！并且一下就把主子和女仆，阔佬和穷人，亲王和他的所有宾客，总督女儿和家养、野生的动物：野猪头、毛皮、兽角、兽蹄、野马和长着金角的母鹿关在一起……

（没有人想到扛走家神和宅神，也没人想到背走瞎眼的祖父，种姓的缔造人。我们身后不是有趣的妻子，眼前却是夸张和淫荡。被驱赶的男人从一块石头到另一块石头，直到爬上最后的页岩或玄武岩的山嘴，俯临古代的大海，在深灰的世纪之光中，看见起着千道水淋淋峭突^①的痉挛的外阴，恍如瞬间裸露的神的下身。）

……朝着你河海协会内部共有的妻子，朝着你拥有丰富源泉和汹涌江河的放荡妻子，整个流水潺潺的陆地走下爱的峡谷；整个古代的大地，是无穷无尽地给予你的应答——而且是那么久远那么漫长的应答，是那么久远那么缓慢变化的应答——我们穿着节日的盛装和轻软的

① 亦有海脊、浪尖之意。

织物，和它同声呼喊，并配以大量的人众和群众的踏步，好像正歌之后结尾的朗诵。走向强大而壮阔的大海的人群呵，从这种轻盈的舞步，从陶醉的大浪，引出驯服而庄严的陆地，又从陶醉的陆地……

涌流，呵，恩典！……帆篷在海峡入口吃力地鼓着，时而接近此岸，时而驶向彼岸，帆下的驾驶员从交替展现的两边岸上，看见两个种族的男男女女，连同他们起着花斑的牲口，活像天涯海角集中的人质和畜质——或者，看见一些牧人，像挥舞手杖的古代演员迈着大步，仍在山坡上行走。

在附近的海上，从海水收缩的耕地，驶来座座宽大的暖房。更远处，在海峡出口，展现出异乡的海的身影。它不再是小包工头的海，而是最大星球的主要门槛，是最伟大时代的重要入口。在那里驾驶员被辞退——海呵！被禁锢的世界在我们梦幻另一面的洞口，宛如梦的超越，宛如人们不敢作的梦幻本身！……

4

——正是向她，我们说出我们男人的年纪，正是给她，我们献上赞美：

……她就像加冕礼的宝石，去掉了包装，她与白绸垫子托着的利剑一般颜色。

在她使人净化的纯洁里透出她优美的力线；她反映出变幻不定的天空，并以它的图像确定方向。

她是结盟的海，联合的海，它容纳所有的海，所有的新生。

……她是最兴奋的海，她是笑声最朗的海；她在她翻开如庙宇宝石的巨书上，来到最陶醉者唇边：

为数众多，成倍增加，不可胜数的海；管理其郡县，清点其帝国孜孜不倦的海！

她不断扩展，却没有数字亦没有图形，如秘密仪式上提到的那种口头计数法，来到最陶醉者唇边。

……间隔宽大的海，大段空白的海，空虚王国和没有地籍的省份在里面停工的海，

四处漂泊，并不复返。盲目迁徙的海啊，在她人迹罕至的大路，在她季节性的小径，在她芳草如茵的草场，

领着她的人民和向她臣服的部落，走向遥远的唯一同一种族的融合。

“……你是我的存在吗？”——最兴奋者大声问道，“抑或，你是先兆的残余？”……是你啊，存在，你想起我们。

我们对你说：“请留在此地！”可是你，你向我们作出这不可回避的不同表示，你对我们大声宣布这些没有分寸的事物。

我们的心与你同处于先知的泡沫和远方的计数之

中，可是精神禁止自己进入你交配的场地。

……我们曾称你为半陆地的妻子：一如周期性的老婆，一如季节性的光荣；

可是你离去，并不理睬我们，只把你稠厚的方言在我们荣誉的忧愁和被淹风景的名声上滚过。

应该叫喊吗？应该祈祷吗？……你去吧，你去，广阔而自负的海，去另一个无边巨物的门口炫耀吧……

现在我们已经对你评说了你的行为，现在我们要对你加以监视，我们将利用你为我们人的事情服务：

“听着，你将听懂我们的话；听着，你将助我们一臂之力。

“哦，你反对死亡和事物的衰落，犯了莫大的过错，

“哦，你不停地歌颂门的傲慢，可你本人却在别的门口叫喊，

“你像无家可归的灵魂的低沉嗥叫，在伟人家里飘荡。

“你在不幸之渊的深处，如此迅速地收集起爱情的巨大镣铐。

“你试戴硕大无朋的喜悦面具，如此迅速地遮盖了你的深度溃疡。

“和我们一起吧，在衰弱，在力量，在比快乐更高级

的生活的怪诞之中，

“和我们一起吧，最后一晚的海，你使我们对自己的作品感到羞耻，你也将宽恕我们的羞耻。

“在我们孤单无靠，在我们的帆恹恹无力的时候。

“请给我们以援助，用你的镇静，你的力量和你的气息，哦，秩序井然的故乡之海！

“只要提到你海的大名，增加的部分就来到我们梦中！……”

在诗人的诗节之外，我们最后祈求你本人。但愿对我们来说，在你和人群之间，再也没有令人无法忍受的语言的闪烁：

“……啊！我们有话要对你说，可我们词语不够，

“爱把我们与这些词语的对象混同，

“词语对我们就不再是词语，亦不是符号和装饰，

“而正是它们所象征，所修饰的事物，

“或者更妙，我们通过咏唱你，宣叙调呵，也变成了你宣叙调本身，

“我们成了你本身，可你与我们不可调和：作品本身它的内容它海的运动，

“还有我们所穿的韵律学长袍……”

在你运动的身上，我们运动，在你活泼的身上，我们

沉默，我们终于感受了你，联合的海。

海呵，光明的机构，辉煌的物质，我们终于向你欢呼，
在你海的光辉和你固有的精华之中：

在所有被闪闪发光的桨拍击的港湾，在所有被蛮族的
链条抽打的海岸，

呵！在所有从正午的羽翼上撕下的锚地，在所有敞开
在你面前如在武装的城堡面前的圆石广场，

我们向你欢呼，宣叙调！——人群与咏唱者比肩并
立，海在各个城门荡漾，红彤彤的，顶着夕阳的金晖。

于是一股大风下到黄昏，与海的薄暮相遇，人群在竞
技场外行走，陆地的黄叶漫天飞卷，

于是整座城市向海走去，连同戴着铜饰的畜生，角上
包金的配角，所有兴奋如狂的女人，以及在城里第一批街
灯上点亮自身的星星——万物朝大海，朝远海的暮色，朝
百川汇聚的烟雾走去，

在神的混乱和人在众神之间的堕落中……

5

——在荒凉的城市，在竞技场上方，一片树叶在金色
的夕晖中飘荡，寻找人的额头……神那个异乡人就在城
里，而诗人则独自和光荣闷闷不乐的女儿归家：

“……巴力之海，马蒙之海；各种年纪的海，各种姓氏
的海！

“我们梦的子宫的海，为真正的梦幻所萦绕的海，

“我们肋部洞开的伤口，我们门口的古代唱诗班，
“呵，你是冒犯你是光荣！你十分荒唐十分自在，
“你既是爱又是恨，既心慈手软又冷酷无情，
“哦，你知道又不知道，哦，你说了又没有说，
“你了解所有事物，可你在所有事物中沉默，
“而且在所有事物中，你攻击对眼泪的爱好，
“你是乳娘和母亲，而不是后妈、情妇和幼弟的娘，
“哦，你和我们血缘关系，只是隔得太远，哦，你是乱伦的人，你是我们的长姊，
“你是所有要灭亡事物的无限同情，
“永远不可离弃的海，最终不可分离的海！荣誉的连枷，爱情的章鱼！啊，完全调和的海，

“居无定所的流浪者，今晚你是否渡我们去现实之岸？”

正午，它的猛兽，它的饥馑

正午，它的猛兽，它的饥馑，和水面上声音更高的海的年头……

——那些鲜血淋漓的黑姑娘顺着事物的忘却，
在暴烈的沙漠上行走？

正午，它的人民，它严峻的法律……鸟在它更大范围的滑翔中看见人在利益的极限摆脱影子。

可是我们头上并非没有黄金。而我们获胜的猩红座椅仍然来自夜晚。

就这样全副武装的骑士，在大陆尽头，沿着悬崖环行半岛。

——正午，它的煅炉，它的平靖……有翅的岬角在远处给自己开辟泛青的泡沫之路。

神庙布满盐粒，闪闪发光。诸神在石英中醒来。

那上面，观察海面的哨兵，在其赭石和浅黄褐的白垩中间，用他的铁号宣告正午那红火的到来。

正午，它的惊雷，它的先兆；正午，它市场上的猛兽，它荒凉锚地上白尾海雕的啸鸣！……

——我们或许要死的人有一日评论瞬息之家的不朽之人。

篡位者在象牙椅上站起。情夫为自己洗去黑夜。
而戴着黄金而罩的人为海摘去黄金。

作者简介

管筱明

圣-琼·佩斯本名阿莱克西·圣-莱热·莱热,1887年5月31日出生于法属西印度群岛瓜德罗普的一个小岛。他父母都是克里奥尔的贵族,是数代之前移居安底列斯群岛的法国侨民后裔。

1899年,他随家迁回法国,进了比利牛斯山下的波城一家中学读书,接着又到大西洋岸边的波尔多攻读法律。他最初的志向是当法学家,可是课余也写诗,并翻译古希腊诗人平达的诗作。

1911年,他在诗人保尔·克洛岱尔的鼓励下,决定投身于外交界。1914年他通过了外交考试。1916年被派驻北平,在那里一住五年,足迹曾至东北、朝鲜和外蒙古。1921年回国时,行李箱中有一首长诗的手稿:《远征》。

1921年,他结识了数度担任总理和部长的阿利斯蒂德·白里安,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办公室主任。后升任外交部秘书长。他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的许多重大外交活动。从1936年起,他就反对向法西斯妥协的政策。1940年,德军侵入法国,他拒绝与敌合作,逃到美国。

自担任外交职务以后,他就退隐文坛;流亡美国之

后，他重新开始了诗人的生涯。从1943年起，他的诗作就经常在美国、法国、阿根廷等国的刊物上发表。1957年，他完成并出版了他战后最重要的作品《海标》。也是在这一年，他回到法国观光，以后就轮流在美国与法国居住。

1975年9月20日，他在寂寞之中与世长辞。

1960[智利] 圣一琼·佩斯（1887-1975）

授 奖 词

瑞典学院常务秘书 安德斯·奥斯特林

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人的名字听起来很不一般。起初，这是由于他避免好事者的觊觎而选定的名字。这就是诗人圣一琼·佩斯。这个名字后来由于文职生活中叫作阿列克西·莱热的那个默默无闻的人的缘故，成了蜚声国际的鼎鼎大名。在公务生活的另一个领域里，阿列克西·莱热也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如此一来，他的生活就划分为两个时期，其中一个时期告一段落的时候，另一个时期还在绵绵延续。也就是说，外交家的阿列克西·莱热，跃身成为诗人的圣一琼·佩斯了。

作为文学界人士，在许多方面他的生平部显得卓越非凡。1887 年他生于瓜德罗普岛一个法国家庭，这个家庭早在 17 世纪就移居该岛。安的列斯群岛上，棕榈婆娑摇曳，他在这个热带乐园里度过了童年，11 岁上随家人回到法国。先后在波城和波尔多就读，决心取得法律学位，1914 年开始了外文生涯。最先被派遣到北京，尔后发觉自己受到信赖，被赋予愈来愈重要的任务。在外交部任参赞级秘书长的几年里，肩负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奏期间政治事件中的重大责任。

1940 年法国战败之后，他突然被中止了职务，过起了流亡生活，因为据说他是维希政权的危险敌人，甚至被褫夺了法国国籍，在华盛顿避

难，就任国会图书馆文学顾问职务。不久，法国政府恢复了他的一切权利，但这位流亡者坚决拒绝重入外交界。不过，近年来他曾多次因私人原因回到法国。

这就是他开拓的宏伟远景的生涯，也是他在众多不同情况下所获得的广阔背景中取得成功的生涯。这种生活又杂糅着极为生气勃勃品格的精神基调。在国际事务上的这种广泛才艺，是伟大旅行家的印记，另外也构成了他的诗作中经常反复出现的主题之一。他脱颖而出的成功应该归功于题为《童年赞歌》（1910）的组诗。诗中光辉夺目的意象，唤起了对童年金色晨曦中，瓜德罗普岛那富有异国情调的天堂，以及对它那难以置信的树木虫兽的回忆。他从中国带回了史诗《阿纳巴斯》（1924），它以含蓄的、冷若珉瑯的形式，叙述了一次深入亚洲沙漠的戎马倥偬般的神秘远征。在这种不妥协的密集形式中，诗歌与散文汇集成一条庄严的溪流，把圣经诗歌与亚历山大诗体的节奏融贯在一起。这同一种形式又可见于后来问世的两部诗集，即在美国写成的《流亡》（1942）和《风》（1946）。这些诗构成了亘古不断的衰亡和新生循环在复的庄严陈述，而《航标》（1957）则讴歌大海，那力量的施与者，文明的最初的摇篮。

诚然，这些作品非凡奇特，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很错综复杂，但创作这些诗歌的大师却绝不是孤独傲岸的，如果人们把这理解成他将自己幽禁于自由意志的满足，仅仅对自己感到兴趣的话。恰恰相反，他的占主宰地位的品格，是表达羁缠于其全部复杂性、其全部连续性当中的人类事物的愿望，是描写永远作为创造者，而世世代代与同样永远不甘屈服的自然力量进行斗争的人的愿望。他跟曾经生活在我们风风雨雨的星球上的所有种族化为一体。“我们的种族古老，”他在一首诗中唱道，“我们的脸不可名之。时间晓得不少关于所有人们的事，我们原来就是那副样子……事物的海洋烦扰着我们。死亡就在舷窗口，但我们的道路不在那

儿。”

在对人类创造力量的赞美中，圣一琼·佩斯有时可能记起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赞美诗。后者也是一个语言的魔术师，洋溢着诗歌职业的奇瑰庄丽。为了小视诗歌，把对诗歌力量的崇高信仰当作一种诡论，是轻而易举的，特别是当它似乎以与渴望人类交流的一种直接反应需求成反比的力量，来表明自己权力的时候。从另一方面看，圣一琼·佩斯还是孤独和异化的雄辩榜样，而当诗歌追求高尚目的时，这种孤独和异化在我们时代又是诗歌创作的重大条件。

人们只能钦羡他的诗歌立场的完整如一，他用以在那种唯一的表达方式中，进行不屈不挠创作的崇高执著。这种方式使他得以实现自己的意图，即一种孤傲而又总是切中肯綮的形式。他叙事诗无穷宏富的别致风格，要求人们在心智上付出很大心血。这可能会使读者感到厌倦，而诗人要求于他们的，正是做出全神贯注的努力。他从一切学科，一切时代，一切神话，一切地域撷取隐喻；他的组诗使人们想起仿佛弹奏出宇宙音乐的大颗海贝。他的力量就在于这种浩瀚的想像力。流亡、隔绝等所唤起情绪的无声絮语，给了他的诗以基本的格调；而且，通过人类力量和无助的双重主题，可以察觉到一种勇武的呼吁。或许，这一呼吁在诗人最近作品《纪事诗》（1960）中，得到了更清晰地表达。在这首充满广阔瑰丽的诗中，诗人概括了那个时代末期的形形色色，同时又依稀影射现今的世界状况。他甚至对欧洲发出了预言式的呼吁，吁请欧洲命运攸关的时刻，这一历史进程的转捩点。该诗以这些话结尾：“了不起的时代，我们来了。测度我们的心灵吧。”

因此，可以正确无误地说，圣一琼·佩斯在表面看来的深奥，以及往往难以领会的象征背后，给他的同代人带来了一个普遍的信息。人们完全有理由补充说，他以自己的方式，使法国诗歌艺术的壮丽传统，特别

是从古典作家承继来的修辞传统久存永驻。简而言之，授予他的这项荣誉，只是肯定了他作为诗坛上的伟大先驱之一在文学界所取得的地位。

李自修 译

获奖演说

圣－琼·佩斯

我以诗歌的名义接受了在这里授予它的这项荣誉，并且急于将荣誉归还给它。没有诸位，诗歌往往不会受到景仰，因为，在诗歌创作和一个受到物质主义奴役的社会之间，似乎存在着益愈增大的游离。诗人承认了这种分裂，虽然他并不追求分裂。倘若科学不具备实际用途，那么，对于科学家也会存在着这种分裂。然而，在这里予以褒扬的，却正是科学家和诗人两者的那种非功利思想。至少在这个地方，不要再把他们看成敌视的兄弟了。因为他们正在探索的是同一个深渊，只是在研究方式上有所不同而已。

当人们观看现代科学发现纯数学的理性局限的话剧时，当人们在物理学中看到两个伟大学说假定（其一为广义相对论，其二为永远限制甚至是物理测度精确性的测不准和非决定论的量子理论）时，当人们听说本世纪最伟大的科学革新者，把最为繁巨的智识综合归结为等式符号的现代宇宙论的先驱，乞灵于直觉来援助理性，宣称“想像力是科学的真正温床”，甚而至于断言科学家受惠于真正的艺术想像力时，难道把诗歌工具和逻辑工具视为同样合乎情理这一点，不会得到确认？

实际上，心智的每一创造首先都是原来意义上的“诗性的”，而且，由于在敏感和智识两种方式之间存在着某种等价物，诗人和科学家的行业最初所发挥的作用都是毫无二致的。推论思维或诗性省略这两者之中，哪一个能漫游到更遥远的地域并从那里归来？在那个原初之夜诞生的两个盲目摸索各自道路的人中（一个具有科学的工具，另一个则只是凭借

着想像力闪光的帮助)，他们当中哪一个能够更迅速地归来，而又更沉重地负载着稍纵即逝的磷火？答案不论怎样无关宏旨，神秘对于两者却是共同的。诗性心智的伟大历险绝不亚于现代科学的戏剧性挺进。天文学家曾经被宇宙扩张论所困惑，然而，人类宇宙的道德无限里，也有着同样的扩张。就科学疆界的扩展而言，在那些延展的疆界弧线上，人们听到诗人的猎狗在追逐，因为，诗如果像前此谈过的那样，不是“绝对现实”的话，那么，它是非常接近现实的，因为诗强烈地渴求并深刻知觉到了现实，尽管它处在真实似乎在诗中呈现出形态的协同极限上。通过类比和象征手法，通过对冥想意象的邈远的阐明，通过反应和奇异联想的千百条练锁中一致性的相互作用，以及最后通过将存在的节奏转换成语言的优美，诗人投身于不可能为科学所有的一种超现实。在人们当中，难道还有别的更惊人的辩证法，一种使两者更完全参与其内的辩证法？既然连哲学家也在离开形而上学的门槛，那么，拯救形而上学就成了诗人的任务；因此是诗，而不是哲学，按照古代那个哲学家的话来说，才是“奇迹”的真正的“女儿”，而这对那位哲学家，是最为可疑的。然而，诗不仅只是一种知觉方式，它首先是一种人生方式，圆满的人生方式。诗人在穴居野人中间就存在了，他也将在原子时代的人中间存在，因为他是人类固有的一部分。即使宗教诞生于对诗的一种需求，心灵的需求，但正是通过诗的优美，圣洁的火花才永远生存于人类的燧石里面。在神话消逝以后、神圣在诗中找到了避难所，甚或是找到了续存性。正如在古代仪式行列里，捧面包者让位于擎火把者，因而在现在社会秩序和人类直接需求的领域里，是诗性想像力依然照亮着人们寻求光明的崇高激情。看一看人们在其永恒任务的重负下，那副骄傲地走路的样子；看一看当充满灵魂的真正普遍性和整体性的新人道主义，在他们面前展现出来时，他们在博受的负荷下，那副一往直前的样子。现代诗歌忠于自己探索人

类秘密的使命，正从事着关乎追求人类充分完美的事业。这种诗绝没有什么女巫式的预言。它也不是纯粹审美的。它既不是涂油防腐师的艺术，也不是室内装饰师的艺术。它既不培育人工养殖的珍珠，又不经营肖像和象征，而且不会以什么音乐庆典为满足。诗自身与美相联姻，这是至高的统一，但又从不以此作为它的终极目标或者唯一滋养。它拒绝脱离人生，拒绝把爱同知觉分离开来，它是行动，是激情，是力量，而且一向是其边界不断延展的新事物。爱是它的炉火。叛逆是它的法则；它的位置遍及各地，它的位置在期待之中。它既不想否认也不想保持崇高，它不从它的时代的优越之中企盼任何利益。它依服于自己的命运，摆脱任何意识形态，承认自己与人生等同，而这是它为自己的辩护。它仿佛是一个单一的、生动活泼的伟大左舞动作，在一次拥抱之下，便把过去和未来统摄于现在，把人与超人、行星空间和宇宙空间紧连在一起。它因此受到责备的朦胧晦涩，不隶属于它自己辉煌照耀的天性，而隶属于它所探索的黑夜，那将人类生存遮蔽的灵魂和神秘之黑夜，朦胧晦涩忌给逐出它的用语之外，它的用语和科学用语一样准确。

如此，由于完全信奉那肯定的东西，诗人就把我们同存在的永恒和统一之间的关系保存下来。他的训诫是乐观主义的训诫。对于他，事物的整个世界都由单一的和谐法则所制约。不能产生任何性质上超越人的尺度的事物。历史上最糟糕的动乱，只不过是重复和更新的一个远更为大的循环中的季节性律动。高擎火把粉墨登场的复仇女神，只是照射在漫长历史过程中的某个片段。成熟当中的文明不会在一个秋天的阵痛中死亡，而只是发生变化。惯性是唯一的威胁。诗人是冲破我们习惯者。诗人就以这种方式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与历史牢系在一起。他的时代话剧的无论哪个侧面，对他都不陌生。祈求他在这一伟大时代给予我们全体一个澄明的生活情趣。因为这是一个召唤重新进行自我评价的伟大的

新时代。说到头来，我们愿意把属于我们时代的荣誉让与什么人呢！

“不要害怕，”历史说道。她有一天揭去了自己的暴力面具，在她毁灭之舞的高潮，做出了亚洲神灵的和解手势。“不要害怕，也不要怀疑，因为怀疑不开花结果，害怕是奴颜卑膝。相反，来听听我高尚的创新的手，在不断创造过程中，加在那伟大人类主题之上的铿锵有致的节拍吧。说人生能够放弃自身是不对的。没有任何从虚无出发，或者渴求虚无而又具生机的东西。然而，在存在的不间断涌流之下，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保持形式和尺度。悲剧不在于这样的形变。时代的真正话剧在于现世人和永恒人之间不断加宽的距离。人是不是一面被照亮而另一面变暗了？而他在一个没有沟通的社会里的被迫成熟，又是不是虚假的成熟？”这要由真正的诗人在我们中间为人仍的双重天命作证。这意味着在他心

灵前面举起一面比他精神上的可能性更朋亮的镜子。这意味着在我们这个世纪里，召来更无愧于原初人的人类状况。最后，它意味着使集体灵魂更加接近世界的精神力量。面对着热核能量，诗人的泥土灯笼能足以达到他们的目的吗？是的，能够，如果人们记住泥土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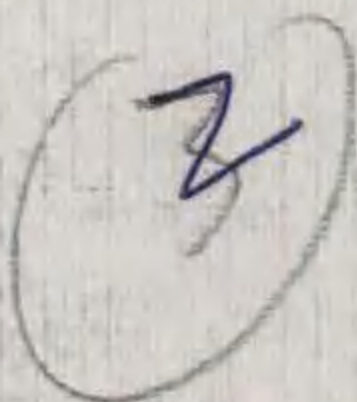
这样，就足以说明诗人是他时代的邪恶良知了。在受奖讲演以前，瑞典学院院长 B·林德波尔德做了以下评述：“圣一琼·佩斯先生，你以崇高的直觉，懂得如何运用卓越隐喻，来描绘人类灵魂对一个具有永不枯竭财富的世界所做出的反应。你的诗作，在它的膀翼之下，拥抱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它同时反映并阐明了我们宇宙的发生。你是强有力地维护现代诗歌权利者之一员，要求人们承认并接受它是一种富有生机的力量，作用于我们生存的这个骚动世界的情绪根基上面。”

李自修 译



F · 20
丛书

柳鸣九 主编



ISBN 7-5396-1805-1



787539 618050 >

第八批书目

米歇尔·图尔尼埃

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虚无飘渺境

纪 德

伪币制造者

米歇尔·图尔尼埃

皮埃尔或夜的秘密

乔治·佩雷克

人生拼图版

莫里亚克

黛莱丝·戴克茹

索莱尔斯

女人们

圣-琼·佩斯

圣-琼·佩斯诗选